

左泉棠家書

一

左宗棠家書新序

許嘯天

我們一提起左宗棠，便連想到曾國藩。曾左兩人，誰不說他是一代名臣，一代學者？但是我從前讀了曾國藩的家書，如今又讀左宗棠的家書；覺得他們不但沒有如今政客好大喜功播弄是非的惡習，并且也沒有像如今一般戴學者頭銜的競立門戶，高談玄哲的惡習。在曾國藩家書中，還常常有教導子弟求學的說話，討論學術的文字；在左宗棠家書中，儘教子姪門孝悌力田，克己服禮的道理。寫來坦白，說來切切實實；叫人讀了，幾乎看不出他是名政治家大學問家。他一生的經濟學問，却完全融化在「切實的人生觀」裏。什麼是「切實的人生觀？」是能適應潮流，厚養器度，做一個剛毅正直自利利人的人。

優秀人物。這種人物，沒有極大的學問，極深的閱歷，不能熬鍊得成。像如今朝秦暮楚度那娼妓生涯的政客，固然夠不上這個資格，便是販賣主義，徒弄玄虛的學子，也萬萬夠不上這個資格。

我們到了這風雨飄搖的時候，還不知道研究切實的人生觀；祇知道裝讀書人的幌子，高視闊步，自欺欺人。顏習齋先生說得好：

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書正誤卷二

他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見朱子語類評——照這樣看來，做人豈不是不用讀書了？也不是這句話。書固然該讀，事尤其該曉，事機愈是該審；祇讀書不曉事，不審事機，那書越讀越壞。不是書害了你，是你自己把書讀壞了。所以真能

讀書的人，決不是那種十年窗下，足不窺園的死讀法。他一方面讀書，一方面却留意於平常日用之間，涉足在社會交際之場。須知道人生的經濟學問，不僅僅在紙片兒上，筆尖兒上。便是平常和老人家談幾句話，和種田老講半日天，也可以長進許多學問。平日掃一片地，澆一盆花，也可以增加許多經濟。

左宗棠家書裏常常教導他子女留心耕織，崇尚樸實，敬老憐貧等事。你不要笑他老生常談，便是如今最時髦的馬克司「社會主義」也是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做起；那甘地的「不合作主義」也是從男耕女織做起；託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也是從敬老憐貧做起。人生在世，離不了一個「實」字。我們吃的飯，穿的衣，住的屋子，都是實物，都要用實力去換得來。梁啓超先生說道：

吾以爲有一最要之觀念，爲吾儕所一刻不可忘者，則吾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卽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五九頁

我在曾國藩書札類鈔——羣學社出版——序文裏也有一段，說中國讀書人的不求實，道：

實驗主義，完全在一點一滴的做到，不是一旦豁然悟到；——因爲中國讀書人祇知道關在書房裏窮理求他的一旦豁然（朱子的話）却不肯走出門去在實事實上研究一番——是一半在做事求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養長指爪，躡方步；講他的氣力，捉一隻雞便要臉紅；講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個竈下婢。現在做讀書人的，祇知道戴方頂帽，販賣外國主義，爭薪水，考究西

洋精緻的穿衣吃飯方法，在演說臺上拍桌子罵人；講到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火車上一個火夫，鑛洞裏的一個苦力。

這句句都是實話。我們在世界上做人，原不必高談玄虛，祇叫注意在兩點上：

- 一，如何養成我們的人格？
- 二，如何維持我們的生命？

養成人格，是要氣度正厚；維持生命，是要適應潮流。這兩件固然非學問不可，但要求能實踐切用的學問，不是祇求裝幌子說說好聽的學問。左宗棠家書裏，他勸戒子女們的話，有兩個切要的條件：第一，是不要祇熱中科目，須要求切實養心培性的學問；這便是人格上的問題。第二，是不要忘了鄉村的生活，祇圖搭紈袴子弟的架子；這

便是生計上的問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須有躬行實踐，不驚虛榮的精神去保持他。我們中國人，浮而不實；在這工商失敗，快要實受亡國奴銜頭的時代，還容得我們虛浮狂妄過嗎？

快看看左宗棠家書罷！他做了一代的名臣，一代的學者；何等切實？何等深厚？我們要做大國民成大事業的人，也須學學他。

序

先太傅家書若干首，戊己之間，葉修全集，鈔錄成帙，擬別梓行；嗣仲氏叔氏喪後，孝同奔走四方，忽復二十餘年，家居日少。逮辛亥變亂，全集版片，存於湘祠者，損毀頗多；今年春歸湘，將版補鑄，全集幸完。所鈔家書，亦檢出攜來海上。其中訓諭，雖家常瑣事，而籌兵籌餉，以及用人行政，獨爲其難；有章奏書札所未盡，可相印證者。孝同每展讀，三復流涕，手澤猶新，如聞警歎！爰亟排印，垂示子孫，用志永慕。

庚申，冬月，不肖孝同述。

左宗棠家書 序

左宗棠家書 (上)

致霖兒(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

久不作篆，偶爲霖兒書千文仿本五紙寄去；須玩其用筆之意，以濃墨臨之。

字諭霖兒知之：閱爾所寫請安帖子，字畫尙好，心中歡喜。爾近來讀小學否？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古人說：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以及灑掃，應對，進退，喫飯，穿衣，均有現成的好榜樣。口裏讀著者一句，心裏就想著者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會

讀書，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我心裏就歡喜者，就是爾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早眠，早起；讀書要眼到，——一筆一畫莫看錯——口到——一筆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過——寫字，——要端身正坐要懸大腕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要愛惜筆墨紙——溫書，要多遍數想解，讀生書要細心聽解。走路，喫飯，穿衣，說話，均要學好樣。——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揀好的就學——此紙可粘學堂牆壁，日看一遍。廿三夜四鼓。癸叟姪覽之；郭意翁來，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凡百順吉，我爲欣然；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吾與爾父漸老矣，爾於諸子中年稍長，姿性近於善良；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爲家門計，亦所以爲爾計也。爾其敬聽之！讀書非爲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爲科名而讀書，亦人情也；

但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卽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乃能言之鸚鵡耳！縱能掇巍科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也！馮鈍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爾氣質頗近於溫良，此可愛也；然丈夫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併力赴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

。以柔德而成者，吾見罕矣！盍勉諾？家世寒素，科名不過鄉舉，生產不及一頃；故子弟多樸拙之風，少華靡佻達之習，世澤之賴以稍存者此也。近頗連婣官族，數年以後，所往來者，恐多貴遊氣習；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厭失所，外誘乘之矣。惟能真讀書，則趨向正，識力定，可無憂耳！盍慎諸？一國有一國之習氣，一鄉有一鄉之習氣，一家有一家之習氣；有可法者，有足爲戒者，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則爲一國一鄉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家庭之間，以和順爲貴；嚴急煩細者，肅殺之氣，非長養氣也。和而有節，順而不失其貞，其庶乎？用財有道，自奉甯過於儉，待人甯過於厚；尋常酬應，則酌於慷慨可也。濟人之道：先其親者，後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緩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從厚償其勞，憫其敝也；廣惠之

道，亦遠怨之道也。人生讀書，得力祇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雜；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新婦名家子，性行之淑可知。妃匹之際，愛之如兄弟，而敬之如賓；聯之以情，接之以禮，長久之道也。始之以狎暱者，其未必睽；待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義與順之理，得肅與離之意，室家之福永矣。婦女之志向習氣，皆隨其夫爲轉遷；所謂「一牀無兩人」也。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此正可自驗其得失，毋遽以相責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胡雲閣先生，乃吾父執友，曾共麓山研席數年，詠芝與吾齊年生，相好者二十餘年。吾之立身行事，詠老知之最詳，其重我非它人比也。爾今壻其妹，仍不可當鈞敵之禮；無論年長以倍，且兩世朋舊之分，重於姍姍也。尊之曰先生，可矣。爾婚時，

吾未在家；日間文書紛至，不及作字，暇間爲此寄爾。自增於古人教子之義，不知爾亦謂然否？如以爲然，或所見各別，可一一疏陳之，以覘所詣也。

致孝威（庚申正月三十日）

孝威，寬，知之：我於廿八日開船，是夜泊三汊磯；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南風甚正，舟行順速，可毋念也！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爾等雖小，當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爲爾等言之；惟刻難忘者，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氣質毫未變化，恐日復一日，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間思及，輒不成眠，今復爲爾等言之：——爾等能領受與否，則我不能強之，然固不能已於言也。——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爾讀書不

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蒙籠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祇圖混過，就是口不到也；經傳精義奧旨，初學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體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審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漸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卽請先生解說；一時尙未融釋，卽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時復思繹乃爲心到；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處，心中胡思亂想，全無收斂歸著之時，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勾當；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不知不能，去年所不

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知不能。孝威今年十五，孝寬今年十四，轉眼就長大成人矣；從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試自忖之。讀書作人，先要立志；想古來聖賢豪傑，是我者般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命我讀書，延師訓課，是何志願？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父母常背後誇贊者，是何好樣？斥詈者，是何壞樣？好樣要學，壞樣斷不可學。心中要想個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學好，事事要學好；自己壞樣，一概猛省猛改，斷不許少有回護，斷不可因循苟且，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恥笑！志患不立，尤患不堅；偶然聽一段好話，聽一件好事，亦知歆動羨慕，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不過幾日幾時，此念就不知如

何銷歇去了。此是爾志不堅，還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業不能做成？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古人用心之勤如此。韓文公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凡事皆然，不僅讀書，而讀書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藝、及醫學農學，均是一件事，道理尙易通曉；至吾儒讀書，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於心，然後施爲有本。人生讀書之日，最是難得；爾等有成與否，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再數年依然故我，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思之！思之！孝威氣質輕浮，心思不能沈下；年踰成童，而童心未化。視，聽，言，動，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屢經諭責，毫不知改。孝寬氣質昏惰，外蠢內傲，又貪嬉戲，毫無一點好處；開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閒頑耍，

便覺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詩文不知何物，字畫又醜劣不堪；見人好處，不知自愧；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我在家時常訓督，未見修改；今我出門，想起爾等玩鈍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爾等如有人心，想爾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我不在家，爾等在塾讀書，不必應酬交接；「外受傳訓，入奉母儀」可也。讀書用功，最要專一無間斷。今年以我北行之故，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就誤工課；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者，又去月餘矣！若夏秋有科考，則忙忙碌碌，又過一年，如何是好？今特諭爾：自二月初一日起，將每日工課，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便我查閱；如先生是日未在館，亦即注明，使我知之。屋前街道，屋後菜園，不准擅出行走；如奉

母命出外，亦須速出速歸。「出必告，反必面。」斷不可任意往來！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引爲同類；倘或不然，則同齋割席，勿與親暱爲要！家中書籍，勿輕易借人，恐有損失！如必須借看者，每借去，則黏一條於書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以便隨時向取。

致孝威（二月廿四日）

孝威知之：卅日過湖，曾一信寄回，想已接閱。自二月初一入荊河口，至廿四日始抵荊州；五百餘里，竟行兼旬之久，實苦遲滯。今日已雇小車八輛，轎二乘，馬兩匹，向襄陽前去；大約須閏月初始抵都也。爾在家，須用心讀書，斷不可如從前悠忽，是所切囑！大一歲，須立一歲志氣，長一歲學問；勿貽我憂！餘俱詳前諭，不多及也。

致霖兒（四月初三日宿松大營）

霖兒知之：滌翁處專人回湘——卅日自宿松起程大約十四五日可到省——曾寄高麗參，燕窩，阿膠……等物與爾，未知已到否？爾近來病已全愈否？客中聞爾病，憂思頗切；自得初八日家書後，尙未接得續稟。入夏後光景何如？爾體質頗弱，藥餌調理，固不可少；然安心靜養，尤其所急。日間隨意寫字看書，不必久坐久讀也。我於旬日內外，由宿松出江，買棹西還，大約端節後方可抵家。金陵官軍各營，於閏月十六日敗潰，大局頓壞，時事日非，殊堪悲歎！歸後仍須鄉居爲避世計，可告汝母知之。

致霖兒（廿九日辰刻）

我於廿日由宿松啓行，廿七日舟泊岳州，見阻風南津港；候北風

發二三日，卽抵家也。過鄂時，適接爾十一日信，言病狀頗詳；我心稍稍放下。詠老贈人稜陳阿膠與爾，意厚可感耳！

致孝威（九月初四日章門營次）

孝威覽之：啓行後廿六日抵章門，途間接滌帥信，甯國府於十二日失守；滌帥方遣李次青觀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正值張副憲一蒞一內召，因欠餉軍潰，賊遂漸窺嶺防。次青抵徽甫數日，分所部兩營防叢山，賊至敗走；滌所派援之兵亦敗。廿五日，徽郡遂失，次青未知存亡。徽城大而陋，儲糧既乏，百務均未備；次青所部僅二千五百人，入城同守。滌翁派援之鮑軍門一軍，又未到，兵單地險，賊多援緩，此城之失，固在意中。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滌翁在祁門，崎嶇險阻，地逼勢孤，亦殊可危！安慶獲賊僞文，知逆首陳玉成

有分兩路上行之說；一擾皖北，一擾江西。我當率所部五千餘人，由安仁樂平扼婺源，以固江西門戶而通祁門之氣。特慮賊蹤速至，婺源不可得到耳！楚軍自省至江西，沿途整肅，言者謂爲向來未有；衆而能整，或可一戰。然賊勢浩大，時局至艱，未知攸濟。燕都夷患逼近，徵調川楚勇丁赴援，尤時事之大可憂者！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諉；竭吾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而已。爾身體尙未復元，凡百宜知保養，毋貽我憂。爾母前有攜爾往外之說，未知果否？讀書亦可養身，只要有恆無間，不在功課之多；萬方多難，吾不能爲一身一家之計。爾年幼弱，諸弟更小，須一切稟母命行之！所有讀書做人爲終身之計者，吾曾爲爾言之；時記我言，免我憂慮爲要！

致霖兒（十月廿二日景德鎮行營）

霖兒知之：接兩次家書，均未及復；軍事甚煩，又未開仗，亦無可言者。皖南賊衆且悍，滌帥居祁門，未爲得地。今羣賊環伺，應接不暇；所恃者，鮑張兩軍，及我部五千餘而已。現發老湘桂勇及右營六營截剿安仁竄匪，一卽由粵楚邊界竄入江西者——賊已聞風遠竄，已飭星速追剿。如前途有兵遏截，可期悉數殲除。惟皖境賊氛日逼，當速進屯溪扼之。是處介休甯徽郡之間，相距各四五十里，爲休歙之賊所必爭；到此當有數大惡仗，惟當慎以圖之。自抵樂平後，大明軍令，革一營官戴國泰，三什長，斬一勇一夫，責革吸煙勇丁三十餘名，軍事日有起色；如果餉需無缺，專心兵事，當有可觀。江西官民，喜其毫無擾累，惟索餉則頻頻不應，無如之何！如東征釐餉，可月得三萬五千兩，專濟我軍；——已向郭意城詢之——則當請於滌帥，以此濟我

之困，免得仰面求人耳。王興多病不耐勞，李貴亦然，故俱棄之；凡營中革逐之人，不得其意以去，到省後必造作一番謠言，可置之不聽。爾在家，以養身讀書爲事，一切均經諄諄誦誠，勿貽我憂！英人事已於九月十二三互換和約，聞鑾輿返宮，根本幸尙無恙。然辱甚矣！東南賊勢，盡聚皖南，只看數月內有轉機否？江，浙，皖，軍事均不堪問，以無將之故；滌公處人才亦乏，調薊泉不來，一旨不允！子春亦爲駱中丞帶去，只一魏質齋可調，我曾請之滌公，滌恐南中不肯令其來也。李金暘之爲人，我所深悉；然求之江皖，尙少有及其勇者；此子留之湘中，無人駕馭，終必爲患，故我意調之。王永章，周達武，陳品南，已請之滌公矣；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惟才略太欠，自入甯鄉，恐終非戡亂之人。我此去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

未知能遂其志否？家中用度及延師之費，每年由營中付二百金歸，省
蓄用之足矣。此外斷不准多用，斷不能多寄，致損吾介節。劉王諸兄
見我寒苦，以四百金存我家中，我不知也；可以二百金劃存家中，
以二百金請吳翔岡代製好劈山，切勿用動爲要！——且等我下次信到再
說——明日大隊拔向婺源，我自率親兵二百，先到祁門一行；再由祁赴
婺源，會師進屯溪。爾母體氣何如？念念！少雲處，忙中未及致書，可
卽以此示之！

致阿霖（十一月初九日）

阿霖知之：前月十七日，得安仁警報，卽派六營截剿，得獲大勝
，賊竄入德興；又發四營迎擊，一戰遂克復縣城，賊竄婺源。我兵追
到，一戰卽鼠竄浙界；共斃賊五六千，解散數千，拔出男婦數百，而

我軍僅一弁帶傷——後物故——又兩勇陳亡而已。此次新軍甫試戰事，而十日之間連獲三捷克兩城，未亡一卒，則訓練之效也。將士勇氣百倍，若慎以用之，當尚有數好仗可打。昨夜得滌翁密械，建德失守，普鎮敗退；——勢逼饒景——我已前調梅村石泉諸軍，速回景鎮，——諸軍竄婺後尚留於彼以資鎮壓——明日可到。聞此信後，又加調老湘桂營二千人併來，約十二日可到。諸營到齊，當可穩打。此賊是偽忠王李壽成，人數實有四五萬之多，頗稱兇悍；——從蘇州而來楊厚菴曾於南陵途次親見之——且與諸友察看機勢圖之。江西無一枝好兵相助，各處有急，則咨請速援，而月餉則吝不之與，實爲可惱！——暫尚未大欠然新軍必須如期發數月乃可欠也——浙撫奏請我督辦浙中軍務，——答應四萬一月餉——旨意詢滌帥，徽甯可少此軍，則令赴浙；滌必不放棄我，我亦不

肯背滌也。家下事，我無心問及；一切有爾母在，謹聽教誡，毋貽我憂！

致霖兒（臘月十一夜三更）

李諭霖兒知之：前兩次械示，德興婺源諸捷，及守景德鎮浮梁城擊退大股逆賊諸捷，想可得覽？諸賊方翕聚江皖之交，與滌公及我爲難；年內尙有大仗開，將士心志漸孚，當尙可用，可告爾母放心！吳翹岡代我造劈山甘棹，曾以公牘私函致之，由若農觀察轉遞；爾接此信，可攜銀二百兩送去，親交翹岡。千萬！千萬！袁升家信來，需銀甚急；渠請付銀六兩，交其弟袁明，爾可令何三叫袁明來家付之。何三在家當差甚苦，我曾諾以每月三金，不可失信，爾可告汝母照給之！此項及墊發袁升薪水，均應在營中賬目上支取，俟後有便，再寄歸

也。多隆阿都統，及李希蕃廉訪，在皖北打大勝仗；四眼狗求救於皖南諸逆首，或者皖南之賊，此後尙易打。然石逆餘黨，又從湖南竄入江西，悍而且衆，又是楚軍之累耳！成軍以出，忽忽半載，功業未建，轉瞬又逼殘年，思之愧憤！幸體氣較在家時尙健，可勉力支持。楊石泉因葬親故暫辭歸，贈以二百金，固卻不受，只取四十兩作盤費；其在軍勞不言功，性情恬淡，尤爲可敬。克菴勤懇，梅村沈毅，眞君子也！梅村已保臬司銜，克菴保知縣知州銜，石泉保知縣同知銜花翎，然均不樂受，卽此已非他營所能有矣！少雲處，忙時不及作信，可
以此視之！

致孝威（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

孝威知之：接臘月初十日稟，知家中清吉，爾兄弟姊妹均好，甚

爲欣然。爾年已漸長，讀書最爲要事。所貴讀書者：爲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卽不得科第亦自尊貴，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作幾句工緻詩，摹幾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究竟是甚麼人物？爾父二十七歲以後，卽不赴會試；祇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作一箇好人，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生爾等最遲，盼爾等最切，前因爾等不知好學，故嘗以科名歎勸爾；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我豈望爾等科名哉？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三六九日作文兩篇，雖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志趣尙非遠大；且爾向來體氣薄弱，自去春病後，形容憔悴，尙未復元，我與爾母每以爲憂，爾亦知之矣。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誦讀，而無

得於心如和尚唸經一般，不但毫無意趣，且久坐傷血，久讀傷氣，於身體有損；徒然揣摩時尙腔調，而不求之於理，如戲子演戲一般，上尙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賤漢！而且描摹刻畫，鉤心鬥角，徒耗心神，尤於身體有損。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尙能集事，尙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養心者在此，所以養身者在此！府試，院試，如尙未過，卽不必與試；我不望爾成箇世俗之名

，只要爾讀書明理，將來做一箇好秀才，卽是大幸！軍中事多，不及詳示，因爾信如此，故略言之。李貴不耐勞苦，來營徒多一累；其人不能學好，留之家中亦斷不可！我寫信與郭二叔，求他轉薦地方可也。家中大小事件，亦宜留意！家有長子曰家督，爾責非輕，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須去盡童心爲要！

致阿霖（二月三日）

阿霖閱之：由意城南坡處所寄之械均到，但不快耳。自到梅源橋初九日一捷後，聞祁門有警，卽分援之；而令四營羅近秋黃有功李世顏黃少春……等隨鮑軍追賊。正月廿六，又獲一大捷，江西九江饒州各屬，一律肅清，建德亦無賊——池州府屬——鮑軍之力爲多也。見接探報：徽甯大股，竄入婺源，又須親往剿辦，真是應接不暇耳！軍事一

切，已詳致二伯信中，可與少雲大姊同隨後寄去。自頃連戰數次，皆無損折；計自成軍至今，陣亡者不過數人，帶傷者不及百人，病故者亦少。將士之心，日益親附，爾所聞於翔岡者，多非確實之談。外人多畏我嚴，多謂我尙氣，殊不知我此不足辨耳。爾今年小試，原可不必；只要讀書明理，講求作人，及經世有用之學，便是好兒子，不在科名也。和官竟吸洋煙上癮，我前數日始知，擬即逐令回家。克菴梅村諸公云：『縱其回家，恐一發難以斷癮；不如姑留此間，交李幹青先生照料，看其能戒與否再說。』我姑聽之。爾小楷宜學帖，方有可觀；讀書總要涵泳從容，不可圖快潦草，切切！我在外於家事一切，全未念及，亦實無暇，爾可漸學料理！陸文安當家三年，所學大進；可知人情世故上有真學問真經濟，在只要人遇事留心耳。爾母體氣何如

？諸姊弟好否？有便可詳及之！黎爾民，周慶生，不能學好；雖至賊，當敬而遠之！我體氣甚好，無須罣念！景鎮士民送萬民旗傘，遇便當以傘送祠堂，旗則留營備用也。明後日當率師赴婺剿賊，臨行草此，不能多及。

致孝威（三月初六日）

孝威知之：入春以來，追剿池州之賊，連擊徽甯竄江之賊，均獲勝仗，惟老湘各營，甲路之役，稍有挫折，然全師還鎮，一殺賊四五千——亡傷不及百名，於大局無傷也。僞侍王李世賢，率大股由婺源陷樂平，繞由鄱陽故縣渡昌江而北；曾滌翁以我軍方擬下剿，景鎮未可空虛，調皖南鎮陳公——大富——率所部五千餘來鎮防守，二月廿日到鎮。我見其兵勇欠餉太久，——私給米百石銀一千兩並飭局籌錢千四百

申銀六百兩米千餘石濟之——又冗雜無章，心竊憂之——然念其上年固守南陵四月之久，尙未潰敗，意其或能守此要區，遂將景鎮防務，交其照辦。廿二日親督各營下剿，駐鮎魚山，進金魚橋；廿六，七，九，等日，均獲勝仗，廿九之戰，斃賊三千有餘，陣斬賊目多名，極爲痛快！不料陳鎮軍違我囑託，堅執「守近不守遠」之說，弃柳家灣要隘不顧，於地勢情形全不考究，兵勇多雜處民間，不聽調度；賊知我軍下剿，景鎮空虛，遂於二十八九等有由磬丹街竄踞柳家灣，卅日午刻撲犯景鎮，陳公陣亡，景鎮遂失，所部有鳧水逃潰者，有溺斃者，有降賊者，殊堪痛恨！——景鎮距我軍六十餘里，賊到卽破，無從球援；——景鎮既失米糧無從採辦——我以孤軍據於四面皆賊之地，相逼愈甚，不得已率全軍於三月朔辰刻移駐樂平。幸廿九日大捷，將此路打通，沿途

尙無阻礙；惟祁門音信隔絕，不知滌帥得景鎮失守之信後，如何布置？又僞忠王一大股直竄臨江樟樹鎮及新淦縣……等處，意在渡章江以趨潯郡；而江西各郡，蹂躪殆遍，省城亦殊岌岌！我北顧祁門，南顧章門，日夜愁思，期於兼顧。一軍七千餘，——睦章羅新募之勇已到且接仗矣——欲敵數十萬之賊，不敢謂力不足也。賊衆且悍，積年叛卒，多降附之，故其勢日益披猖；東南大局，實不堪設想，亦惟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成否固不計也！德興婺源之捷已奉三品京堂之恩旨，而部文迄今未到；吳彤雲內翰，爲我請得祖父兩世之誥軸，今交履祥實回，可敬謹收藏，以答先澤。——軸內諱氏未填可以泥金薰沐填寫——履祥老實勤快，尙是子弟中之好者；今令其歸，其口糧銀兩，均由東征局會兌，本分之外，給以甘兩。祿昭不肯歸，亦尙無大錯，聽之。

和官無用，烟癮恐尙未脫，遣之歸以省我累。聞爾母脚氣時發，恐難速愈；老年氣血衰耗，殊爲念之！爾與諸弟一心讀書學好，乃慰我意。外事不必問，軍中事冗，我亦不時寄家信，轉以無信爲平安耳。

致孝威（二月二十日樂平營次）

孝威知之；前信發後，僞侍王李逆大股調攻祁門，賊黨十數萬，回攻樂平；此賊蓋憚我軍聲威，忌我之撓其後路，故以全力來犯。幸賴諸將士之力，初六，初十，十四，三大捷，逆賊喪膽，仍向徽州竄去。賊中大頭目僞京衛軍大佐將李逆尙揚，已經陣斬；——衡州清泉人咸豐二年從賊其位號僅下侍王一等——李逆世賢，聞亦帶傷而逃，所供之天德王，——金像妖神長九寸許——并被奪獲。此賊自前年陷三河，去年陷金陵官營，陷徽州嚴州；志得意滿，賊黨多張國樑周天受……

等叛卒，故兇醜更張，不料竟爲我軍所破也。初十日勝仗，前營官羅鏡秋陣亡，十四日勝仗，史哨官聿舟陣亡，最爲傷心之事；此兩人者血性膽識，均能造成第一等將官，不料感我知遇，竟以死報也！現在滌帥移節休甯，婺源最爲緊要，我軍明日當拔營往婺助之。狗逆由英霍破黃州，胡咏翁駐節太湖，兵力太薄，兼患病甚篤，殊爲可危！江西吉安復陷，臨江瑞州岌岌，恐賊將直趨潯陽也。賊多且悍，辦賊之人太少，東南事勢，不堪設想！我帶兵在外，一切無所疑慮，只恐餉源日竭，不能行其志耳。咨稿鈔付一閱。

致孝威（三月廿九日德興大營）

孝威知之：前一械，由驛轉遞撫署，託意城叔飭交，未知接到否？近剿僞侍王李世賢大股，六獲大捷，饒景，浮梁，樂平，婺源，一

滯肅清；賴王梅邨，劉克菴，諸君子，及各營將士之力，得以化險爲平。現在追至德興，賊已遠遁，此股實已膽落；惟僞英王四眼狗圍撲安慶官軍，勢殊岌岌！胡咏翁在太湖，兵力單薄，可危之至！而僞忠王李壽成一股，已陷吉安瑞州臨江九江……等郡，均無健將精兵，足資戰守。江西腹地糜爛，吾湘邊防亦棘；擬將侍逆一股，再加痛剿，然後西趨肅清江楚邊界也。賊勢甚張，戡亂之才，實不多覩！若更有數軍如楚軍者，必不致任賊橫行也。我精力尙勉強支持，然年已五十，志慮實不如前，深恐貽誤；時局方艱，思之倍深，竊懼耳！爾母脚氣舊恙愈否？四姊近時體氣何如？大姊已回長沙否？江西袁瑞兩郡，爲吾湘入江通衢，此後旣不免中梗之患，家信由驛轉遞，難期速到；遇有信脚來家取信，可便附數字與我！附來咨稿一件，閱後可送少雲意

城南坡……等處閱之！我原有咨致撫署東征局，恐日聞袁瑞有梗，未能到也。履祥回時，曾寄兩代封軸，——是吳桐雲代我請者——已接到否？

致孝威（四月十五日廣信營次）

孝威知之：數日前一書寄湘由仲雲轉遞，當已得覽？日間駐師廣信，李逆世賢已聞風遠颺章門，東路之患少紓，惟逆首李壽成陷瑞郡後，兇燄日熾，四月初二日平江營郭式源和後營李金暘被賊圍裹，全軍盡陷。李金暘聞已降賊，現械致各帥，留心偵察，慮其冒官軍以給我也。狗逆入皖後，多都護頗得勝仗，鮑軍已渡江援皖，滌帥移節東流；如章門西路事勢再緊，我擬率全軍赴之，但不知滌公以爲何如耳。

致孝威（五月十二夜景鎮大營）

孝威知之：朱少春彭立鳳來營，得爾四月十四日稟件一切具悉。爾母腳氣雖愈，然頻年必數次舉發，近時舉發更勤；衰老之年，氣血虛耗，非藥餌扶之不可。上年我東行時，以四百金留之家中，除付二百金交翔岡辦劈山礮，所存僅二百金。自爲爾完婚後，此二百金必已用盡無存，前信託黃南坡代挪二百金付家中，備爾母藥餌及先生歲脩之用；嗣有信屬爾勿往取，卽南坡送來，亦不可受，——當速還之千萬。——家中缺用，可於少雲處通挪，候我寄還。如少雲處有銀可借，暫借二百金，庶藥餌不缺，病可速痊；鄒君方既已見效，每日一帖，不可間斷，此爾與新婦事也。每歲我於薪水存二百金爲甯家課子之費，上年曾見之公牘，不可多取欺人。家中除爾母藥餌先生飲饌外，

一切均從簡省，斷不可浪用，致失寒素之風，啓汰侈之漸，惜福之道，保家之道也！閱爾屢次來稟，字畫均欠端秀，昨次字尤潦草不堪，意近來讀書少「靜」「專」兩字工夫，故形於心畫者如此，可隨取古帖，細心學之！年已十六，所學能否如古人百一？試自考而自策之。古人云：『少時不學老時悔。』此語可常玩味，勿虛擲韶光爲要！讀書不爲科名，然八股，試帖，小楷，亦初學必由之道；豈有讀書人家子弟，八股，試帖，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爲佳子弟者？勉之！勉之！毋使我分心憂爾！兵事一切，毋須數數問及！我有事飭爾辦理，可遵命行之！否則不必理會。——如劉竹亭吳翔岡處何必數數往來——親舊家佳子弟極少，爾此時在塾讀書，亦非講交游結納之日；一切往來應酬，可省則省，萬勿效時俗子弟，專在外面作工夫也！切記！切記！樂平諸

捷，化險爲平，全賴梅村克菴及諸將士之力，乃公何力之有？頃奉有諭旨褒嘉，並得頒賞撥指翎管小刀火鑱荷包……等件；惟有望闕叩頭謝恩，感激欲涕。我以一書生，謬忝戎務，頻年忝竊非分，洊擢京卿；茲又特承此異數，賜予駢蕃，爲自古草茅下士所無之遭際。思國恩高厚，報稱爲難；時局方艱，未知攸濟。亦惟有竭盡心力所能到者爲之，期無負平生之志而已！賊勢外肆中梏，非必不可了之事；惟軍興既久，餉絀日甚，我軍欠餉三月有餘，刻憂饑乏。有時事機必赴，而運掉不靈，無如之何！幸諸將士相從日久，知我無絲毫自利之心，尙不至十分迫索耳。兒輩在家，知乃公行間艱苦，必不敢安逸享受；當益刻厲自修，以慰我意也。仲父何時返長沙？事多不及時作家書，如詢近狀，可卽以此呈覽！周慶旣不可用，不必令其前來，前已諭及矣。

致筠心（五月十三日）

筠心夫人近好：久未得手書，知脚氣尙未復元，衰老之年，氣血虛耗，飲食藥餌，須隨時調補，勿過節省，以貽我憂！霖兒娶婦後，漸有成人之度否？讀書不必急求進功，祇要有恆無間，養得此心純一專靜，自然所學日進耳。新婦性質何如？『教婦初來。』須令其多識道理，爲家門久遠計；小學女誡，可令諸姊勤爲講明也！樂平諸戰，荷臯上褒獎，共得拜尙方諸賜；一介寒生，忝竊至此，且感且漸！自此數戰後，威名頗盛；追賊至興安，賊解玉山之圍，至廣信，則且舍江山常山——浙江地界——而竄金華矣。維時毓中丞請勦瑞郡以保章門，適探瑞城踞賊無多，而滌生函牘，以僞右軍主將劉逆竄陷建德，饒景可危，呼令還鎮。比冒雨奔馳七日，甫抵樂平，卽發前隊赴鎮，而賊已

至四五十里外矣。歸途經過樂平浮梁……等鄉，沿途爆竹茶果香案相望於道，婦孺夾道歡迎，頌聲不絕，樂平素稱疆悍，械鬪抗官抗糧，劫殺兵勇，無所不至，此次爲賊所苦，目覩官軍之威，遂帖服如此。惟景鎮遺黎僅存，到鎮之時，猶於破屋中放爆竹迎我，不覺爲之心酸淚落也！賞件及各處萬名傘，有安便再寄回。

致筠心

筠心淑人清覽：軍事一切詳咨稿中，閱之便悉。世事日艱，責寄將日重，亦無所容其畏卻；只合索性幹去，盡吾心力所得爲而爲之而已！潤兒未聘婦，是我一心事；余明珊表兄之女，聞甚明慧，且我母之內姪孫女，我已與明珊說明，伊亦欣然。侯渠下半年歸家再定庚也。家中事有卿在，我可不管，惟世亂日甚，恐居城居鄉均無善策耳！

艾姪可無須來營，周慶如不吸烟，可令其前來；李貴仍告假歸，我差往唐蘋州太守處，此後可不必理他也！

致霖兒（六月二十二夜）

霖兒知之：意城叔處寄到家書，知近狀平安爲慰。家中所寄各書物，均收到；周品恆賚送御賞之各件回湘，附寄一信，想已收到？爾母脚氣漸痊，甚爲欣慰。然暑月服峻劑，未知是否相安也？新婦名家子，性情氣質既佳，自易教誨；但爾幼年受室，於處室之道，毫無所知，恐未知所以教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修身爲齊家之本，可不勉哉！讀書先須明理，非循序漸進，熟讀深思，不能有所開悟；爾從前讀書，只是一味草率，故窮年伏案而進境殊少。卽如寫字，下筆時要如何詳審，方免謬誤；行書點畫，不可信手亂來，既

未學寫，則端正作楷，亦是藏拙之道。何爲如此潦草取厭？爾筆資原不差，從前寫「九宮格」亦頗端秀；乃小楷全無長進，間架筆法，全似未曾學書之人，殊可怪也！直行要整，橫行要密，今後切宜留心！每日取小楷帖摹寫三百字，一字要看清點畫間架，務求宛肖乃止；如果百日不間斷，必有可觀。程子作字最詳審，云：「卽此是敬。」是一藝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卽是不敬，雖小節，必宜慎之！東征局未收之一千七百餘金，暫存成靜齋處；吾意以五百金贖羅近秋，二百四十金贖史聿舟，二百金贖陳明南，百金贖趙克振，二百金還吳翹岡劈山礮，二百四十金還少雲，餘仍存靜齋處候撥。史聿舟之兄來，此人尙老實，然無他長，伊亦求歸，遣之爲是；大約廿五六始歸，我另有信交他帶回也。輝楚已來，留此當長夫；營中無好模樣，又易懶慣，故我

不欲子姪來營也。數月後，當仍遣其歸。此間欠餉已四月，近復大疫，困德難堪。去冬由湖南竄江西之賊，今復從福建汀州竄至廣信各屬；李秀成一股，又分竄南康府各屬，章門亦頗震動。日間羽書，絡繹催援，無以應之。滌翁屬增募二千餘，足成萬人，以便調遣；吾以餉項艱難，未之諾也。佑生來時，並帶其妻兄劉某來，殊不曉事！此子亦恐不能有所成就。周慶暫安置軍裝局，如察有毛病，當即逐之。少雲是否還淹中？艾生已同去耶？白水洞屋聞已遣人修理，然此時似可不急搬回耳。文方伯丁外艱，已作書唁之。

教孝威

賊自破金陵大圍後，復破宣歙，兇燄愈張；論者僉謂東南大局，不可爲矣！然賊中號稱兇詐難制名爲王者，只有僞英王陳玉成，僞侍

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七麻子，僞章王林紹璋，僞干王洪仁玕，僞定南主將黃文金……等七逆而已；自頃陳玉成林紹璋洪仁玕屢爲皖北多都護所敗，李世賢黃文金屢爲我軍所敗，均已喪膽。只餘李秀成一股，無官軍痛剿，楊七麻甫過皖北，尙未與官軍接仗，然亦非多都護之敵。其金陵皖浙踞城之賊，皆易與也。賊勢雖蔓延日廣，然江南亦苦空虛；若得勁旅二萬餘，攜數月之餉，徑搗金陵蘇州，則大局不難復振。惜無此將，無此餉也！由目前局勢，穩紮穩打，亦可徐徐收效；但曠日持久，未知有無變故耳！家信各件閱後，可均與少雲增閱之！

致孝威（六月二十五日）

孝威知之：昨一書由意城叔轉遞，想到在此書之前；今因史翰舟

歸，——已給盤費六兩——寄此，并致成靜齋一書，內開各項應發之款一單，爾可照鈔一紙作底賬，存家中，其餘銀一百九十八兩，卽概領回家存俟撥用可也。史聿舟事我忠謹，我極悲之，送奠儀二百四十兩，可同其兄赴靜齋處領出，著何三同送至史家坡，親交其母；吾念其母七子，死難者二，因傷成廢者一，殊可傷也！頃探浙江常山之賊，竄至婺界四十里，今日已發兩營去截之，明當續派。匆匆草此付爾，餘詳前牒不贅。

致孝威（七月十五夜）

孝威覽之：新奉頒恩旨，補授太常寺正卿，恐以後事寄將益重；時局日艱，官愈高則責益大，殊惴惴也！師抵婺源，疾疫繁興，勇夫物故者不下數十，此皆隨我奔馳，無間寒暑者也！兵後人物凋殘，所

至目不忍觀；而藥物之昂貴，十倍尋常，且多缺味，病者尤以爲苦。前月廿三日，浙江常山之賊二萬餘，由玉山解圍而來，猝至德興白沙關，次日卽抵新劍——距婺城僅四十里——時軍中病勢方盛，勉派五成隊先據險待之。廿六日，大隊繼發。是夜三更，桂右後三營，潛起撲之，賊敗；追至新劍，中前左三營，從西坑嶺小路突出邀截，倖獲大捷，斃悍賊近千，賊狂奔不止，仍竄出安徽江西界。其詳已具咨牘中，今鈔稿寄爾，閱之可得其梗概也。婺源爲朱子闕里，夙稱文獻之邦；近八九年，賊往來二十餘次，無誦言守城者。遺黎皮骨僅存，皇問典籍？士風荏弱，民氣不競！居萬山之中，無隔宿之儲；惟恃糴米作炊，商船一日不至，卽憂饑餓，而饒富之家，所在多有。蓋徽郡山多田少，商多農少，自昔已然；頻年遭賊蹂躪，水販時梗，常有手握金珠而

餓死者。可悲也！吾湘在東南最爲福地，爾輩未經兵燹之酷，直不知人世間危險困苦，有非言語所能盡者。軍士病者既多，又秋高鷹起之時，當有數惡仗，不得不增募數營以厚其勢。滌帥械牘，每以此爲言；且恐不久或有入浙入吳之議也。因餉欠太久，不欲遽行召集；今姑遣余都司萃隆歸，與彭定太一數次信來請調若農觀察昨又爲言之——各募三百七十人爲新前新後兩總哨。滌帥爲我調劉蘭洲之五百，又魏喻義亦可調來；合計當不下萬人，可以戰矣。用兵最貴節制精明，臨陣勝負，只爭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讀書，作詩文是平時治軍要緊工夫，而接仗不過如入場就試耳。得失雖在一日，而本領長短卻在平時；果於「節制」二字實有幾分可恃，臨陣復出以小心，則事無不濟。惜乃公精力漸衰，說得出做不盡也！鄂省南岸已無賊，賊盡回竄江西，省城

戒嚴；幸滌帥已調鮑軍，由九江前進，當可無虞。由湖南竄江西之朱衣點……等逆，一約六七萬——久踞弋貴之交，相距近四百里；不能以病卒輕於一擊，且相機勢之緩急圖之耳。四眼狗……等大股，又渡江，竄鄂之北岸；咏公病危，希庵中丞未知能痛擊之否？爾母腳氣斷不能除根，但能少發易愈即好。新婦資性既好，大慰我懷。少雲已回淹中否？一書附去，事多不能詳及，可并將此信及咨稿與之閱爲囑！

致孝威（七月二十一日婺源軍中）

孝威覽之：六月二十四午刻一書，具知一切。吳翹岡所製劈山礮，未嘗不好；惟須照模製藥，又兜用螺絲轉，一經損壞，便難覓匠修整。大抵軍器不宜太精細，以所用者皆粗人也。翹岡立意要與人不同，此最是短處；而所賞識之人，多無實際。渠薦與我之人張聲恆章榮

先尙略可，然皆由璞軍出者，此外則無一堪用之才；難怪其從前帶勇，每戰輒不如意也。而猶不自痛悔，復意氣自矜，恐將來亦難望長進，終是廢材！渠來信云：「尙欠伊銀百兩錢卅串。」可從靜齋處餘銀內取而還之，我所謂「商賈氣太重」者此耳！此君志趣頗好，然讀書太少，自信太過，頗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之病；上年欲其來營，亦頗思陶鑄一番，或可望其有進，渠旣不願，則不必也。爾母脚氣未愈，須時勸多服滋補之藥；有人贈我頂好肉桂二段，當乘便付回。萬民旗幟牌匾亦當寄歸。——新送四柄皆江皖之民也——餉欠四月有餘，無法彌補；兼之軍中疾疫繁興，需用甚急，日以爲憂！幸將士知我無它，不忍迫促，大家忍耐，不肯領支；然我因此更覺過意不去。滌帥見我艱難，咨撥婺源，樂平，浮梁三縣地丁釐稅歸我軍提用；經理甫二月，

漸有生機。從前收釐無多者，今竟多三分之一，每月可得萬數千金，不致頓形饑潰；而樂平民風刁悍異常，十年不納錢糧，不設釐局，且騙學額十名，自爲得計。自歸我後，錢糧漸次完納，釐稅已肯捐辦，士民頗言懷德畏威。景鎮商民則言：如偷漏釐稅以欺大人，是欺天也。自媿無功德及人，遽得此報，殊爲慨然。三代直道之公，至今如故，卽此可見。以爾信曾以此爲慮，故略及之，使爾等勿以此爲念耳！爾年已十六，須知立志作好人；「讀書在窮理，作事須有恆。」兩語可時時記之勿忘！爾能立志作好人，弟輩自當效法，我可免一番望念矣。少雲已回小淹未？前書交余都司帶來，恐到尙在此書之後。李逆秀成一股，由鄂竄回江西，省城戒嚴；幸滌帥調鮑春霆由九江回剿，李次青克義甯州後，又轉戰而前，江西當可無虞。惟弋陽貴溪大股屯集

——卽彭大順朱衣點諸逆從湖南竄江西福建者——我軍士卒病若漸愈，當一擊之。若彼時李逆亦竄回廣信，亦可就近痛剿；江西肅清，則餉源可以不匱，可放手辦賊也。黃南坡裕時卿東征之餉，我不取用；李仲雲文式岩我亦未嘗託之。意城昨書言：索餉惟有疲纏一法，以咏芝沉浦深得此訣爲好；我則不然，直幹到底而已。克菴信來，言其太翁病已略愈，八月後可啓程來營；石泉則須俟冬間葬親後始能來，不便催促也。爾小楷全無端秀之氣，又橫行太稀，尙不如從前之好；須急取家中所有小楷帖，——無論是何帖細心學之自有長進卽歐書姚恭公墓誌亦好——每日摹寫數百字，乃有長進。斷不可悠悠從事，切切！王興稟來薦一姓郭人投效，實屬糊塗不堪！見面時當傳諭罵之，勿任其來——五月，廿五日，已奉恩旨補授太常寺卿，想湘中已見邸抄；如有邯

鄆報至，可給銀十兩，多則不必。

致孝威（八月初四夜）

孝威知悉：許久未得家書，未知家中近况；然軍中事繁，我亦無暇念及爾曹也。周品恆到後，爾有信來，我已接著；此後我亦曾數寄家信，未知家中亦接得否？到婺源半月，打一勝仗，此間士民，感服不已；以十年來未見官軍之威也。婺源爲朱子闕里，本朝名儒：江慎修先生永，汪雙池先生紱，均守朱子之學者，故家遺俗，風流未歇，士秀民愿，與他處異；惟文弱殊甚！自咸豐三年以來，逆賊往來廿餘次，未能一矢加遺，典章文物，掃地而盡，傷哉！現在僞忠王李秀成自鄂回竄江西，自樟樹鎮至撫屬各處，蔓延殆徧，大有與弋貴股匪合勢之意。我軍七千餘，分駐景鎮婺源，又疾疫繁興，物故者不下一百

餘，患病未愈者約八九百，勉能出隊者不過三千餘而已。然賊勢甚急，不能不相機圖之；大約調景鎮之兵，及見在各營，合計四千餘，尙堪一戰。此月內當於安仁弋陽有數大仗耳。相官洋煙癮，似已戒脫，近稍知學好；履祥尙如常，惟輝楚到此後，不服水土，時常患病，今因其思歸，遣之。口糧之外，繪銀十兩足矣。婺源士民送萬民傘與旗牌者，紛至沓來；今乘楊麓生形壽歸家之便付回。又頂上肉桂一枝寄爾母，必與腳氣之證相宜；此桂，乃真交趾所產，不易得，慎勿以其形質不佳輕之也！胡咏翁病不可爲，實堪傷念；今日亦送一枝去，未審能趕上否？少雲是否已回小淹？順孫締姻徐氏亦好，現定局否？江西賊盡奔向南昌撫州，吾湘邊界無事；聞今歲舉行秋試，吾族幾人與試？毛中丞似尙可有爲，或者吾湘可相庇以安也。成靜齋處所存之

銀，除前單外，應再付吳翔岡銀一百兩，錢卅串；——作銀卅兩——此外尚有撫標兵丁常宏貴應領陣亡卹銀卅兩，口糧十兩。渠兄常宏泰曾具稟來營請領，我已批准，由南付給，不知已發否？如靜齋處未發，或家中亦未發，即須在餘項內割給，已屬楊麓生查詢交付矣。史聿舟羅近秋兩人贖項共七百四十兩，如尙未發，亦可趁楊麓生此次回南之便了妥。麓生係前營文案幫辦，德興婺源案已保知縣，樂平案尙須加保；伊此次告假四五個月，仍須來營也。致吳翔岡信，可即粘封遞去！

致孝威（八月二十三夜子刻）

孝威覽：迭次寄回家信，想可接到。周品恆至今未到，未曉何故？或者彼時袁瑞有警，改道來營耶？七月十七日大事，薄海悽然！

我以一書生，身受此特達之知，竟未能少立戰績，以上慰顧念，悲憤何言？安慶克復，桐城池州以次收復；大局本有轉機，惜未及早報甘泉，仰紓宸廑耳！見在惟主少國危，左右之人，未必能肩此艱鉅，時局殆不堪設想！且各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求無負吾君恩以負平生耳！李逆秀成大股 由湖北回竄江西，現正攻撲廣信府及玉山廣豐兩縣城垣，人數約十餘萬，而弋貴踞匪尙不之計。今日至德興，明日當向信郡進發。軍中士卒長夫患瘡痢者幾於過半，物故者亦多，焦煩殊甚！手此寄論，想宜知悉。一切喪儀，均須考究，敬謹遵行，勿致錯誤爲要！

致霖兒（九月初二廣信大營）

字諭霖兒知之：八月初七夜書，是月廿八日抵廣信，乃始接到。

周品恆未到，所帶家信藥物，均未見到，未知果由袁瑞一帶前來，抑或改由大江，殊爲懸懸。陶策臣係由大江來，八月初一在長沙起身，至今尙未到，此間盼望甚殷也。劉蘭洲樸勇能戰，治軍亦嚴，來此當可得其臂助，余彭所部，亦當繼至也。本軍勇夫，患病者多至一半，非增補生力，從新整理，不能放心；而月餉欠至五月，欲汰補而亦不能，此其苦也！李秀成大股，由鄂回竄江西，直趨廣信；比聞大軍將至，前月廿三即竄入浙江，浙撫求援甚切，我亦擬駐紮玉山廣豐之交，相機越境剿之；然非俟新軍到，訓練整齊，亦未可遽也。安慶，池州，桐城，各郡縣以次收復；江西一律肅清，大局實有轉機。惟湖北黃郡隨州，安徽廬州太平甯郡，尙未克復；然賊勢已衰，如果餉足兵精，分道並進，當亦無難料理。李世賢李秀成兩逆，人數合計二三十

萬，盡萃於浙，浙必難支，其兵事乃更不如江西也。吾意浙危則蘇州金陵終難得手，而皖南進兵之路，亦兩面受敵；意欲先清浙江以撼三吳而通池州甯國之師。滌帥以此時力量尙難兼顧，屬且於信郡作防軍，以固江西東北；一面並催增兵合成萬人以厚其勢，暫時之計，亦只合如此耳。毛寄雲中丞求治甚殷，其人心術亦正大可敬；外間議論，信口編造，殊不足信。此湖南福星也！昨復我書一槓，今寄爾一閱。

李仲雲明白恂謹，斷無錯誤；少雲聽言不聰，往往傳之失真耳。爾在家讀書，須潛心玩索，勿務外爲要！小楷須尋古帖摹寫，力求端秀，下筆不可稍涉草率；行書有一定寫法，不可亂寫，未嘗學習，卽不必寫，亦藏拙之一道也。程子云：「卽此是敬。」老輩云：「寫字看人終身。」不可不知！翔岡處已有信與之，且約其來，能抑其矜躁之氣，

虛心求是，未嘗不可有爲；礙價及招夫之費，記只欠數金耳，爾可向
其詢明，如須百兩以外，當由此間覓便寄還。鹽釐局尙少數十金，亦
須問明成靜齋，以便還之，無使受累。王興已來營，勉收之，但無用
也。交趾桂已送一枝與胡咏翁，附寄一枝，交楊麓生帶歸矣。毛中丞
待我最厚，聞曾於奏中聲敘在幕中事，意在爲正人吐氣耳，其用心可
敬。如然而爾等何從知之？近乃奉沖聖寄諭，我與滌公，均平列；以後
事任益重，不知所爲報。爾等在家，切宜深自斂抑，不可稍染膏粱子
弟惡習，以重我咎。切切！

致孝威（十月初十日廣信）

孝威知之：許久不接家信，未知家中光景何若？爾母疾病已痊可
否？我現屯軍廣信，俟新募之卒來營整補了妥，再爲入浙之計。欠餉

五月有奇，情形萬難，所幸將士諒我無他，不致如他營之譁；而假歸者，仍如期到營，依依不去，亦殊可喜！滌帥於我，情意孚洽之至；惟詠公以勞致疾，極爲可哀！我有祭文一首，在意城叔處可取回抄存，請爾母解與爾聽。少雲已回淹中否？捐輸事可以了妥卽了妥之，名臣之家，毀家分所應爾，不可少也。從前有來營之說，究竟云何？潤勛讀書稍有進境否？下次可令親寫安稟來，先生可加束脩留之；——每年百金爲度——如必欲就江西三百金之館，亦可聽其便，——我每年只取二百金薪水付家不能請三百金先生也——明歲卽請二伯來家課讀可也。——每歲奉修金二百兩卽以營中薪水付之於心爲安潤勛另請蒙師可耳——此信到卽寫稟，請意城叔排單遞來！

致霖兒（十月二十二日）

霖兒知之：九月廿六信，已到；家中無事，客心已寬。少雲已回小淹，想均安好。捐事盡力，亦是草茅憂國之義，况世世受國恩者乎？仲雲輩，賢而多財，不足爲訓也。郭大叔爲叔容闈定詩稿刊行，我之私懷亦慰。時文雖小道，然是兒心血多注於此，况我曾屢次督渠輩勉作時文爲博科名救窮之具，亦既遵吾指而習之，少有所得矣；獨奈何沒之乎？嗟！刻資卽覓寄——可以此意告仁叔，求賜點定，勿高其論也。佑生偕其妻兄劉順東來，到軍後不一月卽病；彼病甚重已飭佑生資遣之歸，佑生又往樂平親視之，日間尙未回營。此子志趣不甚佳，近來頗不如上年之馴謹；又頗好飲喜議論，將來恐無所成就。爾外家世澤微矣！佳子弟極難得，吾是以念叔容而悲也！履祥無大過惡，亦毫無長進，將來恐求爲耕田食力之人尙不可得，亦無如之何！爾在家專意

讀書爲要！當塗夏弢甫先生折——潁州教授——贈我小學，孝經，近思錄，四書，四種；刻本極精。又送爾曹「龍尾研」四枚，亦非易得之物。吾於屯軍樂平段家時，無意中得東坡書手卷一軸，元明人題跋頗多，極可愛玩；又石菴先生手書一冊，皆至寶，今以與爾曹，好爲藏之，若我治軍之暇尙有餘力，當翻刻小學孝經四書近思錄四種，以惠吾湘士人；爾曹學業稍進，能供校刊之役，則尤幸甚。吾五十生日，婺源浮梁景鎮樂平士民皆不遠數百里冒雨而來，爲吾祝壽；夏弢翁爲製壽文，親送以來。——其文甚工字亦端整可懸之客座——此老年七十三矣，乃竟如期趕到，尤爲可感！廣信士民，亦同日爲我稱觴；吾以爲國恤不敢受餽舉觴，諸來祝者，但留三日遣去而已。所送幛幟等件，今乘楊秋皋孝廉暫假回湘之便寄歸，爾可呈爾母閱後收之，以志各處士民

之惠！月內尙無戰事，須俟新募各勇到齊，料理妥當，乃可戰也。浙事糜沸日甚，金、處、嚴，各郡縣失守後，紹興又失，杭州可危之至。浙閩督慶端奏請我軍援浙，浙撫亦然，將來恐須入浙耳。

致孝威（十一月初五信州軍營）

孝威知之：久無戰事，故亦無信回喜。新募之各勇，陸續到營；得此暇時，好爲訓練，士氣又可用也。浙江兵士孔棘，金華，處州，嚴州既失之後，紹興甯波又失，杭城被圍甚急；浙撫奏請我軍入浙督辦軍務，節制提鎮以下，閩督奏請我軍會剿，大約旬日內必奉到諭旨。惟餉需一切，浙諉之閩，閩復諉之江西；江西已欠我餉五月有奇，更何肯爲我謀援浙之餉耶？賊不怕他，只無辦賊之餉；無可如何，亦聽之天而已！

致霖兒（臘月初一日）

霖兒知之；爾所寄各書均到，潤兒所作文字，亦甚順暢，覽之欣然。爾體氣頗弱，周身間有作脹之時，是氣血不足之證；須加意保養，節勞逸，慎起居，爲要！讀書可以養性，亦可養身；只要工夫有恆，不在迫促也。吾近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大命，一節制提鎮——而浙江遍地賊氛，無從下手；杭州危急，甯波亦將不保。金華，嚴州，衢州，所屬寸地皆賊，計賊數總在五六十萬；而吾除守婺四營外，僅只六千餘人，兵力太單，不敷分布。餉事經自辦景鎮釐金及浮梁樂平地丁漕折彌補外，尙欠十七萬四千有奇。雖廷旨令江西先解十萬兩，福建按月解十萬兩，然皆畫餅也！浙江精華，全在杭湖甯紹嘉興五府，今皆爲賊有；杭湖甯波城尙未失，而城外皆賊，一時難以飛越，餘則皆賊

占踞矣。援浙無數萬之兵，數十萬之餉，雖孫吳韓白復生，亦難著力；吾亦知之，然明知其難而又不躲避也。爾曹在家，當時念我軍中艱苦萬狀，勉力學作好人，不可稍就逸樂。至要！至要！

致孝威（壬戌正月五日婺源江口行營）

孝威知之：爾所寄信，均到。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督辦浙江軍務之新命後，未三日而浙亡。十一月二十八日事也——適僞輔王楊輔清，率大股由浙犯徽，有衆十萬，號稱二十萬；由遂安開化一路入徽，一路窺婺。當派十一營交劉克菴赴婺援徽，嗣因兵力太單，臘月十九日我率三千人續進；幸二十六日，我軍出大鱗嶺，——劉克菴之功——乘賊不備，掃平賊巢二十餘處，斃悍賊千餘，陣斬應天福李逆，及大小頭目數十，解散千數百名，拔出饑民男婦數千。其日，徽軍及

朱唐兩鎮，亦掃除岩寺街之賊。楊逆知援軍大至，遂於二十九日宵遁，徽郡解圍；賊方復屯於馬金街，意將與我軍拚命，大約旬日內有數大仗開。我軍併聚一處，穩紮穩打，當可無失；惟浙江全省糜爛，無從下手，恐被朝廷以巡撫命之，則任日重而事愈繁，私憂不逮也！爾曹在家讀書學好，免分心慮爾，卽是爾等孝思；至於軍國大事，我應承當，無可推諉，亦不煩爾等望念也。

致霖兒（二月六日浙江開化縣馬金街行營）

霖兒覽悉：臘月由婺源進攻開化之張村中村——浙江衢州府屬——賊巢，獲一大捷；正月十七日賊撲篁岸官營，又獲一捷；二十日，進剿馬金街賊巢，又獲一大捷；計共斃賊六七千，解散以數萬計，拔出男婦幼孩數百名。此賊爲僞輔王楊輔清之黨，與楊逆謀由浙回竄江皖，

希圖深入腹地，以阻援師；不料爲我軍所破，徽郡解圍，婺源無一賊闖入，江西廣信一帶晏然，則我軍及徽軍力戰之功也。正月十七日，接奉補授浙撫之廷旨，從此責任益重矣！惟朝廷方倚我與滌翁希菴辦賊，有「夙負時望卓著戰功」之褒，然自忖才力漸鈍，精神漸耗，恐不能仰副我聖明之望。如何！如何！浙疆僅贖一衢城，一溫州城池，餘皆賊氛遍布，無從下手；大約浙江不克，嚴郡安徽不速復，甯國大局無轉機也。久不得家信，未知爾母病體何如？爾輩近來有長進否？然崎嶇戎馬之間，亦無暇分心及此矣！二伯今年仍館何處？大舅自京回否？外祖母近狀何如？爾大姊三姊回家否？念念！

致孝威（三月初一日浙江常山縣水南營次）

孝威等知之：許久不寄家信，亦未接爾等稟稿，未知爾母近來體

氣何如？爾等均如常否？得仁先大叔及意城二叔信，知各家均無恙，二伯亦健適如常，心爲稍釋；然軍事方殷，實亦無片刻閒暇想及家事。浙江糜爛，列郡淪胥，僅存一衢一溫，而皆惴惴不能自保。李定太一軍——本衢州總兵——八千五百，李次青一軍——現放浙臬——亦八千，餘均不足恃；我軍自克馬金俊，開化肅清，二月初九日，進攻遂安，斃悍賊近萬，立復縣城。本擬卽攻嚴郡，忽接衢州道府稟報，李逆世賢攻撲衢城，李次青分守江西常山，亦呼援甚急；不得已以老湘二千五百人守遂安縣城，而親率各營赴常山爲援剿之計。甫到，而常山之賊，近逼我壘，幸均係我軍年來擊敗餘黨，聞風喪膽，卽敗遁數十里；衢州圍解，江山之賊，亦不敢如前猖獗。方擬乘勝進攻，而江南丹陽一股數萬人，復由徽郡績溪各界，竄淳安以攻遂安，又不得不分兵援

之。老湘於二十三二十八兩日擊敗撲城之賊，崔大光劉克藩兩軍繼至，當可無虞。我隨身馬步，祇有三千，今日已派隊交楊石泉進剿江山之賊；兵以屢分而單，本非穩策，然事勢所在，不得不急起圖之也。我一書生，深荷朝廷特達之知，擢任巡撫，危疆重寄，義無可諉；惟有盡瘁圖之，以求無負。其濟，則國家之幸，蒼生之福；不濟，則一身當之而已！爾等讀書作人，能立志向上，思乃父之苦，體乃父之心，日慎一日，不至流於不肖，則無復辜牽矣。劉竹亭蔣薊泉能來，我始有幫手；來時可設饌餞行，以盡爾等之意。聞孝威正過縣試，未知如何？其實，不必以科名爲貴也。恩恩草此，付爾等閱之：凡有親友來探訪近事者，卽以此奉覽。

敬孝威（五月十七日衢州雲溪行營）

孝威知悉：爾所寄信均到，近日未常寄家信，以兵事方殷，不暇故也。自花園港擊敗侍逆後，力捍江皖之邊，幸未任其闖入，餉道無阻；嗣又禦楊輔逆於遂安，又移軍常山衢州剿侍逆。日間戰事雖順，然總未得大捷，天氣漸熱，軍中疫疾又漸作矣，殊爲慮之。劉竹亭之軍已到，蔣薺泉一軍，六月內可到，大約先破龍游金華兩城，則大局乃有可望耳。浙江夙稱饒富，今則膏腴之地，盡成荒瘠，人民死於兵燹，死於飢餓，死於疾疫，蓋幾靡有孑遺；縱使迅速克復，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復元，眞可痛也！爾兩試倖取前列，然未免占寒士進取之路；須自忖：詩，文，字，三者，眞比同試之人何如，不可因郡縣刮目，遂自謂本領勝於寒士也。院試過後，又須赴鄉試；過考日多，讀書日少，殊爲無謂。我欲爾等應考，不過欲爾等知此道辛苦，發憤讀書

；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爲重，亦不以此望爾等。况爾例得三品蔭生，如果立志讀書，亦不患無進身之路也。世事方艱，各宜努力學好爲屬？各保札共四件，寄來可分致之。又黎姓一件，可交少雲，其名則忘之矣。

致孝威（六月二十四夜雲溪營中）

孝威知悉：近日兵事尙順，衢州城東南北三路，均一律肅清，踏破賊壘數十，李逆世賢，又乘虛攻遂安，亦爲我軍所敗；鼠輩膽寒，看來機勢尙順，兵事尙易，而饒事則毫無打算耳。適封信間，得郭二叔信，知爾院試經古，亦獲取列，甚爲欣然；發憤讀書，講求正經學問，作一好秀才，亦足爲家門之慶也。爾母近來病體何如？朱和哥回時，曾帶桑寄生一包，已送到否？我近來身體如常，惟眼力大不如前

；目觀浙民流離顛沛之苦，疾疫流行之慘，飢餓不堪之狀，無泪可揮，真是一刻難安耳！吳都司假歸，順寄今歲薪水銀二百兩，以作家用，可掙節用之！外萬名傘一把旗四樹并付。

致霖兒（八月初九夜龍游縣譚石望行營）

霖兒知悉：六月十七日，吳都司蘭桂因病假歸，曾以一槓寄爾，並付今年薪水銀二百兩歸，未知接得否？念家中拮据，未嘗不思多寄；然時局方艱，軍中欠餉七箇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爾曾年少無能，正宜多歷艱辛，練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澹泊爲妙，不在多錢也。爾伴附學籍，人多以此賀我，我亦頗以爲樂；然吾家積代以來，皆苦讀能文，僅博一衿，入學之年，均在二十歲以外，惟爾仲父十五歲得冠縣庠，爲僅見之事，今爾年甫十七，亦復得此，自忖文字能如仲父及

而翁十七時？家太冲詩云：『以彼徑寸根，蔭此千尺條。』蓋慨世覿之致身，易於寒峻也！爾勿以此妄自矜寵，使人輕爾！辰下正鄉試之期，想必與試，三場畢後，不必在外應酬，仍以閉戶讀書爲是；此心一放，最難收捉，不但讀書了無進益，並語言舉動亦漸入粗浮輕佻一路，特人不當面責備，自己不覺耳。吾家向例，子弟入學，族中父老，必擇期迎往掃墓拜祠；想此次爾與丁弟亦必有此舉，到鄉見父老兄弟，必須加倍恭謹，長輩呼爾爲少爺，必斂容退避，示不敢當，平輩亦面謝之。分明昆弟，何苦客氣？自帶盤費住居祠中，不必赴人酒席，三日後仍卽回家；祠中獎賞之資，不可索領，如族衆必欲給爾，領取後仍捐之祠中，抵此次祭掃之費可也。浩齋先生處，送謝敬五十兩不爲多，先生不知我之所以自處，以爲帶勇之人例有餘財，非五十金

不足慰其意，且先生境遇亦實苦也。爾大姊病體何如？爾母信來云：「大姊意欲勸兒往小淹讀書。」我頗不以爲然，一則相距太遠，一則爾大姊多病，豈可累其照料；又勸兒年太幼小，往來須人護送，亦殊不便耳。少雲今歲久住安化縣城，家中各事不知經理何如？爾母信云：「渠意欲來浙學習軍事。」我意俟金華克復後，再邀其來；蓋克復金華後，始有駐足之處，否則隨營逐隊，太勞苦也。又渠既來營，縱有營績，不便列保，未免負之，須先說明此意，方好。近日軍事尙順，自七月十七油埠一戰，克獲全勝，陣斬兩逆目；後二十一日，續獲一勝，李逆之氣愈衰，日間頗有遁竄江南之意。惟軍中疾疫繁興，營官哨長，幾於無一不病，打仗出隊，不能滿五成，實爲可傷！——死者日以十數計，長夫尤甚——餉事艱難萬狀，上臘之餉，始結算清楚，幸士

卒都能耐苦耳。劉竹亭之勇不甚精，故未促其出戰；蔣泉泰特旨赴浙七月餘之久，尙遲遲吾行，抵長沙後，又不卽來，——頭隊甫於七月二十八日抵江西聞渠二十二日始自長沙啓行大約到此總在此月底矣——而粵餉，楚餉，江西餉，無不搜索殆遍，我之兵事未得其助，餉事則受其累，已嚴飭之矣。魏質齋尙覺順理，然好用文士，難獨當一面；我處幫手，殊覺其難！就現在大局言之，人才亦實不多耳。爾院試文字，及考古詩賦，何不寄我一閱？縣府學台姓名別號，何不詳寫告我？爾既受知，我亦應寫信謝他才是。明歲塾師，仲父已薦何人？可寫稟告知！草此寄爾，爾覆我信，可卽照書中節次對之！

致阿霖（閏月十七日）

阿霖知之：得爾場後書，知爾初預秋試，諸免謬誤，心殊喜慰！

榜已發矣，不中是意中事，我亦不以一第望爾。爾年十六七，正是讀書時候，能苦心力學，作一明白秀才，無墜門風，卽是幸事；如其不然，卽少年登科，有何好處？且正古人所憂也。浙事傾覆至盡，吾以一身當之；不憂羣賊之方張，而憂殘黎之將盡，不憂籌餉之無地，而憂治事之無人。爾年尙幼，或不解所謂耳。戰事諸尙順利，薊泉閏月初六始抵衢州，聲威益壯；大約閏月九月，必可克復數城，以後可取破竹之勢矣。浩齋先生明歲安研何處？塾師又訂何人？陽四明歲可上學否？勛兒近有長進否？信來宜詳及之。上年十月間，恩詔我太常寺卿，任內應蔭一子，已咨部給照，——咨填爾年十六未知與爾應試學冊符否——以爾應明詔；又按京官正三品，應封贈兩代從二品官，已咨部請封祖父，而以己身及爾母應得從二品封典，贈曾祖考妣。以後二次

封典，其賤封應請封爾二伯父母，未知爾二伯父母以爲然否？可以爾意私詢癸兄，以便安頓也。世間榮顯，未足爲貴；不過國家典例如此，應有者亦不敢辭耳。爾母腳氣已漸愈否？大姊尙在家養病否？三姊想尙未回湘潭？來信於各件均未說及何耶？

致孝威（閏八月二十一日）

孝威知悉：前日寄一函，由郭二叔轉遞，甫發數時，卽接中丞及郭二叔書，知閏月初六日榜發，爾竟倖中三十二名，且爲爾喜，且爲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爲嫌，晏元獻楊文和李文正千古有幾？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吾目中所見亦有數人。惟孫芝房侍講稍有所成，然不幸中年齋志，亦頗不如當年所期；其他，更無論也。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

先洩也。卽學業亦何獨不然？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猶能暗誦無遺；若一讀卽上口，上口卽不讀，不數月卽忘之矣，爲其易得故易失也。爾才質不過中人，今歲試輒高列，吾以爲學業頓進耳；頃閱所呈試草，亦不過爾爾，且字句間亦多未妥適，豈非古人所謂「暴得大名不祥」乎？爾宜自加省懼，斷不可稍涉驕亢，以貽我憂！硃卷自宜刻印，分呈宗族親友，有送賀儀者，無論輕重，一概受之，寫簿確記；遇有慶弔之事，照數酬答。詩文均請伯父改正，免人批評。此信到時，想已見過主考房師矣；主考房師別號姓名可問明告知，以便作信謝之。我家雖寒薄，然外人必不體諒，太涉菲薄，似不近情，祇好勉強應付，一切問郭二叔李仲雲便得主意。硃卷履歷，自須刻之，自我曾祖仁鄉公以下，至我父母，均已行咨請封典，京官任內加一級，則

從二品也；本支名字，亦宜詳載。新例，中式後，必赴京覆試，爾年尙小，難受北道風霜之苦，且學業平平，明歲仍不須赴都會試；查京官二三品以上子弟得舉，應行具摺謝恩，但未知外官何如？如必須具摺，我擬即將暫不能赴都隨侍軍營以便教訓之意入告，或可邀俞允。爾昨鈔錄闡作，字畫潦草太甚，且多錯落，又未習行書，隨意亂寫，致難認識，殊不喜之！嗣後斷宜細心檢點，舉筆不可輕率也。謁祠掃墓之禮，自不可缺；族間光景甚苦，公項已無存留，一切可自備之，以數十緡爲度。祠中可貼一條：『奉到浙江大營來諭：「明歲且緩北上。」凡宗族親黨惠贈程儀者，概不敢領。孝威敬白。』庶免人家預備。謁祠展墓禮畢，卽赴湘潭外家謁外祖母及各尊長，來往以十日爲度；長沙諸親友處，親送硃卷，數日了之，此外可無須酬應。硃卷以數

十本爲度，——官場不必送卷——同年須酬應者，自宜周到；但非其人，不可親暱，近來習俗，最重同年，其實皆藉以廣結納耳！我素不取，當得意時，最宜細意檢點，斷斷不準稍涉放縱；人家當面奉承你，背後卽笑話你，無論稱人廣衆中，宜收斂靜默，卽家庭骨肉間，一開口一舉足，均當敬慎出之，莫露輕肆故態，此最要緊！今年秋初，吳都司歸，曾寄薪水銀二百兩，此次未免又增一番用度；除卻應用各項，不宜太省，此外衣服等事，概宜節之又節，免我遠地牽望。如實不敷，亦只準再寄百兩；兵已缺餉七月，我豈可多寄銀歸耶？爾母病體稍愈否？衰老之年，藥餌不可缺，近因省錢，故不服補劑，爾等當亦有所窺；省卻閒錢，或可供藥餌之資耳。

致阿霖（九月十日龍游城西書）

爾霖知之：兩書寄爾，均由郭二叔轉遞，想已接得；明年不須會試，前函已言之，爾意從二伯入山讀書甚慰，我意惟念爾母衰病日甚，需人侍奉，一家僑寓省城，無人經理，爾入山即家書亦難時得，殊爲不便，爾可與爾母酌之。或能請二伯來城，專課爾讀，而左邊住宅一所，即退去，別開一塾，以爲潤勛陽三兒延師課讀之所，計亦良得。爾從二伯讀書，得稍長學識，又可就近照料家私，一便；二伯年老，仍須作館，若迎之家塾，可無須遠涉，二便；所愁者，不過無錢耳。我在外，每年以二百兩寄家，以敷家用；今擬明歲以後，多寄二百兩歸可耳。——以一百六十金爲二伯脩金——爾少年僥倖太早，斷不可輕狂恣肆；一切言動，均宜慎之又慎，凡近於名士氣公子氣一派，斷不可效之，毋貽我憂！浩齋師課爾，極費心力，明歲又不在家塾，光景

之寤，可想；爾意欲吾寄謝敬，自是至理。今械六十金奉之，爾親送去，爲我致聲！——前已作書謝之矣——雋卿先生，現在此，我自致謝，石渠芝生兩先生處，各奉二十金；湛湖先生聞已下世，其世兄至不成材；不必理會，如師母尚在，可送二十金，惟須擇安人交到，不令其世兄知也。兩主考已由摺弁帶寄土宜各五十兩，白蘭巖學使，及丁稚璜太守，閔鶴子明府，恩後農房師，則均不寄銀，以其爲外官也。恩索楹聯，茲付一首來，可請郭二叔設法遞寄；廷芳字，則可無庸致書矣！郭二叔處借項，必須速還，可由若農觀察處借支浙捐銀百兩還之！明歲二伯六十壽辰，可奉百金！昨江西士民送我壽屏兩副，萬名繳三把，壽幛三箇，壽聯一副，壽綵一幅；可存之家中，繳則送入祠內可也！

致孝威(十月二十三夜龍游城外行營)

孝威知之：二十日接爾前月晦日一書，得悉一切；試卷刷印一千五百本，未免太多，履歷多未詳確。我保同知銜知縣後，曾保同知直隸州，非虛銜也。奉特旨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後，旋又奉特旨以三品京堂補用，并蒙特賞多珍，然後補授太常寺卿，督辦浙江軍務，補授浙江巡撫……凡此履歷，皆應詳載。「數典不可忘祖，」豈可忘乃父乎？又吾父母之得授四品封，是奉俞旨賞給，與尋常之覃恩例得者不同；應載明「特恩誥贈朝議大夫誥贈恭人」方昭核實，此國恩家慶，未可忽也。吾以婣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蒙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

人及官於兩湖者，入覲時，無不垂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
矜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駱曾胡之保，則已在乎聖明洞鑒之後矣。
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潘公祖
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深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
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聖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
果可用」矣。咸豐六年，給諫宗君稷辰之薦舉人才，以我居首；咸豐
十年，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
宗蓋得聞之嚴文仙舫，潘蓋得聞之郭仁先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
元年，與吾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
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仙舫丈親得之長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
與吾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兩君直道如此，卻從不於我處道及

集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常可及矣！吾三十五歲而生爾，爾生七歲，吾入長沙居戎幕，雖延師諫爾，未及躬親訓督；我近事，爾亦不及周知，宜多謬誤。茲略舉一二示之：二伯所言：「不願姪輩有統袴氣。」此語誠然。兒等當敬聽勿違，永保先澤！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田終歲營兒餽，糠屑經時當夕飧；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齧菜根。」至今每一諷詠及之，猶悲愴不能自己！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縑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

至吾身而折盡耳！古人訓子弟以「較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進於此者；菜根視糠屑，則已爲可口矣；爾曹念之！忍效執袴所爲乎？更有一語屬爾：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於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輩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卽名輩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曠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譏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爲名士。此近時所謂名士氣，吾少時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讀書，又得師友箴規之益，乃少自損抑，每一念及從前倨傲之態，誕妄之談，時覺慚赧。爾母或笑舉前事相規，輒掩耳不欲聽也。昔人有云：「子弟不可令看世說新語，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此言可味，爾宜戒之，勿以爾父少年舉動爲可效也！至子弟好交結淫朋

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嫖，賭，鴉片，無事不爲，是爲下流種子！或喜看小說傳奇，如會真記紅樓夢……等等，誨淫長情，令人損德喪恥！此皆不肖之尤，固不必論。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徒事負朝廷，下孤民望，爾輩聞吾敗，固宜憂，聞吾勝，不可以爲喜。既奉撫浙之嘉命，則浙之土地人民，皆責之我；既奉督辦之特命，則東南大局，亦將與有責焉。有見過之時，爲見功之日，每詠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詩，不知何時始釋此重負也！爾輩若稍存一矜夸之心，說一高興之話，祇增我恥，亦當知之。明年既定負笈入山，從伯父讀書；可將此帖別寫一通，箚之案頭，時加省覽，如日與我對，庶免我憂。此帖亦宜與潤兒及癸叟世延傳觀，并各鈔一分，俾悉我意。

致霖兒（十二月初四日）

霖兒知悉：許久未接爾信，頗爲懸念。爾往小淹後，何日回家？今年夏秋冬三季，應酬奔走之日多，讀書靜坐之日少，不知如何荒廢矣？學問不日進則日退，殊可慮也！此間戰事尙順，十一月十四日，克復嚴州府城；徽郡之賊，亦經擊退。克復績溪祁門。惟龍游湯溪兩城，尙未能下，殊爲煩悶之至！浙江全省之賊，均來金華，已經四仗打退；或者援盡食絕，兩城克復可期，而以後大局，較易收拾，惟餉事則實無打算耳。爾母病體，需人侍奉；爾明歲既須入山讀書，潤兒未必能照料，每兩月可回省一次視之。若農觀察處，撥付一百二十金爲爾外祖母及文官婦詳請旌表，前信未及詳載。憶吾族中尙有應旌者，請爾母一查爲要！吳都司所附各信件，均已收到矣。

致霖兒（癸亥正月六日龍游城外大營）

霖兒知悉：郭叔處遞到爾前後兩書，一切俱悉。所論重經濟而輕文章，亦有所見；然文章亦談何容易！且無論古之所謂文章者何若，卽說韓柳歐蘇之古文，李杜之詩，皆盡一生聰明學問，然後得以名世。古今能幾及者，究有幾人？又無論此等文章，卽八股文，排律詩，若要作得妥當，語語皆印心而出，亦一代可得幾人，一人可得幾篇乎？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昔，由於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詬病；我現在想尋幾箇八股人才，與之講求軍政，學習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尙易入理；與之說幾句四書，說幾句大注，卽目前事物，隨時指點，是較未讀書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眞作八股者，必體玩書理時，有幾句聖賢話頭，

留在口邊，究是不同也。小時志趣要遠大，高談闊論固自不妨；但須時時返躬自問，我口邊是如此說話，我胸中究有者般道理否？我說人家作得不是，我自己作事時又何如？卽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仔細去尋他思路，摩他筆路，彷彿腔調；看時就要著想，要是我做者篇文字，必會是如何，他卻不然，所以比我強。先看通篇，次則分起節節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細心體會，方曉得他的好處，方學得他的好處，亦是容易的；心思能如此用慣，則以後遇大小事，到手便不至粗浮苟且。我看爾喜看書，卻不肯用心；我小來亦有此病，且曾自誇目力之捷，究竟未曾子細，了無所得。爾當戒之！子弟之資分各有不同，總是書氣不可少；好讀書之人，自有書氣，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誘之。世之所貴讀書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讀書——境遇苦，——寒士——可

成材也；若讀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我在軍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檢點，總覺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方知陸清獻公詩：「老大始知氣質駁」一句，真是閱歷後語！少年志高奮大，我最歡喜，卻愁心思一放，便難收束；以後恃才傲物，是已非人種種毛病，都從此出。如學生荒疏之後，看人好好文章，總覺得不如我；漸成目高手低之病，人家背後訕笑，自己反得意也。爾當織之！閔鶴子先生處，既送十二金，亦可去得；以其爲縣試前列之師，非甚有異常知遇之感也。丁稚橫先生處，已有回稟來，其赴陝臬時，可往送行，不必送禮！劉克菴送四十金與爾，此間無所聞，當由我處還之。黎壻此間無可位置，可轉達之！浩齋先生所寄胡仙槎在常山辦轉運，大不安靜，每日在外，於公事絕不留

意，已革逐之！浩齋先生館地，此間無處尋覓，來信亦不及復矣！

致孝威（正月初七日餘杭拱溪頭大營）

孝威知之；此間軍事諸順，惟上年臘月廿六日，逼攻賊壘，因歸路狹隘，旁阻兩港，爲賊所乘；致表姪余佩玉帶傷溺斃，將士之傷亡者三百餘人，爲我軍從前未有之事，深爲憂憤！現在海甯州之賊已降，杭城首逆，亦有窮蹙歸誠之稟；餘杭賊，斷難久踞。此關一開，浙之全局可望速好。惟金陵諸賊，頗有由皖浙竄入江西回粵之耗；現已有一股竄陷昌化，恐後此將源源而來，浙江復爲賊藪也。上年秋冬，皖南肅清時，曾商之節相，——咨三緘——請急爭甯國縣廣德州兩處，斷賊去路；渠總以兵力不敷爲詞，廣德久不進兵，甯國賊去已久，並不過問，致此處空缺，爲賊留一去路，實可歎惜！看來春夏之間，戰

事當益棘也。上年冬間，曾囑爾今年二月同余三伯來浙，又有全家來浙之說；今事勢如此，暫可無須前來，——且俟大局完好再議移家赴任爲是——恐途中無可駐足，前途或有警報，致進退維艱也。至囑！至囑！余笏安——佩玉——樸實凝重，爲外家子弟中最有出息者；甫保福建副將，竟爾力戰捐軀，殊堪歎惜！已覓得忠骸，以禮殯殮；俟道途肅清，再送其歸。余三伯處，可以此告之！昨已奏請照副將例，從優給卹，并入祀湖南昭忠祠矣！

致孝威（正月十七日）

孝威知之：爾臘月所寄之信已到；計作此信時，爾已負笈入山矣。爾讀書作人諸事，前曾屢次示知，可時時在意；我方料量我事，不暇分心教爾，爾宜自己立志學好爲是。毋貽我憂！初十日克復湯溪

，十二日克復龍游，兩城首逆，均經擒斬；是日克復蘭溪，殺賊不過千餘，十三日辰刻，金華府城，亦即克復，——三日克四堅城——計共殺老賊五六萬，拔出被擄難民不可數計。摺稿遲即付來。金華既得，則浙江局勢大振，現飭各將先收旁縣，進取紹興杭州，如天之福，或可漸圖蕪事；惟餉事大絀，欠餉至八月有餘，士卒太苦，恐不免有飢潰之日，是爲可憂！知朝廷倚注日隆，體念亦甚至，我自當盡瘁以報；惟將士忍苦相從，始終一致，亦實可念！龍游首逆陳廷香，是豬婆潭人，——距柳莊不過數里耳——僞官至忠遯神將；劉竹亭曾遣李懷英——樟港人——蔣孝貴——蔣家坪人——諭降，竟被殺害，昨克城日，乃追斬之，已有札飭縣，拏其家屬懲辦矣。首逆忠裨天將李尙揚，是湖南安仁人；道光廿九年，入廣西爲匪，與蕭朝貴李開芳李世賢爲死黨，僞官僅

下僞王一等，昨日提訊，供吐甚明，當卽磔之，亦應孥其家屬。此次所辦賊目多湖南人，多湖南咸豐二年被擄從賊之人；在賊中久，遂自忘其爲賊矣。浙江雖只杭嘉湖紹四府未復，而大亂之後，田土荒蕪，人民死喪流亡，幾於靡有子遺；若論復元，則非二三十年不能也。

致孝威（三月十九日嚴州大營）

孝威孝寬知之：所寄信件均到，爾等今歲讀書如何？昨見孝寬與我稟，字畫略有進境，爾母來書，亦漸誇之，或者真知立志學好耶？長一歲，須長一歲志氣，刻刻念念以學好爲事，或免爲下流之歸。家用雖不饒，卻比我當初十幾歲時好一些；但不可亂用一文，有餘則散諸宗親之貧者，惟崇儉乃可廣惠也。識之！劉先生向頗專勤，待之宜厚；我曾教小學生，知先生之難且苦，學俸三節致送，或時其緩急送

之。爾母藥餌不可少，爾輩衣無求華，食無求美，則當用之錢可不致缺矣。此時尚無外事分心，可勤苦學問，勿悠悠度日，最要最要！我在外久不知爾等近來長進何如，心中時以爲念；如天之福，東南大局可以肅清，終當早作歸計，如竟不能抽身，亦當令爾等輪流隨侍前來，故急望爾等趁此閒暇，多讀書也。黎壻無須前來，以此間無可位置之故；時局尚不知何如，浙江尤爲危地，暫不欲子姪之來浙者此也。少雲處不及作書，凡家信皆可給其閱看。近時戰事均順，浙東七郡之地，一律肅清，浙西亦克數縣；浙人以杭嘉湖三郡爲浙西，近因羣賊竄皖南，故飭克菴廉訪越境剿之。前月廿五，本月初一初五初七等日均獲大捷，王鈴峯亦屢捷祁門，惟賊數太多，恐一時急切，難以肅清耳。奏稿寄一分來，一閱便知其詳。

致孝威（正月二日）

孝威知之：爾所寄書，已覽悉矣。山居讀書，得親典籍遠塵囂，樂何如之！此日足可惜，勿悠悠過去也！杭州來援賊頗多，均被擊敗；皖南歙休黟祁，以浙軍得全，士民且爲我蓋生祠矣。創議第一日，卽釀金五百餘兩，人心之可愛如此！洋人遇我處委員至，卽摘帽示敬，平常驕踞之態，漸漸斂戢；俟皖南平，江西景鎮無事，然後大舉以規浙西三郡，卽杭嘉湖也！乃有把握。惟近奉總督閩浙之大命，倚畀日隆，責任日重，而事務日繁，精力日減，深懼無以報也。爾輩聞此，不當爲我喜，當爲我憂。所調吾湘各人，多不中用者；蓋亦聽言之未審。然浙地艱危，人多裹足，本地官紳又無足用者，籌餉諸務，實無頭緒；天下事不難辦，總是得人爲難耳！

致孝威（七月十五日）

前書作後，封定待發，忽患瘧疾，苦不可言，平生未曾抱病如此之久也。見服浙醫藥數十劑，清理溼熱，乃就痊可，然復元則非數十日不能。戰事均順，秋高氣爽，乃能大舉，亦實因將弁兵勇患病之故。此次之病，較上兩年尤甚；以所歷兵燹之餘，兇穢之氣薰蒸所致，又地方荒涼，無從覓醫藥故也。爾輩在家，豈知此苦？余明珊表兄歸，曾寄養廉銀二千四百兩，擬以八百兩買舊祠作通族試館，以千餘兩還少雲山上田價，以二百兩作潤兒娶婦之費，餘留爲家用；渠由大江回湘，大約此書到時，不久即可接到矣。爾可一一爲我經理，族中應做之事甚多，俟廉俸有餘，再次第爲之可耳。宗朝事只不理爲是，美大爹迂腐不通，其來省苦求爾母，尤敢以族衆甚怨爲詞，太無道理。

監生亦不與之，可致意二伯也！

致霖兒（九月初三日嚴州城外大營）

霖兒知之：得七月十三日信，具悉一切。成滌泉既與席研香共事，未便調來；此君膽氣血性，均爲吾所愛賞，惟於兵事則歷練尙淺耳。張世兄兩代同年，其人性情亦介直可取，已咨湖南調之；如無盤費，可由家中先付三十金與伊！江西各厘局已由滌相索回，彼間無可位置；來浙則可。李文學在李世顏幕病歿，已飭世顏有便送其柩回南，歸時我亦當致賻；寒士因升斗之入，送命異鄉，亦殊可憫！惟世顏亦病甚，未知竟能歸其遺蛻否？今歲疾疫，較上兩年爲甚，瘧痢痧症，死者，將士兵勇長夫，合計不下數千；病弱驟難復元者，幾於十之七八。自我而外，薊泉克菴質齋諸君，無不病者，營官哨長，固無論

真；然克藉力保江皖，薊泉攻克富陽，各營於飢病之餘，尙能出死力以誅盜賊；忠哉我軍！我近爲瘡所苦，計五十餘日中，乍涼乍熱，殊不可堪；旬日來始覺稍稍痊愈，亦未嘗服藥，——以從前爲藥所誤故——惟飲饌調補而已。閩浙兵事方殷，而吾以衰年多病之身，勉承其乏，殊爲可憂！爾曹當念而翁之艱難辛苦，勤思保家保身之道，毋貽我慮。聞爾今歲多病，心殊憂迫；思爾一見，而道遠莫致，又以浙江兵燹之後，斷以飢饉，加之疾疫，儼同瘴鄉，——委員物故者甚多——亦不欲爾急來，且俟杭城克復再議。聞爾病根由傾跌受傷而起，見在讀書高坡，常由屋後山礮跳擲而下；不顧性命，祇貪嬉戲，殊不可解。記曰：『孝子母登高，母臨深，懼辱親也。』虧體辱親，不孝之大者，爾亦知之否乎？吾年卅又五而爾始生，愛憐倍切；爾母善愁多病，所舉

由郭意叔復寄各械，想已接得。爾母病體全愈否？聞爾已入山從伯父讀書，山內無塵市之囂，而有弟昆翕聚之樂，讀書樂趣，想已自知領取矣。我處戰事頗順，富陽克復，直逼杭城，祇俟餘杭一克，即可取破竹之勢；劉克菴廉訪，已如布政司銜——轉戰江皖之間，於大周大有裨益。其爲人深知戰事，善察地勢，年來患難相從，極爲勞苦；乃近得其報，渠太翁已於八月卅日病卒，奪情之舉，君子不爲，然金革變禮，實非尋常可一概而論。已疏請——改爲署理——俟軍務略定，給假奔喪，事畢仍回署任，未知得能邀俞允否耳？緩數日，秦參將告假回省之便，當再有信物寄歸，先此寄覽。

致阿霖（十月初九嚴州營次）

阿霖覽之：許久未接爾信，不知家中近事云何？余明珊表伯歸，

一切事件，想已略有端緒，而爾無一字見寄何耶？此間戰事諸順，皖南之賊，或散或降；其入浙者，亦經擊敗。浙軍折回浙江，兵力益厚，先取餘杭，以圖嘉湖；則杭城已成孤注，而嘉湖亦可次第收拾矣。立冬以後，疫氣稍減，刻下擬進駐富陽也。丁叟完姻，聞是九月二日；潤兒婚事已諏吉否？吾念爾甚，能同余表伯來浙一見否？

致孝威（十一月初二日富陽大營）

孝威知之：自爾入山讀書後，曾接爾母兩信，稍釋遠懷；仲肅來，詢悉家中近狀之詳，并得家信，知余三表伯及秦游擊所攜去之銀物，尙未遞到。未知前諭各事，已照辦否？此間戰事諸順，我於前月卅日進駐富陽，距杭州餘杭兩城，均不過六十里；一俟營牆修固，卽往兩處督戰。以局勢論，似一兩月內可以得手。今日接上海報，知蘇州

已於前月廿五日收復，餘賊當逸入嘉湖，其來杭州，與踞城之賊會合，亦在意中；然賊多則心不齊，而糧易盡，亦易與耳。逼賊海隅，合成長圍蹙之，乃一定之局；見在光景，已有十之七八，祇要皖南宣歙一帶，堵禦嚴密，便可徐徐收功。孝寬喜事已諷定何日？家中光景，可詳告之。

致霖兒

浙民死喪流亡之慘，爲天下所僅見；我入浙以後，日坐愁城，目覩情形，幾於泪殫爲河矣！一切賑救之策，皆從無中生有，詎勉圖之，無救十一，方引爲慚恨，積爲悲傷；而浙民與江皖之民，已相與頌仰之矣。十月初七日，祝壽獻繖者麇至，且議造生祠；昨自嚴州進駐富陽，難民老弱，均焚香進酒，其小孩亦合掌牽裾不忍別我。嗚呼此

亦可見民心之未改也！

致孝威（臘五夜富陽大營）

孝威知悉：得十一月十日書，具悉爾母及爾體氣均好，甚爲欣慰。衛生丸極得力，內有參茸，可取服之！秧稜力量較高麗參爲佳，作丸藥服之，亦好藥餌。滋補究是無益，總要自己加意葆練，庶無他慮；「父母惟其疾之憂」一語，時時體玩，是爲至要！杭城不久可復，我意俟復杭城後，爾兄弟可侍爾母同來，稟商爾母，以爲何如？我於移軍富陽後，卽赴餘杭看地勢，調諸營進紮，以攻餘城；前月十七廿四日，兩獲大勝，廿四日一仗，轟斃僞歸王鄧光明，此賊悍極，在諸賊酋中最著名跡，除此一慙，差爲快慰。現在蕪泉已破杭城外各石壘，直搗杭城；楚軍亦破餘杭七壘，賊黨思降者多，看來浙西三郡，或

易歲事。閩中兵事，亦漸得手，惟當慎以圖之耳。我本無宦情，杭嘉湖了妥，當作歸計；惟浙民凋耗已極，當爲謀及長久，以盡此心。思欲流連一年半載，定其規畫，實未知朝廷不遽調離此間否？若閩中，則匪我思存矣。劉克菴，楊石泉，才德俱優；蔣薌泉，才氣一時無兩，幕中多謹飭之士，爾來此孰習，亦長才識。明年來時，有余三表伯照料，亦可放心。我自病後，精氣大減，始衰之年，復元不易；此後當日見衰頹，故望兒輩來此，少爲團聚，以娛我懷耳。

致霖兒（甲子正月十八日餘杭城外大營）

霖兒知之：所欲言者，已寄去一槭，由鹽茶局轉遞，未知接到否？今日已拔隊進橫溪頭，距餘杭數里耳。料理案牘畢，卽當進駐之。海甯桐鄉降後，嘉興亦可收復；杭餘二城賊首亦有乞撫之事，然後患

甚多，故不許也。深陽大股逆賊，由廣德甯國縣竄來，人數甚多；李逆世賢，思由浙竄入江西，旬日以來，布置粗定。惟恐一入江西，則賊勢蔓延，又成不了之局；計今春戰事必急，爾可毋須前來，免我牽挂，至要！至要！我身體尙如常，近服補劑，亦覺得力，猶能竭力爲時局救此敗著。劉克庵廉訪，二月底葬事可畢，已飛請其募勇三千來浙；如賊竄江西，渠可進剿，以防湖南邊界也。所擲陶少雲之項，已告克菴矣。

致孝威（三月初一日餘杭行營）

孝威覽之：兵事自入春以來，諸頗順適；然攻城攻壘，傷亡壯士，蓋以千計。二月二十四日，卯刻，始克杭州餘杭兩城，自入浙以來，六百餘日，無時不在憂危震撼中，得此始有小歇之處；然李逆世

賢，黃逆文金，李逆遠繼，皆竄踞湖州，此兩城敗賊，又將與之合勢，憂未艾也。二十五日，親率各營追賊至瓶窰，至安溪關，奪諸要隘；飭蔣軍速規德清石門，擬逼賊入湖州，合圍困之，不令其闖入他處，未知天意何如？前數日，得奉到廷諭，考績之典，饋備荷褒嘉；恩遇之隆，有加無已，感媿何旣？而曹當益奮勵讀書，爲圖報之地也！

致霖兒

明日當入杭州，眷屬赴浙，須俟全浙肅清，再著人來湘迎護，暫不必急。見在住宅雖頗狹陋，然不失爲貧士美宅。李文靖云：「居第當傳子孫也。」貢院街新置吾族試館，今歲即可經理；大約中棟留安神座，最後兩宅，仍賃人居住，取其歲租以爲修理之費；前棟可留爲

族姓考試住房。二伯父來城，可稟商之！

致孝威（五月二日杭州節署）

孝威知之：頃得爾書，知有外祖母之喪，殊爲痛愕！老人頻年多病，氣血虧耗已久，卒有此變，哀惋何言？爾大舅父聞耗，自當星奔回里，又未知有此盤費否？前得其信，知已得差遣，或張羅較易；我處奠敬，應從其厚，隨爾與爾母酌之，百金或二百金可耳！建坊一事，近無所聞，想必未辦，將來我必任之；但建於縣城，似不如建於鄉閭爲安。我近督師，經過城邑，石坊多遭燬壞者，故有此說，然亦聽汝舅父輩主之而已。貢院街祠屋，如何經理？爾來信總未說及，吾意先建中棟，以便安奉神座；—宜高大與對門之牌坊相匹意以高與坊齊可以避煞耳今歲山向不開須明歲爲之—其前棟應比中棟略低尺許，大

門仍作正向，後棟則略與修葺，爲試館可也。我應得浙撫養廉，擬呈繳萬兩入官，見在兼署，並無半廉可得。其總督養廉，則以之修葺浙撫署矣。大約此項祠屋用度，及外祖母牌坊之費，均須俟明年寄歸也。賀仲肅家中光景窘甚，如家中餘銀，可撥百金，付其少君作家用！自杭餘克復後，戰事俱順；惟因皖南廣德州與甯國縣無兵守禦，致蘇常浙之賊，得由此過皖南以竄江西。曾節相與李中丞，均以縱賊爲速效之著，不得貽誤大局，乃至於此，尋亦悔之，已無及也！見在浙軍已追過廣信，因湖州尙有大股悍賊盤踞未動；而常州丹陽克復後，逆衆均由湖州竄皖，須發兵截勦，故不克以大支入江西。俟湖州事定，我當移駐衢州督勦耳。自上年以來，腹泄之疾，日甚一日，而體更肥大，氣更虛弱，心神志慮，迥不如前。杭餘之克復，拜宮銜黃馬掛

之特賞。惟受恩愈重，圖報愈難，思之惕然！爾輩如稍知我心，當益兢惕自持，免重我憂慮！道途多梗，爾可母來；俟有平靜之日，再遣人來接爾！

致孝威（六月初十日杭州）

孝威知之：所託郭叔遞浙各件，均已收到，知家中平安，足慰遠念。外祖母墓銘尙未起草，未知已否深葬？爾大舅歸家否？前得郭鎬仙信，言其旋里有日，未知爾四姐亦同歸否？粵東盜氣甚熾，素非善地；鹽官補闕甚難，總以歸里爲是耳。外祖母待我如子，從前寒苦時，得外家扶助甚多；數年從戎於外，未獲一奉甘旨，將來建坊之費，自當獨任，前書已詳之矣。劍峯墜田，前以給爾四姐，仍須給之，母聽其辭！余伯何時可來？江西兵事，須俟各路援軍齊集，乃冀

漸有轉機；金陵城內，賊種豆麥，可延數月之命，攻堅本無善策，非俟其食盡不能得手。湖州逆賊，尙多且悍，自五月初十日後，東南兩路，苦戰兼旬，斃賊不少；西路蘇軍克長興，浙軍克孝豐，生擒賊渠偽感王陳榮，軍聲愈振。現在分攻安吉，此城一克，則長圍遙合，湖州可以坐制其命。此處一下，全浙肅清，當移軍衢州耳。時事方艱，吾名位日盛，而精力乃日漸衰頹，正恐無以副當時之望。前江西無事時曾望爾母子入浙，一慰老懷；今江西賊尙未平，自可緩議，卽爾會試之舉，亦可不急！讀書養身，及時爲自立之計，學問日進，不患無用著處；吾頻年兵事，頗得方輿舊學之力。入浙以後，兼及荒政農學，大都昔時偶有會心，故急時稍收其益，以此知讀書之宜預也。爾母書來，言爾兄弟今年讀書工課多荒，此大可慮！家居無酬應之煩，

尙不及時爲學，自甘與世俗庸人等，久之志趣日就汗下，並且求爲世俗庸人而不可得矣！阿潤資質太差，勛同吾猶望其能讀書，爾當督之！待兄弟總要盡其親愛之意，「怡怡」二字，可時體味；勸勉之意，多於訓誡，乃爲得之。軍中溽暑，體常不適；偶值小雨乍涼，書此告爾志之！

致霖兒（七月廿三日杭州）

霖兒知之：前由驛寄去各械，計已收到，爾六月中信亦到矣。金陵克後，大局漸定，惟湖州賊數尙多，苦與官軍鏖戰不休，而江西逆賊，敗竄新城南豐，有入閩竄粵之勢。閩省西面與江西接壤，處處皆虞竄越；滌相立意驅賊入粵，爲苟且之計，不知此賊入粵，則黨羽蜂起，應貽害無窮，福建江西湖南廣西之禍，殆無已時，此亦氣數爲

之也！上年我兌仁先墊銀五百兩，給徐故令台英，及爾汝充大舅，訂由湖南兌撥郭意城處；今特遣袁升帶歸，驗收後可以原封交去。爾屢函欲赴浙，可請余三伯同來，來時須募勇夫二三十名來營，以便途中照應護送，——自江西至浙沿途皆有游勇劫掠宜慎之——此件即請余三伯照料。發去銀五百兩，交袁升帶來，以爲募勇雇夫及沿途盤川之費。爾三品蔭生照，已領到寄來；如明年由浙會試，可就便考蔭，須速由縣起文。——可於會試起文之便著人赴縣遞呈守候文書投藩台衙門庶領容捷速一切請意城叔託其照拂可也房費不可省——美大爹監照付來可交去，囑其勿管地方閒事！少雲光景，原可不必作官，爾大姊不知外間作官苦楚，一意慾息，將來必有懊悔不及之日；前爲致信籥翁，今將其回信給閱，聽其自打主意。所需燕窩，今先買五斤送來，餘再續

寄。族中苦人太多，苦難普送；擬今歲以數百金分之，先儘五服親屬，及族中貧老無告者。爾可稟知二伯父酌量！其銀下次卽寄歸可也。二伯處送銀二百兩，已交袁升帶來。

致筠心（七月廿三日杭州）

筠心夫人知之：初擬江西路無梗阻，卽接眷來浙；現在江西賊雖敗竄，大有竄聞入粵之意。閩中無可恃之將，可用之兵，將來仍須前去督辦；只候潮州賊蹤竄走，卽當出省，故不欲接眷來也。霖兒五年不見，可令其與余三伯同行；付來銀五百兩，作雇護勇長夫之用。手此，卽問近好！

致霖兒（八月初六夜杭州）

霖兒覽之：接七月初十日書，具悉家中安好，新得一孫，足慰老

懷；是月克孝豐，可名之豐孫，所以志也。乳足則無須雇用乳母，不可過於愛之；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號聲不絕，臍爲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爲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猶如聞其聲也！爾生時，吾家已小康，亦未雇乳媪，吾蓋有念於此。少雲欲以第六女配豐孫，爾母欲俟十歲後再議，此甚有見；十歲後男女俱長，吾如尙在，當爲訂之。王叟入學，最爲可喜；爾伯父望子甚切，而王僅中人之資，得此固可塞責耳。試館明歲可改造，義學明歲可舉行，究竟需錢若干？如何規畫？爾來書不一言及何耶？義學之外，尙須添置義莊，以贍族之鰥寡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贍！帶兵五年，不私一錢；任疆圻三年，所餘養廉，不過一萬數千金，吾尙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則存者不過數千兩已耳。

浙事了後，當赴閩一行，以一年度之，尙可餘廉泉數千，當欲請覲北上，卽決計乞休耳。約略言之，俾爾知自爲計。爾意必欲會試，吾不爾阻，其實則帖括之學，亦無害於學問，且可藉此磨礱心性；祇知八股一種，若作得精切妥愜，亦極不易，非多讀經書，博其義理之趣，多看經世有用之書，求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無疑於心也。爾初學淺嘗，固宜其視此太易；今歲并未見寄爾文字來，閱字畫亦無長進，可見爾之不會用心讀書，不留心學帖，乃妄意倖博科第，以便專心有用之學，吾所不解。曾記馮鈍吟先生有云：『小時志大言大，父師切勿抑之。』此爲庸俗父兄之拘束佳子弟者言也；若爾之性質，不踰中人，而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學，自不得以此例之。且爾欲爲有用之學，豈可不讀書？欲轟轟烈烈作一箇有用之人，豈必定由科第？

汝父四十八九，猶一舉人，不數年位至督撫，亦何嘗由進士出身耶？當其未作官時，亦何嘗不爲科第之學？亦何嘗以會試爲事？今爾欲急赴會試以博科名，欲倖得科名以便爲有用之學；視讀書致用爲兩事，吾所不解也。大約近日頗事游嬉，未嘗學問，故不覺言之放曠如此。爾欲由湖南赴京，亦聽爾之便；吾以五年未見爾，故欲爾來浙，卽由浙進京。已遣袁升帶銀歸，并請余三伯挈爾同行，此信約月底可到，到時爾自定主意！

致孝威（八月十七日）

孝威覽之：前遣袁升帶信件歸，後又寄信一函，由驛遞郭意叔處轉交，計到在袁升之先也。湖州廣德安吉賊數十萬，傾巢向竄；浙軍不居復城之功，而以追賊爲事。又調黃提督劉總兵劉副將迅由江常拔

赴淳安，節節截勦，斃賊數萬，溺死無算，解散投降者，復又數萬。擊斃首逆偽堵王黃文金於甯國，偽借王譚體元於威坪，偽昭王黃文英於威坪，蜀口大小頭目之被擒斬者，殆以千計；奪騾馬二千餘匹，偽印七八百顆。惟偽幼主及李遠繼見尚逃匿荒谷，賊尙四五萬，已飭諸軍竭力兜剿；大約旬日內必可全股殲除，而東南始云肅清矣。前諭爾九月同余三伯來浙，家眷可無須來，因道路多梗，我之行蹤難以遽定。故今江西大致已可肅清，而浙皖肅清在卽，我意仍是挈眷來浙爲是。爾稟知爾母，可早爲料理爲要！住宅卽交何三看管，爾三姐四姐如須在省住，卽交其居住亦可，書籍木器及笨重之物，均查明開單，交其照料。鄉下租穀，除完糧外，概交兩姐分用亦可。我衣服均未帶來，其蟒袍貂褂朝珠可并於此次便帶之。九月內再有信來，信到卽可

起程，到此當在十月；爾過年後由此進京會試，亦不嫌遲也。

致孝威（十月二十九日富陽舟中）

孝威知之：日昨送我，舟中人客嘈雜，未及一一詳示，然究不知兒之能遵吾教否？又不能已於言。今日至富陽，酬應較少，乃書此寄之。兒此來，原擬令同住數月，始遣北上；不意閩中事急，不能不舍兒以去；吾既去杭，兒亦宜及早北上。道塗多險，游勇剽掠爲患，蘇常鎮揚一帶，時有戒心，兒未知遠行之難，世事之壞，一切皆宜詳慎，不宜粗率鹵莽，以貽余憂！近日察兒舉止，多有輕率之處，多由閱歷未深；如由弋陽至廣信時，正值湖州餘孽敗竄，兒放膽徑過，雖幸無事，然爾父亦數夕不能安臥矣。藉使在長沙時，少緩行期，俟予信至就道，豈不安穩耶？爾抵杭後，閒譚日多，讀書日少，言動之間，

童心未化；雖無大謬可指，卻無佳處可誇。窺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此在尋常子弟亦不爲謬，然吾意卻不以此望兒也。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備嘗辛苦，至晚歲事權到手，乃有建樹；未聞早達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發舒，人事非歷練不能通曉；孟子「孤臣孽子」一章，原其所以達之故，在於操心危，慮患深，正謂此也。兒但知吾頻年事功之易，不知吾頻年涉歷之難；但知此日肅清之易，不知吾後此負荷之難。觀兒上爾母書謂：「閩事當易了辦」一語，可見兒之易視天下事也。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又曰：「臣克艱厥臣。」古人建立豐功偉績，無不本其難其慎之心出之；事後尚不敢稍自放恣，則事前更可知矣。少年意氣正盛，視天下無難事；及至事務盤錯，一再無成，而後爽然自失，豈不可惜！頃於舟中見

李雲麟奉特旨撤去四品京堂，益用傲揚；以李爾蒼質地之羹，何事不可爲？只緣言之易行之樂，遂致草草結局；假令潛心數載，俟蘊蓄既裕而後見諸設施，豈遽止於此？兒當引以爲鑒也。至科第一事，無足重輕；名之立與不立，人之傳與不傳，并不在此。兒言欲早得科第，免留心帖括，得及早爲有用之學；如其誠然，亦見志趣之不苛。然吾不能無疑：科第之學，本無與於事業，然欲求有以取科第之具，則正自不易；非熟讀經史，必不能通達事理，非潛心玩索，必不能體認入微。世人說八股人才，毫無用處；實則八股人才，亦極不易用。明代及我國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從八股出者乎？羅慎齋先生，以八股教人，其八股亦多不可訓；然嚴樂園先生從之遊，卒爲名臣。嘗言：得力於先生，在一「思」字。蓋以慎齋教人作八股，必

沈思半日，然後下筆；其識解必求出尋常意見之外，乃首肯也。今之作者，但知塗澤敷衍，揣摩腔調，並不講題中實理虛神題解題分章法股法；與僧衆誦經唸佛何異？如是而求人才出其中，其可得哉？兒從師學時俗入股，尙未有成；遽望以此弋取科第，所見差矣！至謂「俟得科第後再讀有用之書，」然則從前所讀何書？將來更讀何書耶？如果能熟精傳注，則由此以窺聖賢蘊奧，亦復非難；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入股自入股，學問自學問。科第不可必得，而學業迄無所成，豈不可惜？試細思之：至交游，必擇勝我者；一言一動，必慎其悔，尤爲切近之圖，斷不可曠言高論，自蹈輕浮惡習！不可胡思亂作，致爲下流之歸！兒當謹記吾言，不復多告！

致孝威（乙丑正月初一日延平行營）

孝威知之：爾在清江浦所寄一信，已由薊泉方伯遞來，其寄爾母書，亦附驛遞去，計程當於臘底抵都，路途想均清吉。原飭爾卽住夏芝芩處，可免會館嘈雜，及別寓孤寂，諒已安榻夏宅矣。日間潛心讀書寫字作試帖，須自立工課，有恆無閒，自有益處；意念宜沈靜收斂，所有妄言妄動，須日一檢點，能自知有過，則過亦少，知有過而漸知媿改，則業自進。吾家積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乎國家重寄，忝竊至此，嘗用爲懼；一則先世艱苦太甚，吾雖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嘗有先世所不逮者，懼累葉餘慶，將自吾而止也。爾曹學業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規益之言，少入於耳，易長矜誇之氣，懼流俗統袴之習，將自此而開也。爵賞之榮，兩疏固辭，尙未蒙鑒允，自不敢再有陳賡；然憂患之念，日積懷來矣。聞事敗壞至極，所憂

者不僅軍政之不修，武事之不競；而在民風之不正，吏治之日偷。自人閩以來，所見所聞，無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頹敗氣象；縱此時無巨股闖入，亦必趨於危亡。蓋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綱墮紐散之虞，非一時所能整頓也。中丞老而妄，方伯庸而專，均非從前意想所到；一省之大，無一卒之恃，一月之儲，所藉以勉強支持者，惟浙軍之二萬三千人，及浙餉每月十四萬而已，豈不傷哉！土盜伏草，行劫結會，從亂者處處皆然；吾駐軍延平，前後數十里間，白晝搶劫之案，幾無日無之。數日後分兵四出掩捕，斬殺數十名，風乃稍息；然聚則匪而散則良，東捕而西竄者不知凡幾。高黃兩軍之進漳州，由省會興泉經過，處處皆須預爲購辦柴草米鹽，臨時無從買給；紮營盤亦須租價，否則聚衆持械，不與賊鬪而先與官仇，嗚呼！此獨非三代之民

與？而乃至此！上失其道，民失其本心，匪伊朝夕矣！吾何修而能戡此亂解此劫乎？賊數本十數萬，入閩後而閩粵之從亂如歸者，又不知其紀；幸聞浙軍至，頗有震懾之意，將覓路他竄，欲求聚而殲之，勢有不能矣。非入江西，卽入粵東；毛寄雲沈幼丹空有援閩之議，恐將來仍須聞之往援耳！此等議論，切勿出口，徒招人怨，至囑！至囑！潤兒信來，十一月十五日舉一子，吾命之曰建孫，爾母聞甚健。入閩諸軍，克庵小挫後，旋亦復振，餘俱平適；惟劉簡青患癰甚重耳。

致孝威（正月二十八日）

孝威知之：爾去後，只接得途次一信，計臘前可以抵都，未審能服水土否？芝苓處能容下榻否？覆試何日？考廩何日？得爾母書，知應照已託徐八兄同年帶京，想亦接到？會試後在寓讀書寫字，勿時出

外！爾年尙少，正立志讀書之時，非講交游結納時也。同人讜集時，舉動議論，切勿露輕浮光景！勿放浪高興！——少應酬爲要——時時提起念頭。檢點戲言戲動，內重則外威，而過自寡矣。辭伯爵第二疏，未獲蒙俞允，不敢不謝覃恩；然自慚德薄能淺，無以仰承此恩眷，析薪未克，負荷更難，正恐漸流入紈袴一類，墮吾家寒素耕讀之風。卽如閩省泉州一郡，五等之封均有，今之能世其家，號稱無忝者，曾幾人耶？言及此，爾當引以爲懼，不可高興，以重吾過！閩中兵事尙無他，所苦在本地無一將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風，竟類敵無可下手處；譬猶病人，食息如常，而敗證已具，急切莫從施治。現駐延平，擬俟南陽龍岩兩處賊蹤竄動，再相機截擊，一面進剿漳逆也。會試榜後，趁天氣清和，早作歸計；須探看何路平穩，卽從何路取道。言歸兩座

師處，代土儀送去後，恐不免有向借之事；可問芝岑酌量應酬！自己刻厲，省出銀錢以奉師長，亦子弟當然之事也。三日作一文一詩，每日寫大卷三開，白摺二開，切要自定功課，有恆勿間！手此交摺弁寄汝，可寫回信付來！——家中常有信來爾母以下均好無須念之——

致孝威（三月十三日延平大營）

孝威知之：接爾抵都後兩書，知爾途間安吉，抵都後用功如常，深慰我懷。芝岑勤慎持正，爾在寓可多受教益，諸凡請其指示，可少差誤！酬應既繁，須時時留心檢點！言動之間，斷不可稍形縱肆！昨見福建摺弁賚回致徐中丞書，我以爾所寄家信在內，故徑自拆視；見字畫草率，多用行禮，稱謂款式，均不妥協，殊爲不取。樹人先生，年已七十又四，較我長二十歲；我雖同官，尙時存謙遜之意，爾致信

宜用紅單小楷，外用全書，上寫愚姪，如照都中款式，即用大單片亦可。初次通信，尤宜加慎，豈可任意草率失敬禮之意？豈惟致書督撫宜然，即凡同鄉外省與我同官者有交情者，爾均宜執子姪之禮，不可稍形倨傲！不獨世故宜然，即論讀書學禮，亦應如此，自卑以尊人，敬父執之道，尤所當講也！此後遇有必須通信之處，均宜自降一格，斷不可稍有亢踞！行書並未學習，即可不寫，亦藏拙之道也。有人求寫信寄當事者，都宜謝絕，以向無往來，或奉嚴諭不准預聞外事謝之，人亦不怪。總之，一舉筆，即慎十分敬慎，免留話柄，免招尤悔。從前周克生因致書石黼庭先生，說湘潭公事，即致于嚴譴，並累及石芳先生，由侍郎降編修，可爲前鑒，切當慎之！又慎考蔭事，一切問之芟，自當不錯。見在試事將畢，此差到京，已在榜後，恐爾

已出京矣。芝苓家用太重，景况頗窘，爾擬留銀贈之，似非百金不可，不知行資數否？如不敷，則應由此間補寄，茲乘差便附寄百兩交芝苓；如爾已致送，則此項卽存之芝兄處作別用可耳。閩中戰事尙順，惟賊數尙衆，洋人勾引多方，非入海卽竄粵，此數月內，戰事當益急；我因賊勢雖蹙，賊蹤未定，故仍駐延平伺察。楊和貴簡桂林各在湘帶五百人來，合之現在各營，有三千勁卒，可打好仗也。周壽山吳桐雲張聽庵均已赴省辦事，釐稅軍需兩局，可以分勞；惟吏事則貪庸者多，尙難整理，軍政尤不可問，是爲焦煩耳！胡雪巖人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辦賑撫，亦實有功桑梓。外間因請託未遂，又有冒領難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有蜚語之加；我上年已有所聞，細加訪察，尙無其事。至

其廣置妾媵，乃從前杭州未復時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後人疑其淫。」謂其有自取之道則可耳。現在伊尙未來聞，我亦未再催；爾於此事既有所聞，自當稟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議論。手此卽由摺弁之便付爾，爾當知之！

致孝寬(五月二十一日漳州行營)

孝寬知之：許久未接家信，亦未暇寄字回湘，想眷集各吉也。哥哥考蔭引見後，特蒙天恩加賞主事，已具摺專弁謝恩矣；並因旅費缺乏，酌量寄京矣。閩中兵事順利，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府城，次日克復南靖縣城，而漳浦雲霄平安詔安各廳縣，均以次克復；——全境肅清——計侍逆一股十餘萬，除窮蹙乞降外，悉數殲除。丁逆太陽一股，亦因窮蹙乞降；惟汪逆海洋屢經剿敗，尙復鴟張，其悍特甚。各軍擬

悉數追剿，無如閩邊米糧匱絕，且山谷阻深，饋運極難，約須費米一石五斗，然後可運一石，——每石價須八九千——各軍一粥一飯，尙有間斷之時。目覩情形，極爲焦灼！王鎮開琳於前月二十二日爲汪逆所乘，損失八營，爲頻年未有之事；——所部丁長勝在永定之獵射坳失事，丁本良將因江西所募新湘營不能戰且米糧正乏子藥已盡被圍兩日夜而陷——幸劉克庵分所部，及康道國器所部，奮力援勤，立解重圍。現已檄王鎮帶老湘營回贛防勤。汪逆志在竄江，我軍分路追勤，越境恐爲江西之患，——鮑超一軍叛卒已到江西——亦將波及湖南也。計竄閩之賊二十餘萬，今勦贖數萬，諸將士殫力盡心，可謂至矣！而猶贖此逆未及殲盡，殊不放心，仍當竭力圖之耳。手此諭悉，並呈爾母閱之！諸軍追賊過上杭，我已於初十日移節漳州矣。爾輩欲赴閩，須打聽江西無

賊乃可；總須先發信，以便遣人迎護！

致孝威（閏月初七日漳州大營）

孝威知之：許久不得爾書，頗爲系念。閩事諸順，全境肅清，見駐漳州，調兵入粵，仍勒兵境上，伺其竄入江西，則急起截之，兼防其竄湘之路。諒諸逆或誅或降，僅止汪逆一股，已不成氣候，或可了也。爾榜後已分何部？少年新進，諸事留心考究，虛心詢問，藉可稍資歷練，長進學識；切勿飲食徵逐，虛度光陰！每日讀書習字，仍立功課，不可曠廢間斷！聞王老師清儉耐苦，人品心術，甚爲人莫及，爾可時往請其教益，總要擺脫流俗世家子弟習氣，結交端人正士，爲終身受用，勿稍放浪，以貽我憂！時政得失，人物臧否，不可輕易開口！少時見識不到，往往有一時輕率，致爲終身之玷者，最須慎之又

慎！直東軍務方殷，南歸道梗，且俟秋涼，再理行裝，歸時仍以取道浙江爲便。今日接家信，爾充臬及黎璿，聞於四月廿六日起程來閩；然必江西無警，乃可行也。前由閩省銀號匯寄八百兩，爲本縣公車程儀及應酬之費，想已接得？

致孝威（七月初一日漳州大營）

孝威知之：接閏月二十一日信，知已安抵家中，途間均順，至爲慰意。先兩日甫得爾都中四月晦日書，正以爾盤費少，直東軍務正急，頗爲懸系，今竟安然無它也。會試不中甚好，科名一事，太僥倖太順遂，未有能善其後者；况所寄文稿本不佳，無中之理乎？芝岑書來，意欲爾捐行走分部，且俟下次會試再說；我生平於仕宦一事，最無繫戀慕愛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我

一書生，忝竊至此，從枯寂至顯榮，不過數年，可謂速化之至！絢爛之極，正衰歇之徵，惟當盡心盡力，以上報國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應做之事，爲爾等留些許地步。爾等更能蘊蓄培養，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學，則詩書世澤，或猶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滅殆盡也！世俗中人見人家興旺，輒生忌嫉，無所施，則諛諂逢迎以求濟其欲；爲子弟者，以寡交游絕諧謔爲第一要務，不可稍涉高興，稍露矜肆！其源頭仍在「勤苦力學」四字，勤苦則奢淫之念不禁自無，力學則游惰之念不禁自無，而學業人品乃可與寒素相等矣。爾在諸子中，年稍長，性識頗易於開悟，故我望爾自勉以勉諸弟也。都中景况，我亦有所聞，仕習人才，均未見如何振奮，而時局方艱，可憂之事甚多；外間方面亦極乏才，每一思及，輒爲鬱鬱！爾此後且專意讀書，暫

勿入世爲是！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閒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目今人稱之爲才子，爲名士，爲佳公子，皆諛詞，不足信；卽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極無足取耳！識之！六年不見爾母及爾曹兄弟姊妹，又兩新婦兩孫，亦時念之。惟現在汪逆入粵後，兇焰尙張，其警意在竄江西，另尋生路；眷屬來閩，必從江西取道，暫可緩之！俟賊蹤有定，再由此間派人來接；將來恐須由長沙雇船到九江湖口，換船至江西廣信府之河口，由陸路赴福建之崇安，雇船到福建省城，方爲妥便也。——此路游勇士匪無處無之來時須帶勇士百名防護——潤兒今歲原可不應試，文，詩，字，無一可望，斷不能僥倖；若因家世顯耀，竟獲僥倖，不但人言可畏，且占去寒士進身之階，於心終

有所難安也！爾母於此等處，總不能明白，何耶？前接爾信，索銀甚急，已託周壽山由福建銀號匯兌紋銀八百兩交芝芩收轉交爾用，想芝芩早已接得；除還借項二百兩外，當以二百兩送綿師，二百兩送芝芩，餘卽留芝兄處應酬各項。

致孝威（八月十六日漳州大營）

孝威知之：接爾七月十五日信，知爾母及姊弟等亟欲來閩省視我原擬將賊事了安後，道途安靜，乃遣人前來；以來路必走江西，正汪逆注意欲竄之地也。現在康道於粵境疊獲勝仗，粵賊就撫甚多，汪逆已帶傷入鎮平城；高黃劉於八月初二獲大捷，初九夜賊棄城而遁，現飭緊追。然一入粵境，則步步落賊之後，專靠劉克菴一軍攔頭；將來湘省邊界，恐不免受其害，已檄咨劉克菴帶各營由江西安遠信豐南

安邊界相勢截擊。如不能遇賊，則力扼桂陽，若賊已竄入桂陽，則并力郴州也。眷屬可雇船由長沙岳州至九江湖口入鄱陽湖，溯流至省城，換船至河口；——鉛山地界大船尙可到——到河口後，起旱過山，至福建崇安上船，——盡是裝貨小船——下水抵閩省，途間宜加意慎重，如有安實健勇，可雇數十名——亦須派十長總哨——同行；到河口後過山，有三日旱道，路尙大，惟家眷行走不易，屆時當派差官帶數十勇丁前來護之。司馬橋住宅，即交安人看管亦可；書籍家具，須一一查點存記，免他日歸來無停頓安置處也。少雲病似不輕，爾大姊聞眷屬赴閩，未免孤寂，亦無法。致之大舅，及黎壻，已由閩省到漳州大營，尙平安無他，惟無可位置耳。十八日，當著袁升李發，回湘接眷；莫一李貴，不可用，已斥遣之矣！——江西中丞已換劉峴莊，過南昌時，可往拜

之！——謁時便探賊蹤請派戈什哈兩人照料過境——

致孝威（八月二十五日漳州）

孝威知之：十五日一緘，由驛遞去，計已接到；十八日袁升李發歸，又寄一緘，大約九月杪始可接得。閩軍克復廣東鎮平後，四獲勝仗；江西平遠獲一勝仗，——席軍——霆營叛勇黃矮子，偽佑王李遠繼，偽平東王何明亮三大枝，皆勦散殆盡；惟汪逆一股，尙未受大創。高劉廉躡蹤緊追，但令粵東有兵攔頭，尙可收夾擊之效。賊意直注南韶以入湖南，桂陽宜章邊界，已請克庵率所部由安遠信豐南安以趨桂陽，當可趕上；江西各邊，兵力甚厚，劉峴莊中秋前後履新，必能布置也。郭叔如何布置情形，未見一字；昨克鎮平，亦未見粵東一卒一騎相助，不知其何說也？來時多買土布帶來，此間布少價貴故也。

致孝威（新正二日）

孝威知之；得二伯書，知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啓程，爲風所阻，十餘日尙在湘陰，未知何日得安抵章門也？在漳州時，以奉節制三省之新命，固辭不獲，將有粵東之行；遂請舅舅及爾民攜銀到河口來接，如未至河口，卽赴章門暫租公館小住。得爾民及舅舅來書，十一月十八日，由閩省動身，計臘中可到江西矣。我自臘初入粵，適所調各軍齊至，十二日進紮州東十餘里一帶，汪逆傾巢來撲，一戰斃之；是日諸軍盡力攻擊數十回合，至收隊時，乃得殪此巨逆，諸將皆云：數年以來，僅見此惡仗也！汪逆旣斃，羣賊洶洶，急欲逃竄；我卽飛催各軍速進，以合長圍。十七日鮑軍始進州西北三十里之相公亭，十九日席軍始進大坪，二十二日粵軍始進長沙墟；賊卽於是夜二更，傾巢

而走，閩軍孳食急迫，鮑軍亦至，二十三四連日斬擒數萬，收降五六萬，二十五日，高果臣獨追至大田，生擒首逆胡瞎子以歸。此股全數蕩平，賊首賊目，一叛勇黃矮子歐陽暉亦均授首——誅斬數千，無一漏網，而後東南長髮之局始結；擬將降衆料理妥貼後，將各軍分別撤留，卽由此回閩矣。郭叔迂瑣如故，不足與謀；此方土匪遍地，非良吏猛將錯落布置其間，不能望其改變也。我近甚衰憊，不任煩劇之任，亦頗厭兵事，故急思脫身；暫將閩事了妥，漸作歸田之計。爾等可奉母速來，一慰六年離悰也！

致孝威（新正二日）

孝威知之：嘉應州踞逆全股蕩平，東南大局底定，首逆擒斬淨盡，餘賊無一漏網，此軍興以來未嘗有也！現擬將降人安置妥協後，卽

回旆閩省，大約二月中旬可以到署；茲遣勇丁前來送信與爾，並探爾行抵何處？如尚在章門，可寫家信請峴莊中丞排遞來閩，以慰懸盼！可轉稟爾母及舅舅知之！來閩時過河口，沿途可發信，交周壽珊轉遞也！

致孝威（二月十四日興化府廨書）

孝威知之：昨得爾信，尙未啓行，仍俟後命，豈前信不足憑耶？不解！不解！今日行抵興化，約十八日可回省署，急盼爾等速到，以慰遠懷！爾母脚氣偏又舉發，未知已就痊未？老年血氣虛憊，難望斷根，且俟到署後，延醫調治爲妥；肝鬱之說不足信，想是肝虛耳。如已在途，亦不必催程；緣水路灘高且多，必須舟人相酌也。

致孝威（二月二十日督署）

孝威知之：昨一紙由峴叔處轉遞，當已接到；十八日回省，十九夜忽接建安縣稟，齊匪猝陷崇安縣城，此地爲江閩衝要，亟發各軍速勦，並飛咨江西浙江矣。爾等如尙未動身，得此警報，自己暫停前進；倘已成行，亦須折回江西省寓，免受驚恐！眷屬累贅，斷不可冒險前來也！可轉白爾母爲要！專勇回後，迄不得爾一信，殊爲懸懸！接此諭後，卽詳寫一信來！

致孝威（二月二十五日）

孝威覽之：十八到署後，兩次寄信，不知均到否？崇安於十五日突被齊匪陷踞，二十日建陽亦復不守；齊匪無甚伎倆，初起人數不多，無如各軍凱旋後，均屯駐汀漳各處，一時難以應手耳。看來須旬日外乃可辦理。爾等可稟告爾母，且安住章門，俟此事了妥，再派人

帶銀來接，緣此匪起於江西之封禁山，——廣信鉛山等縣——過山即崇安轄，爲來時必經之道，故不宜孟浪也！特專快足前來送信，可詳寫一信來！——上下若干人每日須用若干——來足已包定十三天到江西，十三天回閩共銀十元，由此間付之；爾賞一二元即穀，不必多耳。

致孝威（三月十四夜）

孝威知之：前月二十五日曾寫一信，由閩省信腳遞來，——限十三日到計初九日已得閱矣——告以崇安道梗，眷屬緩行之故，想已接得。
○癘匪起自江西之封禁山，——鉛山上饒交界——蔓及閩之崇安，二月十五日，突陷崇安，二十日連陷建陽；幸我於十八日回閩，人心不致騷動。
○二十三日賊見延平官軍至建甯，傳言大兵凱旋速集，賊乃退回崇安；適黃芎岩軍門全軍——檄赴浙提任——二十三日抵邵武，聞警即出屯界

首。二十六日賊回崇安，一聞大軍將至，卽夜又遁東北鄉之大渾嵐角；二十七日芎岩分軍到崇安，次日到大渾，次日剿嵐角之賊，得獲大捷。賊由岑陽關出竄江西，芎岩分軍星夜躡剿，比及石塘，又獲大捷；賊之漏逸者，不過數十，而江西鉛山河口一帶之民，遂不敢動矣。現派張聽庵太守樹莢帶楚軍新中營駐崇安，飭朱游擊光斗帶親兵後哨署崇安游擊；而芎岩一軍，仍分駐鉛山崇安，俟江西有軍來，再行赴浙。爾等久駐章門，甚爲懸系！現在道路肅清，自宜及早來閩；茲特雇信足前來，并附蔚長厚信行會票千兩一緘，爾可著人持緘去取，以作盤費。我又派左右翼親兵四十名，交副哨官彭清河宋永年帶至河口迎護；船到河口，伊等必已在彼等候，可與魯傑三等同伴同行。過山抵崇安，我已派武巡捕潘守備喜在彼雇船等候，已交銀二百兩，作雇

船之費；由崇安至建甯均是小船，到建甯後換大船晉省，一路仍須細心打聽，萬勿孟浪爲要！其由江西省城到河口一帶，劉峴莊曾有信來云：「飭礮船護送。」自然穩妥，惟係上水不能快耳。中間過山，——作四天行走——最爲辛苦；抵崇安後，河道甚小，水淺灘高，須雇熟習舵工乃好。潘巡捕自當妥爲照料，途間最宜謹慎小心，切勿大意，千萬！千萬！親兵口糧，已由此間發足，毋須另賞！

致孝威

信足限十二天到江西省城，十二天回福建，腳價祇十元，如能如限速到，隨爾酌賞，須於回信註明！接此字後，與爾母商量定妥，卽詳寫回信，以便信足速回也！外匯票一紙，信一緘，并附。

致孝威（十月十九日建甯行館）

孝威知之：十九日行抵建甯，水陸均好；惟早行觸寒，忽發腹泄；大約需二三日調理，即復元耳。潘鄭兩巡捕，一路服侍小心；潘送至建甯令歸，鄭則尚須至河口也。無風雨之阻，約二十七八可抵河口；爾等明正西旋，仍是船至崇安爲省事。手此問爾母好！

致孝威（二十七日）

孝威知之：二十七日行抵河口，一路順平，別無阻滯；師行靜肅，官民無擾。我腹泄已愈，年來元氣漸耗，脾尤虛弱，擬買「全鹿丸」試服。何如？如稍有效驗，到京後當買鹿茸一具作丸藥也。年賞可照中秋節開給，潘鄭兩巡捕，則已由此間給賞，無須再給矣。住署之勇丁，可每人給番一元壓歲，什長倍之！明年回湘，可由水路直至崇安，起早三日到河口，惟先須雇船耳！昨到崇安，查驗令賬簿，爾等來聞過縣

境時，渠實賠錢二百三十餘千，已清給之；凡事要細心經理，不可全信別人！卽如此事，若不查箇明白，必翻疑縣令之謊說矣。別人只知敷衍外面好看，不管人家有苦難說；卽此一事，可知做官之難，可見別人不足靠也！我意趕到漢口過年，不知能否。天氣久晴，今日始微雨，恐以後難望晴暖耳。周壽珊已奉特旨開延建邵缺，署藩司，自可卽行；惟閩撫一缺，不知是簡放何人？劉克庵書來，極言母病難離，大約是不高興之故；我已回信，請其仍募勇到漢口，諾其具奏開甘泉缺，未知臘底能趕來漢口否。舊部來投者極多，聞河口尙有數千在彼等候也。相侯奏請開缺註銷封爵，雖未獲蒙允行，然慰留之詞寥寥，兩湖亦似站不住；看來數月內必有一番舉動，偌大世界，能勝督撫者，竟不可多得。古云：『封疆危日見才難。』不其信乎？在署讀書

寫字，少出外應酬。切囑！切囑！

復景橋二兄書（十二月十一夜王家渡舟次）

昨抵章門，遣石清攜匯票八千兩，以六千金捐入湘陰作義舉，以一千五六百建試館，餘以買史坡墓田；閩浙廉銀用盡，一留三千兩作家眷回湘之資——此八千，乃預支陝甘廉也。所以急爲安置者，五十外人，且有萬里之行，了一件卽是一件耳。輪船爲救時急著，慘澹經營，幸蒙俞允；西行則車營屯田，又須從新布置，此皆舊病舊方耳。兄前以屯田爲問，孫侍講所議，弟未見過；大約是指腹地兵燹之後而言，意在節餉耳。見在江浙兵後，田土荒蕪多而且久；招墾可行，而開屯不便者，爲其有主無主，多有錯雜，兵民雜處，最難相安。一有要地應屯兵之處，問田無多，其間田最多者何能且戰且耕——且一營之人，

分布十里，數十里，難於照管鈴束耳。弟昔在嚴州，以兵荒米貴，故曾力爲此；而其用心，則專在救饑民，故有軍士耕種甫畢，忽地主出認者，并有荒至三年之田，臨收穫時，地主向分租者皆一概許與令軍士弗與爭論。故拔營向富陽餘杭時，孩童婦女數百，皆環拜泣謝而去；其餘各災區，則止借與籽種牛力——均由溫台買來浙西則無一牛也傷哉——并分三等發賑，令官委之，耐勞苦有實心者，於發賑時勸相之。——見在浙中吏治爲東南最則皆此等人才也——每縣十餘元，或米穀數百石而已；此僅可謂之勸墾，而不得謂之屯田也。至關隴則地多平衍，人民死亡過半，回產既無人耕牧，漢產亦多荒蕪；向時稻米二十餘文一斤，麥麵十餘文一斤者，今貴至一錢內外，且無從購取。若不開屯，則立虞饑潰；人之糴糶，馬之芻豆，舉待給於數百里千餘里

之外。戰何以戰？守何以守？自古邊塞用兵，無不以興屯爲守務者此也。——趙壯侯屯田三奏尤爲中肯——前此弟在浙閩，適蒙朝廷垂詢及之，遂以軍營屯田兩事對答朝議，於軍營尙以爲然，屯田則置之不論；茲乃悟其必如是而後西事始有入手處，亦緣疆臣號饑之章，層見疊出，無以應之故耳。否則鮮不以爲迂矣！自奉西征之大命，自限四十日料理閩事而後卸篆，發摺三十餘件，片四十餘件，心力爲瘁。癸姪爲吾寫摺，亦無輟筆之時；已倩人錄副稿歸，兄取視之，當不嗤其妄也。近得閩中家信，得兩女孫；弟婦本擬臘月回湘，弟屬以俟明正乃行，蓋冬盡水涸灘高，艱阻萬狀也。乃閩中士民，則盼其重來；而昨日途中奉到寄諭，則亦謂俟甘事底定，則朝廷不難令左某來閩。然則風緣仍未盡耶？自章門登舟行三十里，風雪大作；今晚初晴，若順風

，三兩日由吳城換船過湖，臘杪當抵漢口耳。



左宗棠家書

二

左宗棠家書（下）

致孝威（丁卯二月廿六日瀟口行營）

孝威知之：此月中旬，各營陸續來鄂。二十日，前隊起行。廿四日，親率各營續進；適捻逆自宿松折回，竄擾黃梅廣濟蘄水蘄州……等處。湘軍彭杏南戰歿，亡失極多。賊蹤日夜上竄，徑抵黃陂；時則吾軍前隊，已抵瀟口一日矣。廿四日申刻，吾率各營行抵瀟口，廿五日發馬步探至黃陂及楊店雙廟一帶；則賊又於先日東竄黃安矣。見又確探賊蹤，以定行止。如賊由黃安竄豫，則我軍由雲夢德安以趨襄陽；否則，暫駐數日，察其動靜，以定行止。蓋軍行雖指秦隴，途間無避賊而行之理；而鄂軍屢挫，士氣不揚，譚竹翁曾沅翁亦堅留以資

鎮壓，義不可遽去也。此起捻逆之悍，由僧多敗潰之軍；被擒擄脅勉從，恐不邀曲貸，遂蒙面喪心，反戈相向。其中三盟黑龍江之人居多，習騎耐戰，宜非湘淮之軍所能當。湘以剿長髮之技剿捻，淮以剿常捻之伎剿此捻，故均作敗局。我所以擬車礮一式者，實早慮此，將士不知此賊伎倆，銳言亟擊爲宜，而於車礮多嫌笨累。昨聞湘淮屢挫，始肯練車礮，習車營，或不至如湘淮之失算乎？爾等去後，余少五先生，余三表伯，恢九伯父子，及陳二先生……等來營，均各有所贈遺，未留營也。此外舊識來營者，亦頗應接不暇。吾腹泄如故，葦葦均按日服食，不見速痊，足知吾衰。馬隊車營，一變南方兵法；事甫創始，全賴知其意者爲之教練，始能避短用長。車營賴馬莪園，馬隊賴喜桂亭；而喜頗不爲時論所與也。其教戰養馬，則實有所見，軍

中服之。此外僚佐均尙和協，能分任吾事，藉可藏拙節勞，爾輩可毋我念！在家讀書養母，經理家務；勿濫交，勿爲習俗所染，謹身節用，自有得處。識之！

致筠心（四月二十日樊城書）

筠心夫人覽者：得四月初六日書，具悉家中近事平安，甚慰客懷。屯澠口 德安，均無戰事。所到，官民均恃以爲固。四月初一日，擊賊隨州，僅小有斬獲；以賊見礮車卽走，不固拒也。初三日，淮軍到德安，我軍由隨州 棗陽 趨襄陽。初八日，抵樊城，趕雇車馱；今十二日矣，所雇購者不及一半。適擒賊敗楊鼎勳之淮軍，復由漢黃竄安陸，意在乘虛渡漢；渡漢不得，則由襄棗以竄豫也。我軍又須回戈擊之。今夜月明時，潛師夜起，結營峪山 八條岡；擬仍合長圍困之。幸秦

捻爲劉提督松山黃道鼎所敗，勢已大蹙，隴回亦多乞撫，我緩入秦隴，亦無害也。鄂中大旱，秧田枯拆，首種不入；民間日夜避兵，嗷呼滿道，深可傷憫！我之遲回於此，亦欲爲中原銷此巨患耳。試館已動工，凡工師工費賞犒之需，少從寬裕，俾樂於從事。孝威主之，不必問之二伯。家下事，一切以謹厚樸儉爲主；秋收後，還是移居柳莊，耕田讀書，可遠糶雜。十數年前風景，想堪尋味也。

致孝威（五月初七日樊城營次）

孝威知之：前由驛遞去一緘，計已得達；以後日去日遠，不能常寄家書，可不必念我，致以無信爲平安耳。捻逆擾鄂，賊馬我步，賊速我遲，故常不相及；我軍一擊之隨州，一擊之棗陽，未及痛殺，以賊見卽絕叫狂奔，毫不抵拒也。車轍之制，足制騎賊有餘；然縱擊窮

遣，非馬隊不可。昨見岳忠武傳，其與李成戰於襄陽，示王貴牛皋以長槍步卒擊其騎，以騎兵擊其步；正與見在所用陣意相近。我軍車隊既精，再得所調寨馬輔之，賊不足平也。可見古今事理，並無二致；讀書增其識解，治事長其閱歷，自少差謬。豈獨兵事然哉？而曹勉之抵樊後，因購雇車馱，極其勞費，而仍不能成行。兵燹之餘，物產凋耗，頻年調發既數，民不能堪；加之車夫騾夫，多是花門種類，彼畏秦人讎殺，不敢西行，故難於應手。甫有頭緒，卽率之以行，克帥今日由此趨老河口，取道荆紫關，以指藍田；我率各營，由此取道宛洛，以指潼關。大約月餘日，始可會師秦中，尙恐沿途有戰事耳。賊悉趨豫，將窺山東；秦擒亦正思出關來會，回氛仍熾。穆將軍權督篆，專主撫回，而廷議亦頗右之；撫局太早，終非了局。厚庵臨卸篆，

又有擊河狄之舉，恐無勝理。此與劉霞仙臨去復以兵事自任，同一機軸。事權將歇，復作努力向前之勢，人其從我乎？關隴捻回並擾之外，又有游勇之害，即所謂江湖哥老也。用勇丁之流弊，必至於此。近日淮靈各軍，殊爲可慮！——淮軍尤甚——自冬徂春，亢旱已甚；燕豫秦晉西蜀楚北皆然，不知天意將何爲也！試館規摹一切，均聽二伯主持；家中各事，爾須妥爲料量，毋貽我憂！少交游，勤工課，敬慎儉約，爲諸弟先，此外無多屬。二伯父處未及作信，可以此送閱。我服葠茸丸，精神甚好；惟腹泄不愈，近時酒興大減，亦不能飯也。

致孝威（六月十二日行營）

孝威知悉：樊城一月至靈寶，酷熱不可當。前月十七八，本月初四，大雨連朝，又爲泥濘所苦；師行之艱，至此而極！師進潼關，克

帥進武關，高果臣飭由蜀河口進引駕回；三路並進，聲威頗壯。狡賊本欲東竄豫州，聞大軍且至，恐扼於殺函藍關，隻輪不返；則竄同郡，圖渡河竄晉，又爲劉壽卿所敗。現復西竄。奉朝命兼制晉防，擬於潼關小憩數日，察其動靜圖之。我與克翁果臣分三路，地勢尙合；入秦以後，糧紮糧打，或望得手也。回患斷非剿撫兼施，而又能攻其心不可。所出之示，錄寄一閱。手此告爾等。毋我念！

雙

衛示：

大軍西征，由秦趨隴；

殺賊安民，良善毋恐！

擒寇縱橫，害吾赤子；

剿絕其命，良非得已。

多殺非仁，輕怒非勇；

誅止元惡，鉏必非種。

凡厥平民，被賊裹脅；

歸誠免死，禁止剽劫。

漢回離殺，事起細微；

漢禍既慘，回亦無歸。

帝曰漢回，皆吾民也；

匪人必誅，宥其良者。

使者用兵，仁義節制；

用剿用撫，何威何惠？

我諭吾民，俾曉吾意；

勿比匪人，以死爲戲！

大軍所至，如雷如霆；

迅掃郊甸，遠征不庭。

致鎬心（戊辰正月二十五日獲鹿行營）

鎬心覽之：已作書由驛寄來，計已先到。今因艾生回湘，復作此

寄上。時事殆不可支；自入關以來，無一事順手，已知其必有異矣。

幸山東諸捻，已將剿盡，或可暫救目前；然淮勇本卽捻逆，其剽悍斷

不能改。陝甘土匪，潰卒，回匪，到處皆是；川楚哥老亦然，督撫多

用庸才，亂何由定？此行不但欲清河北賊，亦欲於軍事之暇，請於陞

見一詳陳之。然非戰勝，則言不足重也。霖兒兄弟，總是讀書家居爲是；斷不可令作官，致自尋苦惱！屢飭爾家居奉母課弟，母急求仕進，何竟忘之？昨接爾伯父書言：爾母臘初脚氣大發，初八日後，病勢增劇；至十七八等日，險證層出。醫言：「脈絕不可爲矣！」爾伯父乃遣人追爾折回。至二十二三日連進葦大劑，漸有轉機。爾伯父諭令爾安心會試，勿須回也。我前接爾北上之信，卽馳書王若農，請其極力阻止折回；其時未知爾母病狀，并怪爾母任爾妄動，致違我教。想爾途間接到此信，必已折轉；又恐爾或已到京，故作此請夏芝岑與爾閱。爾如尙在京，——斷不准會試——卽暫住；候我信到再動身南歸。初六日，行抵望都，接爾前月二十八來信，知爾竟抵都中，安頓會試矣，不意爾竟敢違我訓飭如此！前因摺弁來京，曾寄一信與爾，亦料

及爾伯父及王若農追爾折回之債或未接得；故姑作一函，交夏三兄與爾閱。想湖南家信，亦必續到。此時亦無可諭知者，惟盼爾母能康復如常，爾倖免爲罪人耳！我因捻逆渡河，憂憤欲死；故恩遽率五千步隊前來。當啓行時，已疏陳入直；亦料逆賊過晉豫後，必將入犯畿甸。晉豫無足當之，直隸亦然，不忍不來，不敢不速也。此行必前驅殺賊，以求心之所安，利鈍舉非所計。爾斷不准入關赴試！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牀而其子猶從容就試者乎？汝安則爲之矣！初六日，望都行營諭。不會試，亦不必來營；來營徒添我累。又囑！

致孝威（二月二十五日蠡縣行次）

孝威知之：覽爾二月十四日信，知爾因母病焦急，擬由天津搭輪船回去；此亦人子天性所應然。惟天津輪船，斷不可搭！爾但知前年

閩中搭坐之安逸，不知彼係雇坐，又得黃丞照料，故能如此；若此次南旋搭坐，苦惱必不可堪，徒增吾憂！前函欲爾俟諭再行者，原以東道西道，均不可走；而輪船又斷不可搭也。爾何不體之？爾母病，正月初六日復發一次——端姐與湍生信——旋復平善，暫可無它，爾不必著急！謝麐伯兄來都散館會詢我，子重似可令其會試，我已諾之。麐伯，名維藩，岳州人；性行純篤，君子人也！爾可以師友之間待之。擒逆經各軍痛剿，兇焰頓衰；吾自十一日出保定後，日日冒險馳驅。僅十四日接仗一次——蠡縣清苑之間遏其犯保定——昨——二十三日——接仗一次，——肅甯追至蠡縣遏其犯河間也——然均未能痛殺。——昨日獲賊訊供賊已知我來頗畏之——蓋以桂亭馬隊盡付劉郭，隨身無馬也；然必親臨前敵無疑。近十日來，晝夜騎馬，奔走如健兒，尙不甚憊。幕中如

子儻淀生諸人，無不馳馬者，亦不獨我之耐勞。以局勢論，歲事當速；惟在朝廷不過於督責斯可耳。此事畢，吾當乞身，斷不再入宦場矣。

致孝威（三月初一夜正定行次）

孝威覽之：戰事尙爲順利，諸將士忠奮異常；此爲國家深仁厚澤所致，非統帥能激厲之也。賊勢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贖卽不見蹤迹；遇瑕軍，則有隙卽入，亦不及招架，非長毛所能。淮軍自命熟諳情形，而郭楊十六七之戰，傳聞異詞；詢其逃去之卒，頗悉其概。爾不可以此告人，恐聞者勃然，嫌隙必開矣。爾年輕學淺無閱歷，凡事以少開口莫高興爲主。記之！記之！各軍雲集，兵勇騷擾頗甚；而直省民風之兇狠，尤世所罕聞。吾憂殺機方動，未能驟止也，道途劫殺

之案，日出日奇。爾將來南旋，須候我諭，斷不可大意，亦不可坐輪船！爾如赴會試，亦可；但不必求中進士，功候太早，本無中理，且科名亦易干人忌也！謝慶伯庶常，天性純篤，每一言及國事艱難，輒涕泗交頤；所謂「袁安之每念王家自然流涕」也。其人學行，可爲爾師！同鄉中會試寒士，可暗地查明告我！孝寬主事照，可領回！此次爾亦可捐行走！

致孝威（三月二十八日大名行營）

孝威知之：日前接爾信，得悉一切。爾母病宜人棧，邇既欲買取，吾不惜此重貲；惟須央真能辨別者，同其覓購，能得一兩亦足矣。——祖母病時急需好棧無錢買取吾至今以爲恨故不欲多買也——託子備兄致書號友挪銀應用，買棧之外，以百金作南旋盤費，餘均作下第寒士

盤川。——先不必說臨時親送之——不可浪費分文，致違我教！周瀛橋無令聞，其窮苦當由自取；爾於此輩，宜慎所與也！爾捐行走，二弟領主事執照，均可於此次辦之！

致孝威（四月十八日吳橋行次）

孝威覽之：今日吳橋營次，有平江朱孝廉——承基——遣人來尋朱副將——德樹——借銀，不知朱副將在陝未來也。詢知湖南會榜，中十四人，不知其姓名；爾所錄寄該稿，首作尙可，次三不佳。詩有稚句。不中爲宜，斷不可發下第牢騷，惹人訕笑，反求諸已可也。况爾已蒙恩得官，更不當與寒士爭進取。孝寬三月中旬書來言：爾母服葠茸補劑，漸望復元，惟足腫未愈。家中大小均吉，可無罣念！爾可不急出京，以沿途游勇惡團，到處皆是；無法無天，行旅時有戒心。如已出

都，則暫於保定客店住歇旬日，見張廉訪——號正軒——向其詢軍行進止，作信，請其發遞，以便營中遣人來接。軍行無定，不得不如此。——已信致張廉訪并得其回信照辦——切勿躁急，以貽我憂！賊由津折竄而南，已入山東境；我軍緊追，十一，十二，十三，連獲勝仗。我亦即率師，南趨武定東昌之間；東阻大海，南濱大河，西阻運河。見值黃運交漲，積潦縱橫；北則各軍兜勦，——劉張宋——馬隊總之，機局濤拍，或可於此間了卻。李，丁，英，均防黃運；我軍主勦，不敢稍有倮避也。

致孝威（閏四月十四日連鎮行營）

孝威知悉：會榜未發以前，曾兩次寄信，未知何故未到？頃夏筱濤附來爾一信，係四月初二日所發，不知何以遲遲始到？前一信令爾

榜後在京寓小住，候我遣人來接；嗣又寄信交平江某孝廉專足之便帶去，令爾到保定後，請張正軒廉訪派人護送來營，或在保定小住，候我遣人來接。昨張正軒來營，據稱已令首縣四處探聽，并無消息；想尚未出都，不知何故？見今兵勇滿途，直隸民團，習爲劫殺，屢釀巨案；行旅時有戒心。如保定道上亦不好走，或卽附妥便到天津，與夏彼濤同住，看勢行事。或由水陸到連鎮行營見面，或徑由天津託夏彼濤搭輪船至上海，再由上海南旋，亦可。賊勢已蹙，如事機濤拍，則兩月內當可蕨事耳。連鎮在景州吳橋之間，距天津不過二百數十里。同鄉下第寒士，見則周之。爾父三試不第，受盡苦辛，至今常有窮途俗眼之感，爾體此意，周之爲是！但不知阜康號友，能多匯數百金否？吳子儁假歸，此間無人寄信號友也。王師所託之濮君，非所素知，

不敢奏調，可婉謝之！陳芝楣少君，已入營當隨員；綿師如問及，可告之！師門應盡禮，如有餘，自當奉致薄少，但須一律耳。周荇農信來，爲其少君捐官告幫，意欲二百金；可否以百金致之？我忙甚，不能復信；如晤面，可先致意！如實無餘，則俟下次摺便送上。又諭！

致孝威（四月十九日連鎮大營）

孝威覽之：前由宛平遞寄一書，計已得達。昨接爾由宛平遞來一緘，知爾尙未出都，甚爲欣慰！未接爾信之前，已數夕展轉牀褥，不能合眼也。直隸之大順廣一帶，與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兇悍異常，專與兵勇爲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殺機已開，將成浩劫。近更波及行旅，似此光景，成何世界？論者尙謂「民氣可用，兵勇擾

害，激成事端。」將誰欺乎？據見在情形事勢而論，非嚴禁遊勇，嚴行軍令，不足以杜百姓之口；非嚴治痞棍，嚴辦團總，不足以服將士之心。若務爲姑息以苟安目前，則苗宋之禍不遠矣！淮軍冗雜殊甚，其驕佚習氣，實冠諸軍；皖軍多收捻餘，戰不足恃，且恐爲賊添夥黨。東軍桂爾不任戰，僅我軍士馬一萬九千，尙未至大壞耳。奉朝命專顧直運，近又兼顧滅防；故遂趁駐連鎮，而分布劉郭於東光以北。喜桂亭馬軍，於連鎮以北，互相聯絡，摩厲以須。又遵恩旨分防滅河，西接運河十餘里，以大兵十數萬，盡注東省。而直隸僅滅河有不能戰之楊鼎勳一軍，此外別無大枝勁旅；而運防乃滅運交界之處；百六十里，處處空虛，水勢逐日消遏，徒恃羣濬雜湊之團，斷不可恃也。賊不得逞於南，其北竄自在意中。我軍不日當有戰事，能猛打數大

仗，此賊乃可殲除；否則一踰運西，大局更難支矣！劉郭極和，喜亦極思振作，或有濟乎？下第公車，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車馬難雇，思之惻然！吾富三次不第時，策蹇歸來，尙值清平無事之際；而飢渴窘迫勞頓疲乏之狀，至今每一憶及，如在目前。兒體我意，分送五百餘金，可見兒之志趣，異於尋常執袴。惟聞車價每輛七八十金，寒士何從措此巨款？或暫時留京，俟事定再作歸計，亦無不可。其或歸思孔亟，萬難久待；兒可代爲籌畫，酌加餽贈！我雖一分不苟，然廉俸尙優；當以千金交兒，以五百金爲孝寬領照，以百金爲族中節婦請恩旌，以百金爲爾母買高麗棧，以百金寄謝廖伯，——祝爽亭墳已省親暫回衛郡未在軍中——以百金寄周荇農，以百金爲兒行賞，了此私事；再以千金交兒，分贈同鄉寒士，爲歸途川費。或搭輪船，或俟秋

間車馬價賤再作歸計，均聽其便。今作一信寄胡雪巖爲券，請其號友匯兌，——庫平二千二百兩——從洋款項下劃還歸款；爾可持此信到阜康，取庫平銀二千兩。俟銀取到，再將諸事逐件料理；卽雇車到天津，與夏筱濤同住。請由官封寄一信來，再候我信赴營可耳！王師處再致百金爲家用，綿師處亦致百金，合已挪阜康之八百兩，則三千矣。

致孝威（五月初八日連鎮行營）

孝威覽之：閏月二十日辰刻一函，——由宛平轉遞夏三兄——計早已遞到。頃周近帆至營，詢及；據云：似尙未接到。近訊又云：曾見爾寫信寄營。亦并未到，不解其故。前與爾信，所屬照辦各事，非錢多不行；故作信與胡雪巖，由爾交其夥友匯銀二千二百兩。其同鄉下第公車，聞已大半南旋，或不須千兩之多，亦未可定；有餘，卽存芝岑

處可也！近帆寒士有品，此來因中第後無錢開銷，已送程儀二百兩。同縣士人得第，以古人助喜之誼言之，亦不爲多耳。

致孝威（五月二十七日）

孝威知之：爾前信言，月初可到天津；後濤信來，又言爾望後可到，至今未見爾已否出都消息。二伯書來，亦言久未見爾寄家信，爾母深以爲念。爾殆不知老母之念爾耶？數年來，軍事倥傯，未暇教爾；觀爾此次之進京會試，知爾之敢於違命也。爾母臘底春初，病甚危篤；爾雖有憂戚之語，而一聞母病漸痊，準爾赴試，輒復欣然。試事報罷，猶復流連，不卽歸省視，知爾之忍於忘親也。爾不知讀書力學，惟希世俗科目爲榮；知爾之無志於端人正士及學問優長之人，不知親近愛慕，而樂與下流不若己之人爲伍，知爾之無是非。我過甯津

時，無意中見兩張姓。——捐中書——高姓；均云是爾同年，在都時曾爲爾代購人蔘者。吾觀其鴉片癮甚大，絕之。爾爲母病買蔘，乃託吸烟好友何耶？湘潭韓姓同年，曾到浙江，吾知之深矣。昨諭爾訪下第寒士，厚送盤費，爾乃託之此君何耶？賀季和，汝妻兄也；黎爾民，爾姊夫也；骨肉之親，情與理均須曲至。惟宜相規以善，彼此期於有成；若徒謔浪笑傲，飲食徵逐，但有損并無益也。爾知之否？吾三十五歲，始得爾；愛憐倍至，望爾爲成人。爾已長大，而所學所志如此，吾無望矣！一歎！

致孝威（十一月廿二夜）

孝威覽之：前得孝寬信，知己忝附府學；此乃父當年所未得者，頗爲慰意。爾須教其立志向上學作好人，爲勛陽先導爲要！豐孫學讀

書，能誦唐詩數十首，聞之甚喜；可教其寫數字寄與爺爺看！爾母病已復元，畏風寒是老人常態；惟我若不去關隴，則難再見，思之惻然！關中入冬，已覺寒氣逼人，隴則更甚。今歲河冰早結，已遣壽卿由茅津過河入晉，再由晉兜剿而西。現報行過平陽，將抵汾郡矣。榆林一帶；則豫軍由河曲保德入。昨又請飭宋慶徑赴甯武朔平，爲歸綏作後勁。蓋前此兩疏，請嚴防歸綏。惟廟堂諸公，不甚留意；昨聞賊從草地——阿拉善境——窺包頭，——距歸化城不遠——乃著急也。回逆聞大軍入關，一面請撫，一面移巢，尙非了局；諸將聞我入關，都來見，意必攜巨款而來，不知乃垂橐入關也。四百萬之請，廷旨允而部議亦亟著意；然近時疆吏，其關懷大局者，實不數覯，恐盡成畫餅矣！湖南於我處事事作難，亦祇好聽之；克菴頗有發揮，亦實出不得已耳！

楊大年須臾其來，慶伯不調，爽亭則固在幕中。吳子儻目疾已愈否？脾泄作肝風治，頗有效；精神則日見衰減矣。家中諸事，爾可照我論一一料量。不多及！

致孝威（己巳二月初四日咸陽行營）

字諭孝威知悉：接爾等來信，知家中一切粗安，至慰遠想。惟入關以後，兵事餉事，一手經理，日少暇晷，亦不及分心家事；屢欲作家信，提筆輒止。爾等如知陝西無恙，即爾父無恙也。司農之直樞垣者，有意與我爲難；去臘已直疏其奸，語頗痛切。比奉到諭旨速議，猶不認過，而窺聖意已覺其支飾，見具疏請別立西征餉名，以免侵占陝餉攫取甘餉之疑，未知能深蒙鑒諒否也。兵事甚順，前檄劉壽卿軍門全軍由山西永甯過河赴綏德州，相機進剿，旬有餘日，縱橫掃蕩，

延綏一帶肅清，歸綏無警，足以慰聖意。而回逆屢經剿敗，仍一面乞撫，一面肆掠；克庵中丞，頗以將就了事爲意。將來後患，殆不可思議。我已會銜入告乞主剿，一面提兵前進。初二日抵咸陽，晤商克庵，定策後卽進乾州分營，赴雲台之百里鎮，再進邠州；身當前敵，兵事當有幾分把握。惟西北用兵，糧與運較餉尤難，與東南迥異，一切極費周章，不能作一爽快之舉。我內無奧援，外多宿怨，顛越卽在意中；惟各行其實，不恤其它，上可對君父，可對祖先，畢竟勝常人一籌。爾等須加意謹慎，時時存一覆巢之想，存一籍沒之想，庶受禍不至太酷耳。爾母病體漸愈，須好服侍。孝寬性分太低，急宜自安鈍樸，勿存非分之想！勛同須發憤讀書，勿濡染世俗習氣，吾願足矣！餘無他言。敬庵宗樹名條，已交若農代捐矣。

致孝威（四月廿四日乾州行營）

孝威知悉：三月廿六日書到，具知一切。四姊命運蹇薄，早已慮之；今竟如此，殊爲悲切！元伯出繼之子，如能讀書，可望成立，亦足慰懷。慶生上年卽有癩癩之疾，是否以此畢命？來緘未詳，何也？佑生夭折，亦在意中。一有無子嗣——爾外家家運不好，我曾與爾母言之；爾舅父母輩均本分人，惟義理不甚明曉，家運不濟，亦由於此。吾願爾兄弟讀書做人，宜常守我訓。兄弟天親，本無間隔；家人之離，起於婦子。外面和好，中無實意。吾觀世俗人家，多由此而衰替也。我一介寒儒，忝竊方鎮；功名事業，兼而有之。豈不能增置田產以爲子孫之計？然子弟欲其成人，總要從寒苦艱難中做起；多蘊釀一代，多延久一代也。西事艱阻萬分，人人望而卻步；我獨一力承

當，亦是欲受盡苦楚，留點福澤與兒孫，留點榜樣在人世耳。爾爲家督，須率諸弟及弟婦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職業，撙節有餘；除奉母外，潤贖宗鄰，再有餘則濟窮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兄弟之間，情文交至；妯娌承風，毫無乖異，庶幾能支門戶矣。時時存一傾覆之想，或可保全；時時存一敗裂之想，或免顛越；斷不可恃乃父，乃父亦無可恃也。陝回就撫而仍包藏禍心，其頭目皆市獍賤種，其黨夥皆悍鷙凶人；方議撫時，竟敢糾黨四出，掠我定邊，擾我延川延長，南及秦安秦州。吾知其不可撫也，則決計剿之。董志原回巢，即古彭原；地介居環慶涇原邠甯之間，爲秦隴要脊。爾自五年竊踞以來，陝西邊方，日益多事，至此乃能復之。其時高軍變於宜君之楊店，劉軍變於綏德州；正當追剿喫緊之時，肘腋變

生，未能橫衝側擊，夷其種類，此則耿耿於懷，未能自釋者！幸果軍之變，五日旋定；——陣斬千餘訊決者百數十人元兇均磔誅剝心祭果臣——綏德之變，十日旋定。壽卿平日威信甚著，叛軍聞其東來，自縛匪徒詣營歸款，是皆出於意計之外。若非朝廷威福之盛，何以臻此？此數十日中，辦哥老會匪，辦叛卒，辦回逆，撫漢民，籌耕墾，興屯政，刻不暇給；又值餉事艱阻之會，搶攘跋扈，大概可知。俟糧運轉齊，乃進駐涇州耳。辦回之法，已盡於前年分別剿撫告示中。大抵回民入居中土，自三代以來，卽有之；傳記中「疆以戎索」及「疆戎陸渾之戎」「徐戎」皆是也。欲舉其種而滅之，無此理，亦無此事。前年四字告示中：有「帝曰漢回，皆吾民也，」兩句；回逆讀之亦爲感泣。可見人心之同，且令中外回民，均曉然於官司，並無專剿回民之

意；亦知覆載甚宏，必不協以謀我。將來鋤其桀黠，策其善良，便可百年無事；若專逞兵威，則迫逐陝西而之甘，迫逐甘回而之口外，迫逐口外而之土耳其等祖國，究竟止戈何時？無論平慶涇涼一帶，縱橫數千里，黃沙白骨，路絕人蹤；無可裹之糧，無可因之糧，萬難偏師直入也。而剿之一法，徒主用奇；足以取威，不足以示信。武鄉之討孟獲，深納攻心之策；七擒而七縱之，非不知一刀兩斷之爲爽快也。故吾於諸回求撫之稟，直揭其詐；而明告以用兵之不容已；並未略涉含糊。於是回民知前之撫，本出至誠；後之剿，乃其自取。而其終仍歸於撫局，——現又有來求撫者仍不可信——我乃察其誠僞而分別撫之可耳。軍興既久，哥老會匪，東南各省，遍地皆然，吾於金盤嶺練軍時，即嚴定立斬之條，蓋慮其必有今日。自閩浙轉戰而來，奮勇物故，

假歸者多，時須換補；而匪徒卽伏匿其間，比上年轉戰直東，各省游勇鬻聚連鎮吳橋之間，潛相勾煽，而此風轉熾。凱旋後駐軍西關，察親兵一營，卽有數百人會者；密諭巡捕稽察，得其姓名。忽一日，傳齊，勒令首悔，斬阻撓者一人；兩日半，繳出匪憑二百餘起，其先自私燬者無數。吾於次日，祭旗誓師，令首悔者均飲血酒，未入會者亦同飲；事畢，各歸原伍，許以不死。帳之前後侍立者如故，守更者如故；夜間被酒酣臥，若無事者，衆心大安。今且助拏哥會，不復有所顧忌。簡紹雍到時，吾與之午飯；笑言此來哥匪不少，屬其察出訓誡，以吾法治之。其夜拏一大頭目——同簡來未入伍——吳三友——廣東補用參將湖廣指拏之匪首——訊畢斬梟，人皆驚服。後又獲數犯，斬者釋者，各如其情。漸有假歸復來弁勇，自請改悔者，仍取保結收伍。看

來吾軍無虞，各軍傲行，皆能如法；惟果臣於哥匪頭丁玉龍鄒宏勝，有欲殺之意，而猶豫不決，遂懼其害。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上年初返陝西時，察出丁太洋短勇丁一百四十餘名，卽應稟請正法；其時尙未接爾信，簡少雍云云也。軍情日久懈生，非振作不可；然必能得其平，人心帖服，適然不驚，否則必激成異變。斬一卒而一營無代訴其冤者，斬一營官而各營弁勇無代稱其冤者，則殺不爲濫；否則必有隱患，亦干陰譴。吾平生不肯作快心之事，以人命爲兒戲。因爾信來，屢問及軍事，故略示一二，俾爾有所知！魏銘老實無用，既好作語言，則尤不可容。接到爾二弟所錄寄艾生信稿，下札催其速歸；伊到鄂必又造謠，已致若農勿理會矣。——伊已託病告假出居乾州又赴省城就醫我已於其長支二百餘兩外囑局借給醫藥之資屬其治好回營蓋

不料其託病等艾生回信也用間至此亦殊奇特古云小人難防正以其愚而詐良然——曾滌生爲人，艾生信中頗詳；才尙可用，尙須歷練。克庵竟入人言，當司道大加申斥，則過矣！手此諭知，可送與二伯看，忙中不多寄家信也。

致孝威（臘月十六日平涼大營）

孝威兄弟同覽：連接爾等來信，知眷集平安，爾在病體尙能如常，甚慰。我意新添兩孫，大者命曰念恂，小者命曰念恕，豐孫卽易曰念謙可也。恂呼毅孫，以八月師進靈武，大申馬逆之討；除隱慝，決大疑，卒能動天鑒也。恕呼恩孫，以十一月駐節平涼，洗冤澤物，宣揚我朝廷仁澤，民以爲恩也，此吾詒之毅也。豐孫樸本，字甚秀勁可愛；聞其喜讀書，天性亦厚，尤爲歡慰。但年齒尙小，每日工課，斷

不可多！能唸兩百字，只令唸一百字；能寫百字，只令寫五十字。起坐聽其自由，不可太加拘束！飲食宜淡泊，衣冠宜樸潔，久久自然成一讀書子弟，便是過望。吾家積世寒素，吾驟致大名，美已盡矣！須常時蘊釀元氣，再重之積累，庶可多延時日也。先生品既端，卽是難得。勛同性分本不高，難於開曉，不能怪先生不善教誘也；最怕是輕儇刻薄之流，一經延致，便令子弟不成好樣也。慎之！大舅廣東有信來否？光景何如？爾民在江西，專想做官，三姐有信來，有「典盡押絕」之說；吾以四百兩匯寄，尙未接其回信。將來看外孫能成人否。四姐苦命，在家有二姐同住，尙不寂寞，爾曹可敬事之如兄！今歲湖南水災過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助賑，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生爲此，人以爲

義可也，至今時位至總督，握掌欽符，養廉歲得二萬兩，區區之賑，爲德於鄉，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謹謝之，慎勿如世俗求敍，至要至要！吾嘗言士人居鄉里，能救一命，卽一功德；以其無活人之權也。若居然高官厚祿，則所託命者奚止數萬數百數數千萬；縱能時存活人之心，時作活人之事，尙未知所活幾何。其求活未能，欲救不得者，皆罪過也。况敢以之爲功乎？自入關隴以來，首以賑撫爲急，總不欲令吾目中見一餓斃之人，吾耳中聞一餓斃之事。隴之苦況，與浙江嚴州光景相似，而荒瘠過之；人民百不存一矣。狼最多。至於匪盜之害吾民者，必捕獲盡法懲處，行吾心之所安，求不爲兒孫造孽而已。爾曹試以此存之心胸間，縱常居鄉里，亦足稱善人也！禁種罌粟，爲此間第一義；長髮捻回之劫，皆此毒釀成。今付四字諭一本與爾曹

闕。爾言延哥光景艱難，欲爲其買田作久遠計，於義甚當；吾非忘之也，特以延哥和哥性質，均非可處樂之人，愚而多財，將益其過。故每恠之，冀其從艱苦長些志氣耳。茲竟無望矣！延和有子，近并不知其光景何似？擬各予以千金之產，——和爲我甥豈可歧視——俾有飯喫，有衣穿，以完吾素願。此項可從吾養廉項下劃給，當致書若農觀察，撥交爾曹。今年未寄銀歸，不知家中光景何如？二伯處每年二百兩，必應致送，以爲甘旨之奉，可向若農處請之；此等瑣屑事，我實無閒工夫著想也。戰事均順，惟十一月初九日，簡紹雍以深入致敗，紹雍中礮陣亡，營官姚連升譚正明同殉，以致機局忽滯。諸軍正偪金積堡，後路轉運復梗，見正力圖疏通道路；所幸諸軍尙能穩紮，後路援賊又經打敗，或無他虞耳。甘肅吏事兵事，均不可問，整理最難；以前

譽督，庸妄太甚，而樞廷袒之也。近見我推心置腹，諸凡顧全，始感服，而樞廷之意始轉。金積堡逆馬化澁，以新教煽惑回民；西甯河州口外各回民，均依皈之，潛謀雄長回都，諸回部奉爲宗主。馬化澁夜郎自大，封授僞官，自稱大總戎，稱官兵爲敵人；頻年陝甘各回，擾攘不甯，均此逆爲祟也。穆將軍三年前辦此不了，遂以撫局羈縻之，并劾主剿之都將軍以誤邦國；其實中外無不知馬化澁之終爲異患也。該逆所居之金積堡，當靈州秦漢兩渠間；——卽唐之靈武——地險城堅，貿易通西北及北五省，蒙古各部落。擅茶馬鹽之利，富可敵國；而廟堂以兵事方殷，以度外置之。阿拉善親王因受其毒害，訴於天朝，并言穆用其銀數萬求恩賞還；穆又自陳每年得馬化澁糧數千石，其實，納賄亦不少。阿拉善王上書於我，痛詈穆將軍；穆曾奏馬化澁實是良

同，隱以我爲激變也。此公人亦老實，特爲其謀主所弄，遂爾顛倒錯亂如此。與旂員鬧口舌，是喫虧事；與前任爭是非，非厚道事。然事關乎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將就了局。且索性幹去而已。我近來腹泄仍如常，每日或一二次，三次四次，五六七八次不等；脾陽虛極，腎氣耗竭，心血用盡；面目尙如舊，而健忘特甚。只盼隴事早了，當急求退休，斷不能肩此重任。本擬接督篆卽繳納欽符，有言若無欽符餉事更難應手，不得已仍擁此虛器，非我志也！

致孝威（臘月十七日辰刻又書）

稟鹽事，此間多以爲請；鹽務爲腥穢之場，最易惑人視聽，請頒部票，將來必又成根窩。曾侯與馬穀山所以不決者，此耳。天下有盡利無弊之事，尙待人獻策者乎？吾湘自鹽法更章，人多以此爲利藪，

士君子亦樂爲之，恐變士爲商，人心習尙，日就淩夷，所益小而所損者實大。吾不以籌餉故爲吾湘階之厲也。極知芸階樸堂諸君，爲隴謀甚工，爲我之心獨切；然我爲大局計，爲吾湘久遠計，不樂爲此也。浣生已入都引見。曾嵐生肯任事，少閱歷，視事太易，信人太輕；時在身邊，尙可寡悔耳。時局方艱，人才日絀，吾之憂也！黃子恆如肯來隴，當疏調之，恐其不耐苦耳，試詢之。正封信間，適奉恩頒到年賞，叩領之餘，以銀錢兩枚賞豐孫，兩枚分賞毅孫恩孫；榮君賜，志家慶也。豐孫學字，甚知用心；吾深賞之，可傳諭嘉獎。

致威寬（庚午三月初八日平涼大營）

威寬知悉：胡學文請領胡美山胡海南賞卹銀兩，今將原領寄歸，飭由家中發給。胡美山從征最久，現在孀婦貧苦無依，應於我廉項下

加給銀三十兩，交其妻親手領去，以示格外矜恤之意。

致威寬勛同（三月十二日平涼大營）

威，寬，勛，同，知悉二月二十五日信到，爾等長爲無母之人矣！以爾母賢明慈淑，不及中壽而殞，由寒士妻，榮至一品，不爲不幸；然終身不知安閒享受之樂，常履憂患。福命不薄，鬱悴偏多，此可哀也！執筆爲墓銘，不敢過實，然心滋傷矣！爾等遲出，於母德未能詳知；近年稍有知識，於爾母言行儀範，當略有所窺。暇時盍錄爲行述，傳示後世？俾吾家子孫有所取法，亦「捲櫛遺澤」之思也。誌銘寫就，遣巡捕粟游擊——龍山——齋歸；明日成行，須四月中旬後，乃到；先錄一通，付兒等閱之。葬地既不能猝得，城外寺院又不可停，暫奄家堂亦可；如爲日稍久，或於屋後蔬園中爲窳室亦可，以地空

曠無意外之虞也。二伯意欲存金剛院，亦省城喪事常例；既難民雜處，不免囂雜汙穢，即可不必議及。况爾母於外祖母沒時，曾有不忍遽死其親之說；則暫時奄柩中堂，尤所宜也。古不擇地而葬，而大夫三月士踰月，已垂之訓典，儻亦有不忍其親之意歟？史坡爲吾父母藏魄之所，初擬與二伯兩房序葬其西；二伯既以今年三煞在此，未可啓土爲塚，自當別卜吉壤。柳莊土薄水淺，在處皆蟻；人家棟柱，無數年不易者。卽見在住屋亦然。爾母生時，常謂：柳莊田園皆適意，惟鄉莊無聞人，多白蟻，未可長子孫，他年須別尋樂土。余亦以爲然。從前謀買山避亂，每往來東大山一帶，見其山勢逶迤磅礴，一指縣東北六七十里若柳莊左墩則縣東南三四十別是一枝山也——自平江連雲山來，——白水洞梓木洞山脈均自此來——枝脚紛起，大有佳處；惜未略從容尋

玩，若於此數十里間覓一安妥之地，較爲得之。——水至同涵口始合流歸湖卽泪水也——將來營葬時，卽爲我作一生壙，以慰同穴之意可也。此意亦曾爲爾母說過，彼時爾兄弟甫生，姊姊亦小，不知大二姊尙能記憶否耳？葬期亦必選擇，不可有衝犯，但取無凶煞者用之；如不能決，則卜諸母靈亦可，陰陽家言；亦不能盡謂其無，但不必過於拘泥。軍中不可持私服，吾此時尙未能成服，須待他時補之。計則斷不發，卽家中散計，亦宜斟酌；蓋親友應弔者，不待計，其待計而弔者，亦可不散也。曾見人家有先不散計，俟弔時同謝帖散者；如須散計，卽可照此辦理。喪事之用鼓吹，蓋爲祭奠設也；——亦取達於幽陰之義——俗例以此爲鬧熱，殊爲非禮。有爲設而不作之說者，亦祇合生者居喪之禮，而於享薦亡者之意未合；吾以爲臨葬時，先日啓攢，次日家

奠，次日祖餞，均用鼓吹，但不以之送迎賓客。非祭奠不用樂，似爲得之。俗例喪事以題主爲重，實則以顯者臨之，加殊主上，最爲失禮，且賤其親也；可不遵行古人書主，卽擇子弟能書者，對靈書之。以見在事理言之，丁叟姪，少雲壻，皆善書者，請其書主爲宜；成主之禮宜行，賀主則不必也。出殯儀仗護從，可照品級，非第榮其親，禮不可廢。會典當考究，有不能備者，亦不必拘；喪禮謹嚴，古人以此爲專門之學，世衰禮廢，全不講習。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爾等宜於苦由中加意講求，庶免留遺憾，免爲罪人，切問齋文鈔，經世文編，望溪先生喪禮或問，均可於禮徑外讀之；數種，皆家中所有也。作塚以三合土和斫極熟爲好，可避蟻患樹根之患，棺外兩旁兩頭均宜築之；惟棺底不宜用三合，以其含水也，棺上亦不宜，以其絕天

氣也。唐以後；喪事多飯僧；雖士大夫亦不知其非；吾家以積世寒儒，故從無飯僧作佛事者。惟古人飯僧以資冥福，亦非無理；爾母生平仁厚好施予，此意尤當體之！吾意省城難民尙多，或於出殯之日，散給錢文；亦勝飯僧十倍。聞有名冊在官，尤易預算；屆時當請李仲雲商量辦法。——不必令其到門亦不必先使聞知——至城中乞丐，亦當布施及之；但以錢不以飯菜，庶期簡便均勻，省無益之費用，俵給窮民，亦資爾母冥福。此事約須數百千，不必惜也。二伯年高，近復多病；所有諸事，與壬丁商之，即可得主意；如有疑難決，再請二伯訓示，不必以瑣事絮聒爲要！地師難覓高者，爾言長沙王君與爾舊識，吾不能知；既請其看地，又不求上吉風水，自可易得。惟吾意既在東大山，自須覓彼間土著人，帶其同往，一也；須派人挑火食，扛竹

兜，帶盤纏，在彼盤桓相度，方期有所獲，二也。不可迫促從事，既以大事相託，當時加體念。至要！至要！爾言山場要寬大，又要就近買少許墓田，恐難湊巧；吾意總以下吉得地爲主，山場寬狹，有無墓田可買，均不必打算。惟立契時，須將公私分際前後交涉各要件子細檢點，乃可成交，免日後唇舌；又買地須彼此情願，斷不可稍涉勉強，稍用勢力欺壓！此事亦有定數，非人力所能強致；若須用心機，稍近欺壓，便非好事，亦斷非好地也。孝子不儉其親，喪事典禮攸關，自不可過於省約；然用費亦宜計算，不可鋪張門面，忘卻義理。人言家中光景如此，不能故作寒乞相；此等話，亦當留心！理所當用，稍多無礙；所不當用，卽一文亦不可用。專講體面，不講道理，吾所恥也！二伯信來云：孝威當母病亟時，曾割臂肉，求以療母；此

等處，亦見爾天性真摯。但老父力疾督師於外，哀而至毀，獨不慮傷厥考心耶？勛同天分均不高，威寬宜教督學好；喪葬最重，威寬宜慎襄大事，庶足慰母，亦令我稍釋憂懷。至屬！至屬！先此諭知。

致孝威（二月十二夜四鼓書）

孝威知悉：今夜一函，并墓誌稿寄來；茲復遣粟龍山回湘省視，順齋墓誌，以郵筒中不便函寄也。粟龍山由勇丁保至參將，自咸豐十年，隨我軍中，未曾告假；求歸甚切，故以此差借之。所欲言者，均於郵遞函中詳之矣。久不作楷，昨書墓銘，殊不愜意。可倩好手鈎勒上石，以掩其醜。

致孝威（六月十六日）

孝威知之：接爾信，知爾母暫厝史坡祖塋之右，一切均妥，我心

稍慰。玉池山一帶前後數十里，惟劉懷清最熟，不知尙在家否？前聞已赴潮州巡檢任；如尙在家，可以託其帶地主往彼覓地。銅舍口記吾家老輩曾有卜葬於彼者，譜中有其地圖，可試尋之！——記同舍口爲汨水合流處山脈到頭結穴或有佳處——此亦不必過泥，能於此一帶數十里間覓得，均樂邱耳。墓誌重寫付來，又刻本——須添改首一行及籤面——一通，可照式刻之。并將二伯祭文刻入。此外或有祭文及輓聯，佳者亦可附刻。爾能將爾母言行作一行狀，以詳母德而傳家範，則亦刻之。可先寄我看也！

致孝威（七月初二日平涼大營）

孝威等閱悉：得家信，知爾母已於四月底暫厝史城，——墓誌已另寫交黃副將席珍帶歸計到在此信之後——較之後圖自妥；將來卜葬玉池

一帶，可免繞道，吾心亦慰。玉池一帶數十里山脈，均來自平江，在湘陰縣東數十里，逆湘水而上；此一帶山勢稍厚，枝脚亦多，得地較易。但得平穩夷曠之區，可避五患，卽佳壤也，不必深求；——愈求精愈致誤必然之理倒是葬墳要緊——將來亦不必豐碑大塚，致遭異患。吾前過北邙，僅見白楊數樹，碑碣俱無；渡渭而北，見陵墓尤多，階葬大塚，亦復纍纍在目，然皆禾黍高低，牛羊踐履而已。千百年陵谷變遷，聖賢仙佛，均不可復問；幾見體魄之長存乎？劉懷清自閩回，聞尙在家；渠於玉池一帶地址尙熟，可爲訪地嚮導。買地卽買墓田數畝，作一墓廬，以備歲時展墓休憩地亦可；否則俟之異日。墓誌刻本，可於長沙照式刻，卽以寄親友。前鵬爾等記爾母言行以作家範，非爲爾母表彰計，蓋以爾母言動有法度，治家有條理，教兒女慈

而能嚴，待僕媪明而有恩，頗非流俗所及，意欲吾家守此弗替也。盍試爲之？喪禮祭禮，當於此時講明切究；——堪輿書講巒頭者亦須理會，惟講理氣者太謬不宜看——以世衰禮廢，喪祭尤要。能判數年學禮，亦免馬牛襟裾之誚；卽此是孝，亦卽此是學也。得湘中書，似年景尙可望熟；在爾信之後，或暢晴後氣象不同耶？旣得族中信，年饑較二十八年爲甚，借穀四百石俵給之，爾意甚善；但不知吾前所積之備荒穀，見復如何？仁風園亦有積穀，數年不加聞問，殊爲念之。下次信來，可詳以告我！少雲是否決計北行？大姊回小淹否？三姊有信來否？四姊無子早夭，爾大舅欲爲立繼聽之，如不立繼，亦可也。二姊極有爾母遺風，家事均須稟之而行；諸婦善事二姊，不可令二姊煩惱。至要！至要！西事尙好，我自當盡心力所能到者辦之，已詳致二

伯信中；未封口，看畢卽呈覽。謝孝酬勞，均禮意所不廢；各衙門可於大門外稽顙申謝，投素柬號房爲是！中丞方伯至府縣各官，我當函謝；但軍中少書啓朋友，須自爲之，不能速耳。若農觀察信來，寄銀已不少矣；用去若干？存餘若干？盡詳以告我？吾恐家中已有官氣矣。爾母墓誌及太常師神道刻本，均付一本與閱。營屯甚好，軍士以南農法行之，此間甚有效；以此悟地氣之厚，古法之可行也。

致孝威（閏月十六夜）

孝威孝寬覽悉：接爾等兩次信，知爾母歸葬有期，深爲慰意。吾生平於風水選擇兩事，不甚信；然不謂其無是理，祇是人家氣運所致。當其將盛，自能遇著好地好日；當其將衰，自遇著凶地凶辰。此中自關天事，非人所及至；人子爲其親謀，總必求心之安而後止。固

不可以親之體魄爲求榮市利計，然亦何忍以親之體魄置諸凶砂惡水中也！所卜地既稱安善，爾等以爲安善，卽安善矣；爾母之靈永安於斯，將來亦卽永憩於斯。三合土可築周圍，至棺底棺蓋可不必築；總要築得結實。三合以日久結成一片，不通天地之氣，中含陰水，易朽壞也。此是爾等事，吾不必爲爾等區畫，亦姑言其理而已。墓銘字字道實，可爲家範；想已刻好，可拓廿套寄來，此間要者多也。爾信以湯子惠謂不必入土，或卽留嵌祠壁亦可；將來吾百歲後，不能不立廟，此誌卽嵌廟廊。惟須另刻貞石，埋之墓前三尺爲合。葬之深淺，地師必自有說；然稍深以不及泉爲度，過淺不可。古人云：「葬之言藏，欲人弗得見也。」葬過淺，難保後此無淺露之虞。墓前不宜多列貴官體式，惟華表不可少，亦不高，出土四尺可也。墓田十餘畝足

矣，不可多；異日子孫難保無爭競之事。爾等所說獅子屋場莊田，價亦非昂；吾意不欲買田宅爲子孫計，可辭之！吾自少至壯，見親友作官回鄉，便有富貴氣，致子孫無甚長進；心不謂然，此非所以愛子孫也！今歲廉項，蘭州書院費膏火千數百兩，鄉試每名八兩，會試每名四十兩，將及萬兩；而一切交際，尙不在內，明春擬籌備萬兩，爲吾湘陰賑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產耳。備荒穀，本不宜卽以買田；見買之四百石，卽留爲族鄰備荒用。但宜擇經管任之，須稍籌經費，加給經管；仁風團亦宜分給，以全義舉，此吾當寒士時與爾母慘淡經營者也。爾母每念外家家業中落，爾姨母景况甚苦；雖未向我說過幫貼一字，而意中恆不自釋。爾等須體此意，時思所以潤之。孝寬能當家甚好，昔人當家三年，而學益進；——記是陸文安公語——所謂「是亦爲

政，「卽此是學也。人情世故，皆須體貼；多一分體貼，卽多一分閱歷。居家做官，均是一般。孝威亦宜留意，勿以此爲不足學也！沈守吉田因爾信要西安碑帖請以十三經全部寄歸，又近來所寫徐太常師碑，頗覺有筆力；今付來二十張，可好藏之！如需送人，可寫信來再寄，但不能多耳！西事敗壞至極，吾以一身承其敝，任其難，萬無退避之理，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近時頗多不諒者，然直道自在人心，聽之而已。鈔各疏稿，寄爾等閱之；若所事粗有頭緒，吾可乞身則乞身歸耳。夏秋間，天津夷案，幾至紛紜，吾所覆總署信稿，頗不謬，都人士亦有稱之者，恐將來不免有東南之行。然衰老頹唐，無可用矣！曾梓生少閱歷而好自專，劉克庵劾之亦太過；今兩君俱歸，不知何以爲懷耳？湘中哥匪，無人料理，恐竟致猖獗；側身南望，徒切

焦煩。威所生子，本擬命之念慈，字曰勛孫；接來信，二伯已命之矣，亦一奇也。字帖箱託沈吉田覓便寄家，一聞交劉副將玉田帶歸——又送二伯父母皮桶四件，亦附寄歸。但不知何時可到？

致孝威（臘月十三夜）

孝威孝寬等閱悉：爾母大葬之期，想未改擇。土色何如？以爾母之淑慎慈儉，必可得一平善之地以安體魄，且吾他年遷神之所也。急欲聞其大略，以慰遠念！墓銘刻手甚佳，可多拓數百本送人；此間索者甚多，須便時寄百本爲要！序銘俱稱心，而言字亦合法；惟蓋篆頗欠蒼勁耳。傅君當厚酬之。湯子惠吾亦識之，其人貧而介，亦可厚贈。老友戴正心近況何如？二伯處每年二百，不可缺；明年七十大壽，亦須送百金也。數項約須四百金，可向王若農處取，由廉項撥。

金積於十一月十六已復，辦法詳正摺及密片中；如經理得宜，西陲百年無事也。非頻年縱橫血戰，何以得此！此舉最難最險，患不在賊而在時局；事後思之，且悸且憤。吾遂督關隴有代爲憂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遲久無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總要人幹。國家不可無陝甘，陝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年任兼圻，豈可避難就易哉？爾母深知我心，從不以世俗語相晤；惜其不及見也，可爲文告之。河州賊早有就撫之意，西甯賊已識兵威；崔禹等逆亦決計乞撫，聞索逆亦然，此皆不煩招致者。然撫難於剿，吾且以分別剿撫處之，一兩年必可結局。惟吾衰已甚，未免日暮途長之感，明春當力辭重任耳。爾舅母姨母處光景何如？恐不可無點綴，爾等當酌致之！左垞貧苦之家，總當分潤，仍是由親及疏爲是！大姊光景何

如爾民江西有信來否？下次信可詳告我！

致孝威（辛未正月二十日平涼大營）

孝威孝寬知之：正月二十一日，始接孝寬臘八日一函，知爾母墓工將次告竣，心中稍慰；但未言土色何如，深淺何如。孝威想已回家，何不詳寫一信告我也？爾等所作行述，多不妥；暇時改正寄歸。爾母一生淑慎，視古賢媛無弗及也；吾家道賴以成，無內顧憂。今在軍經畫邊事，晝夜眇暇；然每念爾母，輒廢寢餐。未知何日事定，還山一踐同穴夙約？思之慨然！二伯今年七十，精神想尙如常，壽日是否開筵召客？前交劉玉田帶回皮衣，當於臘月到矣。得若農觀察信，知已撥二百兩歸家，爲每年甘旨之奉，計爾等亦接到轉奉。金積堡瑣圍久合，馬化澹隻身就擒，若論敷衍了事，亦可結局。然此賊謀逆日

久，蓄機甚深，此時若稍鬆手，將來仍是西北隱患。且戎狄之患，最難收拾；維本朝都燕，以九邊爲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莖，重爲異日之憂。不比陝回，由積弊私鬪起事，尙可網開一面也。度隴以來，先注意於此；雖同事之牽掣，異己之阻撓，及朝廷之訓飭，皆所不敢屈。幸如此了結，寸心乃安；若論其事之難，則趙元昊始終爲宋患，河套爲明患，我聖祖之征準部撫定蒙古而衆建之，一時名臣名將所綢繆，其計畫亦無以踰此。姑爲兒等言之，俾知事業非可倖成；未出任事以前，當苦心讀書，既任事以後，當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乃可望有成就。吁！豈易言哉？爾等除至親至好外，對外人斷不宜將此段盡情說出；蓋名者，造物之所忌，亦人世之所忌也。報捷摺已於二十五日拜發，試看有一字鋪張否耶？衰病之餘，畏慎未敢稍間；所慮智慮才

氣，日緝一日，雖關內年內可望安謐，不能久待，仍當據實直陳請命
朝廷，預覓替手。一俟舊政告知，乃可奉身而退；或者聖明不允放
歸，卽老死西域，亦擔荷少輕，可免貽誤也。二伯處卽以此及鈔稿呈
覽，不再函致矣。手此卽諭威寬并解與勛同聽之。何三在家看門久，
老實而晚景不好；在閩時，爾母曾說過給與一名勇價，吾亦諾之。惟
念勇之口糧，不可給家人，是以久未給予，亦且忘之；今寄信若農觀
察，請其劃撥二百十兩零六錢交爾，給何三以了此項。蓋四年勇費之
數也。此項當由駐陝局作收，於養廉項撥填。又及。

致孝威（壬申二月十一日）

爾今日計可行抵靜甯矣。今日鄂台遞到孝寬書，及與爾書，付爾
一閱；家中加蓋後棟，已覺勞費，見又改作驕廳，合買地基及工料等

費又須六百餘兩，孝寬竟不稟命，妄自舉動，託言爾伯父所命。無論舊屋改作非宜，且當此西事未甯，廉項將竭之時，興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觀美，不顧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據稱欲爲我作六十年辰，似亦古人洗腆之義；但不知孝寬果能一日仰承親訓默體親心否？養口體不如養心志，况數千里外張筵受祝，亦憶及黃沙遠塞長征未歸之苦况否？貧寒家兒，忽染腦滿腸肥習氣，令人笑罵，惹我惱恨。計爾到家，工已就矣。成事不說，可出此諭與爾諸弟共讀之。今年滿甲之日，不准宴客開筵；親好中有來祝者，照常款以酒麵，不准下帖。至要！至要！御書四字，可恭懸住宅中間，轎廳則不宜也。孝寬費去之錢，約二千有餘兩；親友中分送各項，及今歲家用，合計總在三千數百，上年廉餘，恐將罄矣。到陝局，可問沈觀察開一細數

來。戴敬堂意竟在將園土屋宇向賣，——亦是見孝寬高興起屋疑有餘財耳——今年勢有不能，可婉告之！——我不買無人肯買亦是實話或立契後無見銀認其利息亦可——半送半賣，尤不可也！不肯換佃，儘可讓他，每年以應收地租錢送之可矣！買府城隍收租地基，原無不可，去銀近三百兩，已過屋價之半，於事尙無不合。童太守極意照料，歸後可往謝之！我不能以私意作函。傅念山信寄去，所刻三墳記，惜大圓，少生趣耳。華嶽碑或仍候章伯和來鈞泐，可告吉田！河州已繳馬二千數百，槍矛三千數百，仍未歇手；各處擾運之賊，均已收回。——得歸巢者不過數百而已——看來撫局已有八分，惟後此搜羅尙費工夫耳。前送去化州橘皮，乃前巡捕閻兆桂見署化州於署中老樹摘取寄將者，於咳痰之病最宜，可寶之！

致孝威（二月二十七日）

孝威覽之：此時計已行近龍駒岩矣。到樊城時，能就轉運委員之便，逕抵鄂局最妥。漢水未漲之先，舟行較便，約旬日即可到鄂。途中宜細心檢點，勿疏忽，勿催程；多服藥，是爲至要！家中諸事，我均吩咐爾可照辦，諸弟宜令其謹恪守舊，苦心讀書，毋使我憂慮！少雲復信，未封口；仲雲一信，併付閱後交去。此間撫局，已有八九分；西甯肅州亦然，一馬占鼈馬悟真已來獻良馬二健驃二差馬五十介藥二繳馬三千餘又子槍約繳至二千矛桿五六千——看來玉門以內，本年當可肅清。惟零匪游勇，恐一時尙難妥貼，然大局亦無棘手之處。我今年決作歸計，不敢求安，所憂精力衰頹，終致貽誤耳！

致孝威（三月初十日）

孝威知悉：三月初十日，接孝寬二月初八日寄爾信；驚悉丁姪於二月初六日病故，姪婦於夫病亟時，刲臂以進，旋絕粒三日，恐亦不起。可敬！可傷！丁姪端重能文，吾家之秀，不幸早死；爾伯父衰老多病，何以堪此！計爾得信時，必已抵鄂；歸後當多方寬慰，以解老人憂懷。然此等傷心事，亦恐無法解釋。奈何！奈何！孝寬云：今歲事故頗多，周孟翔亦於二月朔逝去。爾外家日就衰替，僅此子能支門戶；亦復不祿，殊爲可傷！少雲全家，是否住省？孝寬云：家中大小，均已搬回。想修造業已畢事，此後斷不准再有擅便之事。此間撫周已定，關內可冀漸次肅清。得爾二月二十八夜長安書，知行程順遽，可卽向龍駒進發；大約此月底，必可到鄂，稍慰遠念。滌侯無疾而終，真是大福！贈太傅諡文正飾終之典極爲優渥，所謂禮亦宜之也。

惟兩江替人，殊非易易。時局未穩，而當時賢能殊不多覯，頗爲憂之。大婚既定九月，一文山殿撰之女正位中宮——親政當亦不遠；但願聖政日新，英傑輩起，爲天下福。文卿自是當時之彥，所詢秦事，已告之。戴敬堂老而慙，不可失其歡；非但世誼應厚，卽待平人，亦不可不留心也。西安所買各種書籍，數千金何足惜？惟博覽爲難，且亦無益；以悅目不能悅心耳。兒志在讀書，吾所深喜；然程子以玩物喪志爲嗜書不知要者戒，亦所當知！華山碑宜改刻；章伯和平復後，卽求赴華廟監工，已遣之去矣。三忠祠碑，已覓刻手；所拓研銘甚佳，當令吉田邀其同伯和前赴華陰，或俟三忠碑歲事再去可也。王孝鳳老不戒得，本所深悉；然其以贖儀百兩爲薄，此不足論。瞿良份已畀判紫關局差，并危易兩分薪水給之，亦足成其廉矣。護行馬隊，歸

時當各賞二兩。——或稍加——到家後，宜速寄信慰我爲要！寬勛同均覽。河回獻良馬，神駿異常；如見唐人畫馬，名曰平戎駿，靖戎駿。吾老不能騎，暇時當畫題詔子孫耳。徐占彪已抵肅州。陝回馬長順，蘭回馬朋，均降，似肅城可得。崔禹等均乞撫甚虔。馮杰卿尙未去西甯。

致孝威（四月四日）

孝威知之：得沈吉田書，知爾三月初八已抵荆紫關；計順流出樊城，下鄂渚，無須多日。鄂至長沙，只須北風數日，此時當已抵家。咳嗽全愈，仍當多服滋陰補肺之劑。爾體氣虛弱，吾每憂之，須時以親憂爲念！凡可以愛其身者，無不愼益加愼，庶免數千里老人牽罣耳！前聞丁姪惡耗，當卽作書，并將潤兒信寄爾，由若農處轉遞，計

已接到。二伯老年值此，心緒哀切，不問可知；病勢恐因此有增無減，如需藥品，可分奉之，我處當再覓寄。河湟種人，均求撫甚切；見仍搜剿馬械，未准鬆勁。陝回悉數求撫，惟安插勞費，不可勝計；計秋杪冬初，玉關以內，大致當可肅清。徐占彪續獲勝仗，肅回馬四帶傷回城，亦欲求撫。而七年不出關之成祿，——烏魯木齊提督——始終畏怯，奉廷旨頻催，則以糧運不繼卸過關內；鎮道欲急劾去，又恐裏邊護持。——然終不能不據實直陳——或并以關外事宜一併責成辦理，則亦非此時所能兼顧也。我近日病證如故，精神委頓，心緒不定，斷不能久肩鉅任。致二伯處信，即親送去。此間缺安化揀皮，——純茶梗更好——可請大姊覓數百斤，由鄂台轉寄。家中小菜，烘魚臘肉，亦須附書爲要！

致孝威（五月十二夜安定大營）

孝威覽：鄂台寄到三月十七日信，知已安抵鄂中，計月底可抵家矣。途間因受風寒，復患腰痛咳嗽，甚爲挂念。外感無甚緊要，然頗患感冒，究由體質不佳，且多服表劑，亦耗元氣。到家後可安息調養，務令元氣漸充，榮衛漸實，不爲客感所侵，以慰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忽然也。已致賻四百金。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見何小宋代懇乞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劫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卽錄稿咨送。可謂組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

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令譽，兒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干時，爾宜赴弔，以敬父執；牲醴肴饌，自不可少；更能作誄哀之，申吾不盡之意，尤其是道理。明楊武陵與黃石齋先生不協，石齋先生劾其奪情，本持正論；後謫戍黔中，行過杜渚，懼其家報復，微服而行。武陵之子長蒼——山松——聞之，亟往起居，怡然致敬。呈詩云：「乃者吾翁真拜賜，異時夫子直非沽；爽猶有意疑公且，奚卻由來舉解狐。」——後兩韻不復記憶沅湘耆舊集中可取視之——此可謂知敬其父以及父之執者。吾與侯所爭者，皆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織儒妄生揣擬之詞，何直一哂耶？丁叟之事，家運不幸；吾悲其堪成大器，遽早夭折，非僅平常骨肉憂戚之比，暇或爲文存之耳。輪船覆奏已鈔寄，想已得覽？可見任事之難。少雲一信

寄去。四月十四日。威寬勛同知之：得威書，知四月朔已抵家，慰甚！腰痛咳嗽已全愈否？格外葆慎，勿貽吾憂也。二伯病狀，前得寬書，已知大概；恐心疾不可愈矣！中年哀樂多端，足損懷抱；况老年多病，何以堪此？爾輩但常省視，凡可博老人歡者，極力爲之；或有時漸忘憂戚，亦未可知耳。家中土木之工，計已完竣；寬書來，極知謬誤，吾亦不深責。爾輩須時以老父爲念，勿以庸妄時撻父怒。讀書行己，刻求精進，兄弟相爲師友，勿比匪人，吾之願也。爾母三年終矣，此三年中，家中一切，能如爾母在時否？庶母已老，家事一切，不必操勞；兒婦諸宜照管。勤，儉，忠，厚，四字；時常在意，家門其有望乎。此間雨水應節，禾苗大好，可期豐稔。民氣漸蘇，賊情無變。七月可進蘭垣。吾腹泄如常，幸尙耐苦。活一日，辦一日事

盡一日心而已！

致孝威（五月十七日）

前函未發，復接四月十七日書，具悉家中光景；二伯憂傷成疾，何能痊愈？應備一切，應早料理。癸哥在浙，有信歸否？官可不作，子職不可不盡也。九伯，十伯，楷叔，近來可免飢困，聊慰我意；每月饋食，可緩。然吾每見世俗骨肉，一經異居，便如路人，各私其妻子，視服內兄弟子姪，毫不介意，心竊以爲不可；爾曹但能時常在意，庶毋傷天性，可以教家，可以保世也。二舅決意遂居縣城，當有以周之，毋失其權；爾母兄弟，僅存一矣！孟翔未婚之婦，如果過門守貞，則前二百金尙不足，當益以三百金；一贍貞女，一爲二舅甘旨之奉，或爲經營生計，置一恆產；月取其息，歸之貞婦可耳。——此節

暫勿出口望門守節必視其本人立志如何此大難事也——少雲大姊偕居福源巷，小淹是否尙留人住？諸孫讀書有進，吾聞之喜；但須令其勿囿於科名之學，多讀正書爲要！皓臣交查，許德順子已正法之；許斌南一節，已請張介卿查明付來。劉自申，係彭將清和之外姪，常往來營中，專帶銀信，從未荒唐；許德順得此，可贍其餘年。皓臣詢得後，爾可告知我，庶免記罪！恩房師有信與爾，以其子相託，卻不言欲何官職；茲將其信付閱，爾可寫信復之！另稟，廉項五千，既已擬作各項急需之費，可取用之！吾初意擬作歸時飲宴之資，樂吾餘年。如二疏云云者；見又積其數月，除提蘭州書院膏火并恤廉吏外，尙多餘贖，此項卽交爾用，無不可者。惟須諄告寬勛同，俾知愚而多財之義；嗟然於不以多財貽子孫爲父母愛子之心其可也。關隴春夏甘霖疊降

，麥豆可望豐收；羣言十數年來未有之祥。河回繳馬三千餘匹，散給貧農，助其力作；開墾——除倒斃及發驛外實散民間者不過千數百匹而墾荒甚得其力——較上年爲多，民忘其亡，路無餓殍。河回遍立長生牌位，此誠心勤民之效。——亦貪天之功——初六日，雷震固原禮拜寺，火球入寺，延燒時；附近居民，無一傷者，漢回共詫爲奇。附以告爾。

致孝威寬勛同（六月十四日安定大營）

孝，寬，勛，同，知悉：五月十一日書至，二伯竟至不起，哀痛何言——老年多病，又適值丁弟之變，積憂迫灼，遂至於此。鄂渚一別六年，畢生無復見面之日，同氣之緣盡矣！癸兄尙權定海否？既有訃去，歸期必速；惟官場交代，例有膠轄，不審遂能脫然否？當致書

中丞，懇其早與放歸也。癸兄未歸之先，所有一切事宜，爾等自應妥爲料理。二伯在日，曾言他年陪葬史坡，將來自當遷神於此。丁弟爲二伯所愛，亦可耐葬，惟不知有隙地可容否？弔葬各期，自須俟癸兄到家酌定，墓誌我當任之。喪禮近已廢缺，爾曹當將期喪禮制悉心考究，擇其宜今而不戾於古者行之；不可隨俗自便，外於名教！壬兄正當大事，可以此示之，此最要緊！至於世俗所謂儀節文物，務爲觀美而不可效者，尤當留意！爾等家奠，文當自譔呈覽。吾此時晝夜治軍書，無暇執筆；又頻年衰病侵尋，怕聞傷心事，怕說傷心話，暫不能爲。或入居省署後乃爲之。二伯遺集，曾自編次，旋以不甚愜意停刊；爾曹可錄副寄來，但不可以元本遠寄，恐途中損失，翻成恨事也。曾文正之喪，已歸湘中，致賻不受；劫剛以遺命爲言，禮也。家

中工作，想已停止。戴敬翁前說，如何下落？老儒貧苦可憐，總當厚以待之，敬以出之。少雲大姊，均遂居福源巷。兩女婚期定否？得雋孫兄弟來書，并呈院試文稿，尙有通順語；而稟啓不如式，詞義亦粗疏，字畫欠佳，恐是見聞寡陋志不向上之故。當飭其尊師取友，潛心讀書爲要！大舅遺軀已回湘否？二舅之遂居縣城，光景可想。姨母光景何如？爾母族彫零日甚，使爾母在，牽望如何，爾輩當時以爲念！叔慈家事可代謀否？季和尙未見來。夏結笙處有信到家否？婚事如何說？芝琴能主婚否？周桂塢書來訴苦，已有函復之矣。河州事已大定；西甯尙須臨之以兵；肅城尙須濟師猛攻乃下。今歲大稔，土民均言數十年未有，殘黎大有生氣；五穗之麥，雙角之豆，祥徵疊出，國家之景運休明，於茲可見。我腹泄如常，幸精神以勤服補劑，

尙可支持耳。

致威寬勛同（十月二十七日）

威，寬，勛，同，知悉：久不寄家書，亦軍務倥傯，無暇作字也。
西甯連獲勝仗，立解城圍；陝回敗殘之餘，人數尙萬餘，能戰者不過千餘兩千而止。見仍北竄甘郡肅州，已發兵截剿；力遏其逃竄出關，未知能一網打盡否。俄羅斯乘我內患未平，代復伊犁。乃朝廷所遣帶兵大員，均無實心辦事之意，早被俄人識破，此事又須從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軀，不能生出玉門；惟不將關內肅清，籌布出關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處？擬於關內肅清，先時告休，以待能者。近日腹泄稍已，惟老態日增，斷難久勝負荷，恐貽誤朝廷重寄耳。癸
| 叟聞十月內始可言歸；——吳桐雲信——壬叟不知世故，只要天性不薄，

尙可望其成人。吾家世澤，恐難久長，心爲之悲！族中有建總祠修族譜之議，不遠數千里，遣日升等持書來商，蓋不知我早忘內顧也。兩事均不可少，惟一時并舉，經費萬難，或先建總祠，再議修譜何如？建總祠須擇地買田，乃可永久；以每年祭祀歲修，均可從祠田計算。有祠無田，經費何出？——既是合族公事應照丁起費我處及光塔日升捐資則固不待言也——此事須族中明白人從長計議，而明白人頗不易得，吾兒可就近商略寄信告知；俟此事告成，再議修譜可耳。湖南議刻楚軍紀事本末一書，有信來屬鈔奏稿文札；我有書覆之，閱後遞去，并錄稿留家中爲要！我平生頗以近名爲恥，不求表襮，楚軍紀事本末一書，可不挂名其間。至關係湖南各大件，有張駱會章奏具在，不必慮其掩抑。此時吾湘極盛，實則衰機已伏；諸公不以去奢去泰，誠

其鄉人爲少留地步計，乃以止謗爲桑梓謀，此我所不待者也。恤無告，及他義舉應用之費，我所不惜，爾自斟酌可也！余三伯之季子來，當飭其還，以四十金作路費。日升父子及某三人來，畀以五十四兩作路費外；以十兩給日升子新盛，——此子似能作田——均不准逗遛。豐孫寄呈字，甚端秀可愛；賞以尼山研及湖筆徽墨擺包外，一研留賜諸孫能讀者，可飭豐孫寫謝稟來，看其有文理否！陶氏孫女出嫁，應與廕資。二外孫入邑庠，可賞以筆墨！近得閣帖數本，——明肅王刻此間板尙存——有便再寄歸分賞也。少雲處不及復信。

致威寬勛同（十一月二十二夜）

威，寬，勛，同，知之：久不寄家書，適兵事紛紜，無暇執筆作此；又頻患風寒，筋絡時搖掣作痛，興會不佳也。爾等所寄各函，次

第得覽。所欲示知者，偶有記憶，條列於後：西甯，古鄯善地；東

北大峽小峽，羣山對峙，聯亘八十餘里。湟水出其中，漢所稱湟中

者也——正北威遠堡，漢番雜錯，卽晚唐所稱沙陀；西南通巴燕戎循化

撒拉回番以達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地險民悍，明以前，僅羈縻

勿絕而已。自國朝設青海辦事大臣駐此，控制蒙古番回；慶光中番回

漸作不靖，林文忠琦靜庵沈朗亭諸公督陝甘時，時有用兵之事，均未

得手。迨同治初元，陝回構禍，各處蠢起響應；西甯辦事大臣玉通，

爲回所制，不得已乃以循化回紳馬桂源署循化廳署西甯府，我從前所

以有「西甯名存實亡」之奏也。玉通死後，豫師嗣事，駐營平番，距

西甯三百數十里；總兵黃武賢駐營威遠堡，陝回白禹崔糾其殘黨萬餘

佔據大小南川，馬桂源兄弟上稟，請驅逐陝回，蓋明知平番威遠之不

能軍也。我堅持剿撫兼施定見，先令悉繳馬械，聽安插；馮杰卿辦理數月，若鞏陽奉陰違，繳馬械各千餘，然均非住者，催令呈繳，則託言留防陝回。令其先造馬械數目冊籍呈齎，俟陝回事畢，再按籍呈繳；一面令何提督作霖率馬步八營，由碾伯進，劉毅齋總之。比官軍進大碛，則馬桂源兄弟陰約陝回同抗官軍，據險以待；西甯官民，恨馬桂源之詐，乘其出城，糾約陝回，遂閉城固拒不納。馬桂源無可如何。自八月杪至十月杪六十餘日，官軍血戰五十餘次，皆獲勝仗，遂埽除八十餘里蟻穴，徑薄西甯。難民數萬，喜極而涕，不自料其復見天日。見在陝回土回及馬桂源兄弟，皆告哀乞撫；其兇狡素著者，萬無撫由，仍當分別辦理。大約賊黨漸解，賊勢已孤，撫易而剿亦易，不過稍延時日，可收全功，惟仍當慎以圖之！至河湟自古爲荒服

，未能與中土同風并治；此次踏實辦去，竟於至險之中，克獲至順，爲漢唐以來未有之奇。實非賴朝廷景運方隆，將士用命，不易臻此。戰狀已詳兩疏及各片中，飭周瑞清柳葆元鈔稿寄歸，令爾等得略悉梗概。爾等安居數千里外，何知西邊遠塞征戰之苦哉！吳南屏，郭意城，羅研孫，曹鏡初，前有書來，欲輯楚軍紀事本末爲一書，意在表章餘烈，用心周至，陳義甚高，實可佩慰！惟我所慮者，吾湘於咸豐初年，首倡忠義；至今二十餘載，流風未泯，諸英傑乘時樹績，各有所成，爲自來未有盛事。此時正宜韜光匿采，加以蘊釀；冀後時俊民輩出，以護我梓桑，爲家國幹輔。不宜更事鋪張，來讒慝之口，而壞老輩樸愿之風也。至當時戰績事實，各行省章奏具在，新修方略，國故昭章；縱有埋沒，亦斷不能剗削事實，并其人而去之者。陶士

行得罪當時權貴，至身後慘遭誣謗，子孫冤累衰弱，數世不振；數千年後，徵文考獻，尚有爲其昭雪者。至史廢體例，不錄各家議論本人逸事，而惟取章奏爲據依；譬猶畫眞家，但審形模部位，而神采意態不具，生氣索然，遂之他人，亦未有宛肖者。以是勝於私家紀載野史愛憎可矣。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無媿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吁嗟沒世名，寂寞身後事。」古人蓋見及矣。爾母在日，曾言：「我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前書及復吳羅郭曹諸先生書，已交差弁便帶回湘。爾等見諸老及吾湘能讀書者語及，則詳告之可也！丁臬臣先生兩次書來，并警示秩老易學筐邨遺事，意欲索三百金爲刻書之費；此老志節甚高，讀書有得，不尙

行得罪當時權貴，至身後慘遭誣謗，子孫冤累衰弱，數世不振；數千年後，徵文考獻，尙有爲其昭雪者。至史竅體例，不錄各家議論本人逸事，而惟取章奏爲據依；譬猶畫眞家，但審形模部位，而神采意態不具，生氣索然，遂之他人，亦未有宛肖者。以是勝於私家紀載野史愛憎可矣。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無媿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吁嗟沒世名，寂寞身後事。」古人蓋見及矣。爾母在日，曾言：「我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前書及復吳羅郭曹諸先生書，已交差弁便帶回湘。爾等見諸老及吾湘能讀書者語及，則詳告之可也！丁臬臣先生兩次書來，并寄示秩老易學、邨遺事，意欲索三百金爲刻書之費，此老志節甚高，讀書有得，不尙

例，求精實，族衆舉公正者爲首事，主筆則各房分任，擇其筆下明白者掌稿可也！日升等三人，徒步而來，共給五十兩遣歸。此兩事交爾與癸叟辦理。爾外家衰替日甚，汝光舅喪其二子，暮景頽唐，念之心惻！爾姨母無復佳况，大舅母亦然；時當周恤，以慰爾母之意。能爲代謀長久，更佳。余三伯不能教子，諸子中聞其季尙可；秋間來甘覓其兄貢南，而貢南不知所往，給以五十兩令歸，恐其家亦難復振；或尙不如從前耐窮，可歎也！叔慈處光景想略好，孝威與媳婦處此事甚得；我意季和到後，尙能相安，聽之。我年逾六十，積勞之後，衰態日增；腹泄自吸飲河水稍減，然常患水泄，日或數遍。蓋地氣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腳則酸疼麻木，筋絡不舒，心血耗散，時患健忘，斷不能生出玉門矣！西陲之事，不能不預籌大概，關內關外，用

吳雖有次第，然謀篇布局，須一氣爲之。以大局論：關內肅清，總督應遂駐肅州，調撥軍食，以親爲督，以肅州爲運駐巴里坤，以規伊犁。使我如四十許時，尙可爲邦國宣勞，一了此局；今老矣，無能爲矣！不久當拜疏陳明病狀，乞恩朝廷速覓替人；如一時不得其人，或先擇可者作幫辦，或留衰軀在此作幫辦。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歸，亦無不可。此時不求退，則恐蕪誤國事；急於求退，不顧後患，於義有所不可，於心亦有難安也。爾等試一思之！

孝寬修屋之費，用去若干？威前書來，并不言及，自是爲寬留地步，恐益觸我怒。以我境地如此，浪費數百兩，亦可置之不論，况做屋尙非浪費乎？惟孝寬不能仰體我心，任意動作，與世俗子弟見解一般，我所不喜，且更有慮也。孝威可將用去實數，開單寄來。孝寬近日志

趣有無長進？勛，同，近日能發憤讀書否？勛婚事可於期服後辦理，同可遲一年。戴敬堂人固無取，然介慎不預外事，老且益篤，尚不失前數十年秀才風味；又祖父舊徒，存者無幾。必欲將房屋售我，言我不受，則別無人買，亦是實話。孝威歸時，我曾吩咐，俟冬間籌畫；此後未接爾等信，不知如何辦理？頃復得敬堂信，又申前說，并訴近狀之苦；卻用外縣官封寄來，似是疑爾輩不爲寄信者，其慙可念！爾輩可設法買其房屋，勿短所索之價，亦了一樁心願。徐壽衡書求爲其父母作壽文，已倩子維代作寄來，孝威可寫好送去。俞臣太翁，本祖父舊徒，人素謹飭，應送壽軸；且伊家待慧姑甚厚，亦欲稍慰慧姑也。孝威所擬二伯父哀詞，以古文哀祭多用韻者；不知古文哀祭用韻，岐之友戚皆然，惟骨肉則不可用韻。所謂「至親無文」也。韓

祭十二郎，熙甫誌父母墓，皆散行不韻，此可類推。楚詞哀些，豈宜用之兄弟乎？入居節署後，所作澄清閣詩，一時和者百數十人，多佳者。建忠義祠，祀明肅王幕客之同殉者，一節署本肅府舊址明季闖賊破蘭州肅世子識鏹被執尋殉幕客二百餘人均赴虐燄其遺骸兩大塚在署後二百餘年無過問者楊厚菴時標兵饑叛戕幕客勇丁將弁百餘人皆殺魄也亦合祀焉——修烈妃廟，肅王妃三人，嬪二人，宮女百餘人，皆因歷任游觀之所更爲之。烈妃廟，卽先日延綠亭；——其遺阡卽在廟前——忠義祠，卽先日環碧山莊也。所費不過千數百金，而忠魂烈魄，與山河不朽；落成，或以文記之，或題聯句，今錄以示爾。

致孝威（十一月二十三日辰續諭）

前信封定待發，復忘兩事，補示之：恤無告堂，省城義舉也；我

但知有此舉而不知其詳，孝威可詢知仲雲兄，此項每年經入之費若干？經出不敷若干？堂中章程云何？何人經理？我應捐若干？逐一告我，以便斟酌。如所需無多，孝威自當酌量應付；若捐數過多，必須我處告知若農撥兌，并行駐陝局陝藩劉廉填還也。徐黼卿先生，爲邑中老宿；吾少時聽爾祖父說，先生古文詩與半帆先生齊名，人品敦摯過之，卽知景慕，而迄未見先生詩文隻字。茲其後裔求爲作序，萬不可辭；孝威須將其活字本寄來，始便著筆。華山碑伯和拓三百本寄蘭，尙不敷分送；聞已拓兩百本帶交孝威，烏金蟬翼各一分。此間新刻飲和池記，刻手不甚佳；入冬早凍，不能拓，俟明春寄歸可耳。玉岑都中來書，彼問素周夫人墓銘者甚多，孝威會試時，可帶去送分。揆席及兩江尙未放人，似留以有待；我意乞休之疏，須於年內

拜發。惟距上親政之期不遠，似又涉痕迹耳。豐孫工課，只宜有恆，不必急切；體質嫩弱，不可峻督。陶氏孫女過門後光景，想必相安。雋孫輩近日讀書何似？爾輩來信，於應詳之事，當詳以告我！我近日健忘益甚，爾輩來信簡略，更無從記憶也。

致孝威（十一月二十四日蘭州）

孝威知悉：日昨一書，由若農轉寄，想可接到。曹鏡初有信薦宋同年來，勉錄置文案處。隴非仕國，薪水至菲；而來者日多，不知老子婆娑，此間原非得已。只俟局勢了妥，可圖數百年之安，即乞身歸里，不能久作居停也。處分家事，語具前函。中尚有漏者：二伯父窀穸之所，已定否？癸兄九月信來，尙未確定歸期；爾可將此事本末詢明告我！寫家信宜詳密，不可疏略。切切！致鏡初一函，可即遞

孝威寬勛同（小除夕蘭州節署）

威寬勛同覽：所寄稟函，均到。前侯名貴回湘，交一函；并尼山研，與豐孫，想已收到。豐孫讀書寫字，隨便而已；只要有恆，無須峻督也。西甯大致可冀肅清，肅州已加馬步隊；二十前往助攻，並發後膛大礮，想可克矣。甘涼一帶，間有游匪零騎，自易料理。我昨上乞休疏內，原請仍留此間，以備諮訪；意蓋在此屢有京信，說西事報捷後，當壽有恩命。吾意使相兩江，非我所堪，臨時辭遜，未能如願；不若先時自陳爲得也。數月後，必可一律澄清。關隴事，幸而後濟，亦非始願所到；器忌益滿，功名亦忌太盛。不獨衰朽餘生，不堪負荷已也。關外無勁軍健將，——已嚴劾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矣——又事權不

一，爲時太久，必啓戎心，故有須預爲調度之說；然若不於乞休疏中陳及，又似攪事。如蒙上垂詢，當畢其愚耳。湖南諸老友，有楚軍紀事本末之議，意在表章，實則贅說，且令同時之人多議論，不如其已。南屏年伯，性情敦摯，又善爲古文，有書復之；爾等須時常親敬，見父執當以所事諸父者事之，於心亦安也。二伯葬事，已定局否？童太守大呼，向無交情，惟聞其作官甚好；茲旣散計，當以祭幃伴函送去。江幼陶，以道員羈都中；周荇農爲其作書，請爲保舉。幼陶亦兩書奉懇，我不敢應，此固非可請託者也，以四百金寄之；胡文忠堂弟榮翼，求假數百金，捐知府，則不應也。子弟不好讀書，只想作官；不明義理，只想富貴。可歎耳！族間建總祠修譜之議如可行，亦宜圖之；實則支祠已建，譜修未久，暫緩興辦，亦未嘗不可。吾總

以世澤之興隆，要多出勤耕苦讀子弟；家祚之昌盛，總在忠孝節義，他不足貴也。遇有相知世舊，可與共勉之！仲肅書來，欲以兩子來隴；此不相宜，此間非仕國，且我不久即當離此，何必遠道相從？季和已奏補甯朔，或能安靜下去耳。二伯遺集，已屬楊慶伯校訂作序；此間刻手太劣，只好寄回開雕。腹泄之疾，飲河水少減；惟腰肢酸痛，健忘異常，此實衰老本病。曾服人蔘兩許，氣略旺耳。孝威書來，言咳嗽腰痛已全愈。季和言得家信云，并未曾全愈，殊爲憂之。見尙服藥否？節飲食，簡思慮，讀書自樂，延年娛我足矣。遁庵先生集，甫已由鄂台遞到；文詩根柢深厚，非近代所有，徐當譯序，以廣其傳。惟原本用活字板，殊嫌拙陋；而雜取當時俗人敘記，尤不雅觀。將來必須出費別爲校刊，乃堪行遠耳。

致孝威（癸酉二月朔蘭州節署）

孝威知悉：前聞爾上年八九月病狀，至十月以後，始漸就痊可，心常懸懸；未知臘月初旬後，復又何如？爾不以病狀及所服藥方實告我，雖是欲紓我憂；然我不得爾病狀真實光景，翻多憂疑，并所云漸就痊可，亦未能信。此後可將實在光景告知，切要！初要！柳葆元告假回湘，曾附去燕窩肉桂阿膠田州山漆數種，計到家當在一月中。此間別無佳藥可寄，吐血亦是常有之證，大約由熱燥得者易治，由氣分虛者次之；至稟賦不足，由陰虛得此者，非自己加意保養，不能復元。保養之方，以節思慮，慎起居，爲最要！飲食，寒暑，又其次也！讀書靜坐，養氣凝神，延年卻病，無過此者；體我愛爾之心以自愛，吾憂其少解乎！家務細瑣，可交孝寬料理，爾不必管！世俗酬應

擇要者親去，餘亦交孝寬代之可也。叔慈之子，體氣欠佳；乃母望其生兒，欲就湖北館地，情狀可憐！我意伊母既是如此，湖北館地亦不可不去，還是由家中寄銀爲是！——每年與百餘金可也——季和已補甯朔，出奏尙未接部覆，大約可先赴署任耳。二舅已遷居縣城，八十金足敷家用否？——少蘭表弟何如——大舅家事，直無從說起，只看其少子能否成立。爾母在日，每以此爲念，卻不肯私地顧惜；然吾每一念及，輒不能釋然也。——終吾之世盡力願之以慰爾母報爾外大母其可也——族間欲建祠修譜，前有信告爾，尙未接爾復信，可籌畫以聞！西事順利，諸見章奏；慎以圖之，當得百年之安。惟朝廷欲俟此間肅清，調兩江，補協辦；上臘吉病開缺一疏，所以不得不上也。旋奉有溫旨，准假一月而未允開缺之請，——亦實在無人可放——自不便再瀆；且俟關

內十分定妥，再申前請。見奉恩諭兩江已簡放李兩亭宗羲，正月初六日降旨矣，蓋知我不能去江南也。大約此間事定，秋冬必可乞休。爾病縱全愈，進京似可稍緩耳，一二伯葬事已了，丁叟自己禱葬。古人教子，必有義方，以鄙吝爲務者，僅足供子孫浪費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爾曹者，未爲無見。爾曹能謹慎持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爲體面，恣情流蕩，以沈溺爲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戴敬翁以屋向買，吾已諾之；丁果翁要三百金刻書，吾心許之，爾信來總未題及何耶？住屋修成，實費若干？勛同婚事，如何定議？豐孫體氣何如？下次書來詳之。

致威孝（四月二十五日）

孝威知悉：三月二十日，得爾二月十三日書，知二姊已於二月十

三日長逝；此女生半歲，患急驚風證，誤服補劑，成廢。生年四十，與病始終，實爲可痛！擬作墓碣，附葬母塚之右，俾其魂魄有依；每一執筆，輒悲不自勝，尙未得爲也！女子在室，則兄弟服期。勛兒婚期，自當於明春服滿辦理。夏芝苓既暑糧道，——夏宅送女來湘——則赴浙完婚之議，亦可毋庸也！前聞爾上年咯血咳嗽，舊病復發，時以爲憂；而爾每次信來，總未說及，魂夢作惡，日夜惘惘，惟覩爾親筆信到，乃稍慰也。頃得爾三月二十三日信，知三月初五初七初九等日復發吐血舊病，初九日尤劇，後雖暫止，而服藥總不見效；擬卽停藥，專一調養靜攝，冀可復元。吾思爾體氣素薄，一由稟賦，一由藥餌所誤。爾幼小時事，自未能記憶，姑詳言之：稟賦強弱，多由母氣；爾母向係虛寒之體，因服陽分補劑素多，始稍健適。不記何年，因適患

外感，未及表散，而所煎補劑已熱，遂亦服之；自此表邪未解，爲補劑所攔截，漸患重舌等燥證。我時在小滄館中，收有土人獲數石，一彼地所謂土人獲乃本草南沙參也——煉膠數大盂，一日食一大匙開水調服——甚覺平和。歸遺爾母試，亦取服，諸燥證乃除。後選柳莊，遂妊爾。爾初生時，頭上兩旁，有骨隆起如角；不知其爲病，而骨格聲音尙強。雖亦時見燥證，延醫診視，多用清涼之品，亦能相投。周猷四先生謂頭骨隆起，是肝經有熱，當由母氣所致；用平肝散鬱之劑——曾服過龍膽草——試服相安，頭骨亦稍平也。歲半時，因生疥，多服涼藥，致於脾家有損；三四歲時，患倦怠嗜臥，索食雖多，而完穀不化，幾成慢脾證。猷四先生亟用溫補峻劑，一耆朮而加以高麗參附片——乃漸漸平復。咸豐十年，吾在宿松，聞爾忽患咯血之疾，忽遽馳

歸，見爾在門外候我，則大慰。未十日，因練軍事，日日忙迫，未及察爾病狀，及所服何方；然記大抵清補一門耳。此後爾之體氣疾病，吾不能詳矣。大約爾病一由肝急，一由脾虛，此兩者則的然無疑。人之稟賦，母氣爲多；爾母一生虛羸善病，肝燥之證，乃由表證未解，遽服補劑而起。後此姪爾，肝氣亦急。爾小時遇有拂意事，每氣急似不能言，脣帶青色，嘔哭無回聲；爾母屢爲我言及，恐傷爾也。卽上年在安定營中，偶因擬稿未合，我遽詞責，旋發咯血之病；又適因營帳未密，爲風寒所襲，遂患咳嗽。此次病源，亦是平素肝急脾虛遇感輒發所致也。閱爾所陳前後所服方藥，耆朮附桂則過峻，地黃寸冬又偏於陰寒，故均不相宜耳。吾意肝急是先天之病，脾虛是後天之病；此時治法，以補肺氣爲主。肺氣旺則肝可平，金能制木之義也；肝

平則脾不受尅而土漸盛，可以生金而肺亦旺。清肺補肺，以人蔘沙蔘爲要；人蔘能補肺陽，沙蔘能滋肺陰，中和之品，不熱不涼，於咳嗽腹泄之病無妨礙。茲專差送藥，爾可驗收。——人蔘一枝是上品次者亦可用另單給閱——至安化之土人蔘，——可託少雲採辦——卽南沙蔘一種，——狀如黨參——力薄，非採新鮮大者熬燥成膠不可。——銅鍋用白沙井水熬只須滴水成珠——每服一大匙，用開水調化，和人蔘蒸水兌服；每次人蔘一錢，蒸水用南沙蔘膠一大匙，兌開水服之，不必見奇效而自有益無損。——俟病勢痊可，再服補肝扶脾之劑，久久當可復元。——藥味宜和平當歸辛溫白芍性斂不宜用——爾接此信，可與明者熟商之！雜投藥劑，不能治病，轉以添病；專講調攝，不服藥，亦恐元氣日久虛竭，更不能支也。調養以節思慮爲第一要義，憂鬱傷肝，思慮傷

脾·均與爾所患有礙。切記！切記！雪梨多食，最能潤肺；惟生食易致腹泄，蓋肺與大腸相表裏也。宜取大梨去核搗汁熬膠滴水成珠，每日一匙，開水調化服之，亦能補肺而不犯泄，可試服之！閱爾所服藥方，偏陽偏陰，時涼時補，總由未知病源，未得治法之故，心爲懸系不已！病在肝脾，宜先治肺。生脈散有寸冬在內，爾咳嗽係由風寒所致，是標病非本病，故不宜之；五味雖宜所服，然專是肺氣虛則宜，若雜有別病則不宜也。至人蔘則是補肺珍品，斷須服之！記爾歸時，曾揀一枝帶去。是否服過，何不告知？茲寄來一枝，重一兩一錢六分，乃係上等；或兌南沙棗膠服，或作獨蔘湯服，聽爾自酌！如雜入別藥服之，恐不見效。燕窩清補，不至發泄，宜常服之，乃有效驗。家事一切可概交孝寬經理，爾專心靜攝可也！另諭孝寬一紙，交其閱

看。此後孝寬每月寄我一信，爾但於信面寫數字，由王若農遞來可也。豐孫破題甚明白，字亦端秀；工課只在有恆，斷不宜貪多，伊體氣甚弱，不任峻督也。

致孝威（五月二十二夜）

孝威知之：二十八日專親兵龍南貴唐國光圓湘，齎持藥物，省視爾病；甫行半日後，復接得王玉岑世兄信，并送來肉桂——淨八兩三錢——及白朮兩匣，——連匣二十兩——看來兩種均係地道珍品，復專戈什哈馳追龍唐兩親兵，一併交其帶歸。此兩件，爾將來必須服食之品，可留以待用也。玉岑所寄張介卿信付閱。

致孝威（四月二十八日）

孝威知悉：接孝寬稟，及柳葆元附上一稟，具言爾病服高君方，

尙無不合；昨又接若農觀察信，知張令回湘，曾見爾，晤談半時許，精神尙好，惟聲音如故，見服大襪，尙覺相安：心中稍慰。前遣親兵龍南貴唐國光送上上襪一枝，次等襪二兩，及阿膠等件；去後一日，適王玉岑寄我頂上肉桂一枝，於兪連匣重二十兩，又飛馬前去趕上，交龍南貴帶回。旋得沈吉田信，知該親兵五月十一日始到西安，次日覓驢送荆紫關，搭船到樊城漢口，回湘計六月中旬始可到。遲延可恨！昨袁篠鄔又送我襪兩枝，重一兩二錢一分，云其祖母所寄；又此間尙存襪支，檢其稍佳者，一併交差官劉見榮侯名貴送回。此四枝，雖稍遜於上次寄回者，然亦難得之至矣。兒既能服大襪，則此品必可見效，故又差兩官送回。至肉桂一枝，雖係交趾所產，然恐非爾病所宜；桂能動血，且亦不如上次寄回者之妙，如不可用，留之家中可耳。

。爾病由肝急脾虛所致，我前信已詳之；前書所說安化土人獲熬膠與人獲兌服，定可療治。至於養病之訣，總在清心寡慾，慎起居，節飲食，省酬應，除煩惱；數端。是在爾自己善爲保愛，不在藥餌；我之愛惜爾，以愛民不嗜殺爲要，不在祈禱。西事只肅州孤城尙稽克復，然鎖圍四合，飛走絕迹，賊已糧乏援絕，餓斃頗多，計在此兩月內可了。再將關外布置妥貼可歸矣。并諭寬勛同同閱。

致孝威（六月十六日蘭州節署）

孝威覽之：得爾五月十二書，知病狀之詳，服藥尙順，是好消息。惟宜守方，不可圖急救也。前交親兵唐南貴齋回藥物後，又遣差官劉見榮侯名貴齋送藥物，想六月內均可次第接到；內多珍品，從容服餌，當見效也。孝寬十八日信到，已另函復諭之。家事一切，爾可

母須操心！外面酬應，母須干涉，只一意靜攝爲要！久病纏延，最忌雜投醫藥，前書所說病源治法，大約不差。中和之品，見功不速，勿因病勢小有加減，遽圖改易！前次聞因誤服麻黃，幾致沈頓，此苟爲鑒！西事都好，母須聖念！豐孫讀書，只有要領，不須峻督。切切！

致威兒（閏月二十一日蘭州）

威兒知悉：日間兩次函諭，均由若農遞寄，當可次第接閱。爾病轉痔，當是轉機；但不宜輕服清涼之品，峻烈之品，蔣尤生熟黃耆，乃所需也。舫仙假歸數月，今託寄大棗一枝，重一兩五錢，卽舫贈我者；并託其在長沙人家購覓，必可得佳者。蔣之純廉訪，前贈於潛白 朮兩匣，雙都護前贈關東鹿茸全架，一併附寄，爾可斟酌服食。醫道

精微，不可輕於嘗試！此數品亦既試服無礙，當可無疑，惟不宜驟加分量耳。手此申諭知之！

致寬勛同（乙亥四月十七日）

寬勛同知悉：接同兒信，知劉克菴已在八石壩覓得穴地，當令立契成交；惟山向今年不能安葬，又請克翁另擇，未知克翁許爲久留否？續又覓得佳處否？我意如八石壩——記是劉懷清祖住處——地可安葬，而今年山向不開，即留待明年舉行葬事，亦無不可。前言任家衝有地可葬，而山價太貴，我已允重價購之。——王若農信來已付銀千兩——不知此次曾否請克翁看過？葬事實難安速，我遠在數千里外，不能遙揣；即在家亦不能選地擇日，不過是事請人指示耳。爾等見在茫然無措，亦無足怪；祇是將此事放在心上，求可以安乃兄之體魄，不草

率了事，就是！餘詳前論，不多及。今年鄉試，爾等是否入場，我亦聽之，但不可要關節。切切！見奏甘肅分闈，屆時舉辦，應作監臨；此邦人文，當可望起色。豐孫字好，近時已否開筆學作文章？恂慈讀性何如？功課不可太多，只要有恆無間。——能讀一百字只讀五六十字便好——何大伯子貞之喪，其家并未致赴，不知家中曾否致弔？四十年文字之交，未可疏略，爾等可代作我唁，并送賻銀百兩，親詣致奠。吳南屏年伯處，久擬作唁函，旋以事冗未及爲，爾亦宜先致賻銀二十兩。曾侯夫人喪，亦有勳至，容由此間再寄唁信。并諭！

致孝威（四月二十六夜蘭州）

三月二十四日曾爲家信，由鄂台轉遞，即言克菴中丞已爲爾兄相定八尺坳地，而陳吟舫力云：時日不利，則緩至來年營葬亦可。想爾

等接得此諭，當有定見。葬事以看地爲難，選日亦未可草草；克翁所言蔣力夫得有祕之說，不知究竟何如？凶煞恐非可制伏也。諏吉遲一年，事所常有，不可過於著急。爾母葬地，既不相安，自宜改葬。三合土無離棺之理，不解棕衣何以朽碎？山不生草，自非吉地；將來我欲合葬，尤須另擇爲是！二姊自尙未祔葬，可趁此時早將爾母葬定再說。得地既如此之難，我意但求平岡乾淨處所，可免水蟻者營葬卽是，不必講堪輿也。已有信求克翁代爲謀之。伯和所刻墓誌甚好，葬期未定，毋庸迫促！修城之捐，改爲遂建書院，冒侯意以爲然；而生僧西枝又肯從仲雲之請定局，甚爲妙事。將來我力有餘，尙當添助膏火耳。見奉有諭旨，督辦新疆軍務，應預先出關駐節。衰病餘生，何能負荷重任；惟見密諭英俄有暗約擾我西路之說。英由印度窺滇之

騰越，俄窺喀什噶爾，使我首尾不能相顧云云。見值俄使由湖北陝西前來，到蘭接見後，由涼甘安肅赴哈密，由哈密歸國；所遣兩使，名爲遊歷，實則窺我虛實。此時西事無可恃之人，我斷無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當；我既不能卽賦歸來，爾等久留湘中，亦無是理，大約俟爾兄葬事畢，再商議定局可耳！今新政諸凡詳慎，悉當人心，薄海臣民之福；惟人才尙不如前，是爲可慮！卽如陝甘一席，私中推擇，亦少愜心之人，何論十八省疆圻重寄也。一歎！甘肅分闈已定，數千百年曠舉，足慰士心。蘭山書院肄業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縣亦多聞風興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手此告爾等。

致孝威（丙子五月初六日酒泉營次）

論孝寬悉：勛同來省，隨我赴酒泉；勛，厚，同，敏，均可愛也。

！適以省試伊邇，告歸長沙，端午後就道。請處分家事，茲條示於後：

邑中書院，改建未得，余不欲持異議，亦不欲取回原寄廉銀。冒侯去任，存項可呈繳縣中，爲育嬰普濟經費，聊盡我心。爾兄墓地，修築竣事；前晤劉克菴，亦說平穩。惟須薄置墓田數畝，丙舍數間，爲上塚憩息之所。誌銘卽嵌牆壁。母塋形勢佳否，吾難懸揣；惟聞山章士敏，定非佳壤，不足安爾母體魄。且吾百年後，亦必得一栖神之所，堪與家言，斷不可信；而水蟻宜避，雖達觀者不得無動於中。劉克翁書八尺坳地好可葬，上年曾爲買定；又曾子原亦頗言其佳，似故塋宜改，當卜斯邱，吾與勛同言之矣。如八尺坳——當卽板石坳劉懷清老屋距此不遠——可以建塋，當卽謀遷葬，不須別圖合葬；亦行古之道。吾意於板石坳可葬，則爾母遷安於右，二姊附右之右，——

下二尺可矣——吾百歲後，窆於左，爾生母耐左之左。——下一尺——庶地下團聚，不異人間，子孫歲時祭掃亦便也。如定此爲新塋，祇須請劉元圃曾子原兩君同詣山定穴，不須再求地師；只須諏吉造墳，不論元運，較之尋常卜葬爲易。爾兄在日，雖堅屬不可改葬，驚爾母體魄；此次改卜由我，爾兄弟可無疑也。吾積世寒素，近乃稱巨室；雖屢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積習，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節之勢。我廉金不以肥家，有餘輒隨手散去，爾輩宜早自爲謀。大約廉餘擬作五分；以一爲爵田，餘作四分，均給爾輩，已與勛同言之，每分不得過五千兩也。爵田以授宗子襲爵者，凡公用均於此取之。念怨所呈請安帖子，字畫端正，吾甚喜之；可飭其照常讀書，以求長進。飭勛同過蘭時，檢筐匣中物賜之。吾本無珍異之物，且賜孫亦不在珍異耳。睹

孫讀書，只要有恆無間，不必加以迫促；讀書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孫賢達，不在科名有無遲早；况科名有無遲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過望子孫讀書，不得不講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門閭之慶，子弟不佳，縱得科名，亦增恥辱耳。吾平生志在務本，耕讀而外，別無所尚。三試禮部，既無意仕進，時值危亂，乃以戎幕起家，厥後以不求聞達之人，竟比動天鑿，建節錫封，忝竊非分。嗣復以乙科入閣，在家世爲未有之殊榮，而在國家爲特見之曠典，此豈天下擬議所能到，此生夢想所能期；子孫能學吾之耕讀爲業，務本爲懷，吾心慰矣。若必謂功名事業高官顯爵無忝乃祖，此豈可期必之事，亦豈數見之事哉？或且以科名爲門戶計，爲利祿計，則并耕讀務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謂不肖矣！勛同請歸作試，吾以秀才應

舉，亦本分事，勉諾之。料爾在家，亦必預鄉試。世俗之見，方以子弟應試爲有志上進，吾何必故持異論；但不可藉此廣交遊，徵逐通關節爲要！數者吾所憎也。恪遵功令，勿涉浮囂，庶免恥辱！豐孫讀書如常，課程不必求多，亦不必過於拘束。陶氏諸孫亦然，以體質非佳，苦讀能傷氣，久坐能傷血；小時拘束太嚴，大來縱肆反多，不可收拾。或漸近懸駭，不曉世事，皆必有之患。此條切要，可與少雲大姊詳言之！勛同來言，堅以舉家度隴，就近侍奉爲是；吾斷謂不可。吾年已衰暮，久懷歸志；特以西事大有關繫，遽爾抽身，於心未盡，於義未可。然衰頹日甚，豈能久據要津。西事稍定，當卽歸矣。挈家累數千里，水陸兼程，到隴不數月或年許仍須整歸裝，勞費萬狀，是豈不可以已。隴地苦寒，水土不宜，氣候大異；諸孫幼小，慮

非所堪。吾方頭白臨邊，豈遑分心內顧；自任疆圻，所有養廉，均隨手散去，計陝西所存不過二萬餘兩，——合今歲言之——若眷屬西來，盤費用度，所耗不資，正恐歸休以後，兩袖清風，無以爲養，安能留餘粟分贍子孫？且一家全染官署習氣，望其異日茹粗食淡，斷然難能；而衰朽龍鍾，更何堪以家累縈心也。是爾曹晨昏侍奉，徒有其名；而吾以百年待盡之身，懷百年未盡之慮，一如邨老野夫，亦可謂無聊極致矣。爾曹思之！丁叟壬叟先後天謝，兩婦皆名家女，共撫一子，極爲可念！李老姨晚景至此，贍養難豐；吾意欲分致薄少與之，爾兄弟可共計議稟知，以了此願。外家蕭條，二舅欠數百兩債，聞尙未清償；息耗日增，家計日窘，吾意欲爲早清夙債，俾得從容。夏經笙處，擬由鄂台函致六百兩，以供太夫人甘旨。蕓農見在蘭州，甚能

治事，暫不急也。宗族中應贖卹者，除常年義穀外，隨宜給予，先近枝，後遠族，分其緩急輕重可矣。此後爵田有成，則歸爵田支銷耳。西事諸見章奏，大約綢繆之，固可規久遠；非一時所能，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勛同在此，略有所窺，可詳問之，吾不復贅也。

致孝威（七月初九日酒泉營次）

得王若農書，知勛同於六月初二日抵鄂，適遇涼風暫至，卽於初四日挂帆還湘，殊爲慰意。計六月中旬，可到長沙矣。家中大小，想均平安。寬今歲下場，亦不望中；但文字清順，不犯條例，卽可矣。勛同榜後，卽與寬共商母塋改葬一切。八尺坳既定，則擇期營葬，不必又訪別處耳。陶氏諸孫赴鄉試者，今年當可望中；惟科名有命，得與不得，不盡在文章，亦毋須望之過切耳！黎爾民竟捐道員，以後生

計當日益窘迫；做官原無好處，况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之道員耶？出塞之師，已悉抵阜康；——六月初七——糧可支四月，軍火均足，賊悉銳保古牧地，不出所料。如安集延亦來抗拒，則數惡仗後，便當瓦解矣。六月興師，又正炎熾高張之候；師人無物故者，且勇氣彌厲，是可喜耳！袁彬告歸，令張榮代之；此僕諸尙妥協，已遣其歸都中寄代買兼毫筆八十枝，令其帶歸，分賜念謙兄弟各二十枝，塞上無佳品可寄也。

致勛同（丁丑五月初四夜肅州）

諭勛同知之：前接孝寬稟，知孝勛夫婦有赴浙祝壽之說；嗣接若農觀察來信，知已由鄂搭坐輪船赴甯，不久仍可同歸，殊爲懸系。數千里夫婦同行，途間許多不便；又搭坐輪船航海，無可倚信親丁護

送，何能放心？汝輩安坐家中，但知輪船迅便；不知近日輪船失事之案，層見疊出，甚可耽心。祝壽非緊要典禮，不必夫婦同行；數千里航海甯親，尤非穩便。事前并不稟告老父，候示遵行，又與禮大有不合。勛性柔闊，宜其不明道理；寬亦聽之，何也？此信到湘，計勛已回家；嗣後不准任意妄行，并傳諭三媳婦知之！寬信云：三月底來肅，并言過鄂時再由鄂臺寄信；見已四十餘日，未接隻字，或三月底尚未動身耶？抑沿途阻滯耶？同在家潛心讀書爲要！今歲未延師訓課，尤宜檢束自勉，不可放肆廢學。吾老矣！軍事羈身，去家萬里；兒曹成敗，非能預知，亦實不暇管教。爾等成人與否，亦不在意，只好聽之。豐孫輩當漸有知曉，爾等能以身作則，庶耳濡目染，日有長進，不至流入執袴惡少一派；否則相習成風，不知所底矣！吾所望於兒

孫者，耕田識字，無忝門風；不欲其俊達多能，亦不望其能文章取科第。小時聽慣好話，看慣好榜樣，長大或尙留得幾分寒素書生氣象；否則，積代勤苦讀書，世澤日漸銷亡，鮮克由禮，將由惡終矣！二舅信來，似光景甚窘；望吾寄贈，卻不言及多少。汝母骨肉之親，見只剩他一人，我必當盡情盡禮，以副汝母之意，且俟寬兒到肅再說。此間戰事，極爲順利；惟餉源早涸，而懸師絕域，轉饋更艱，思之寢食俱廢。摺稿飭鈔，寄爾等一閱

致勛同（戊寅二月二十日）

諭勛同：爾嫂積憂成疾，竟以不起，可勝悲痛！惟念生而憂，不如死之速，我亦無用其悲；祇爾嫂淑慎，能得姑歡，撫育諸孫，尙未成立，茲忽早死，實家門不幸，心中未能釋然。寬在營侍我未歸，爾

兄弟在家料理喪事，當極求妥慎。謙恂慈年尙幼稚，早失怙恃，極可憐念！爾兄弟及諸婦，當體兄嫂意，撫之如子；冀將來成立，以解我憂。謙年稍大，爾生母尙能照料；恂慈交諸婦撫育，飲食衣服起居，一切視如所生一般，亦不必過於嬌養，致生毛病。諸孫之賢不肖，則爾兄弟夫婦之賢不肖也，尙慎之哉！合葬非古，而古人卽多違行者；同穴之義，人情天理之至也。惟天鵝池兄塋佳否，未能懸揣。合葬之先，須啓土驗視；葬期固宜慎擇，卽啓土驗視日時，亦宜諏取乾淨，未可草草。驗視而吉，固卽營葬；尙見有水蟻之患，則爾兄尙宜改葬，豈可遷就。我不信風水之說，然必擇地營葬，本至理；貪吉謀吉，固不可非；避水蟻凶惡，又可乎哉？孝子孝婦，宜得葬所，此理之常，要亦不可不慎。大約啓土驗視時日，距合葬之期，遲速均非

所宜；先一二日其可也。嫂柩可先窆存本山，一宜雇人看守——俟葬期定，則啓土驗視；吉則合葬，否則一併改遷。爾兄弟自察酌之！壙志寫就寄歸，可倩人鐫之！葬時可併爾兄誌銘入土！南臺底定，獲恩晉二等侯，擬於日內拜疏固辭。榮寵日增，門庭多故，非所望也。餘均飭寬轉諭

致勛同（天中前一日）

字諭勛同閱悉：爾太嫂出殯，暫厝日期 均已得知一切；典禮有加，費用過耗，知爾等深念亡兄久逝，諸孤幼小，不得不從厚以求其心之所安。又以與兄異母，悠悠之口，最易指摘生端；甯從其厚，俾免藉口，故雖多有所費，不得復吝，我亦能爲爾等原之。惟心所謂非者，究不可隱，姑爲爾書一言：喪葬從先祖，不使有加焉，經常之制

，與其奢毋甯儉也，與其易毋甯戚也；然三鼎五鼎，先後各殊，葬以大夫祭以士，權宜亦異，固猶不及，均之謬也。爾亡兄生前，差足與上士等；則嫂之喪，只可從其夫，不得踰越。况吾又健在，以古制言之，則不成喪也。所有典禮，以薄爲是！爾曹推愛兄之念以及其嫂，按五品命婦之禮行之，猶無不可；若以多費爲榮其兄嫂，此世俗之見，於禮爲繆。吾本寒生，驟致通顯；四十年前艱苦窘迫之狀，今猶往來胸中。汝祖汝祖母病劇時，求珍藥不得，購東洋葎高麗葎數錢，蒸勺許以進；喪葬一切，竭誠經理，不過二百數十兩，而所舉之債，直至壬辰鄉闈獲雋乃克還款。今汝兄嫂醫藥喪葬之費，不翅十倍過之；爾曹以爲如此，庶幾理得而心安，自我視之，則昔時不得十一以奉吾親者，今什倍以貽吾子若婦，於心何以爲安？徒怛痛耳！自今以

後，均宜從儉，不得援照爾兄往事爲例。此紙可裝訂成冊，以示後人。南疆底定，以事功論，原周秦漢唐所創見；蓋此次師行順迅，掃邊周萬數千里，克名城百數十，計爲時則未滿兩載也。而決機制勝，全在緩進急戰四字；細看事前各疏，可知大概。至其本原，則仁義節制，頗有合於古者之用兵；理主於常而效見爲奇，蓋自度隴以來未有改也。賊以其暴，我以其仁，賊以其詐，我以其誠；不以多殺爲功，而以妄殺爲戒。故回部安而賊黨攜，中國服而外夷畏耳。實則我行我法，無奇功之可言；在諸將士勞苦功高，在朝廷論功行賞，禮亦宜之。若至於錫封晉爵，則在我實有悚息難安之隱。其詳已具復仲雲書中，細閱數過，加封送去可也。老親戚家宜贈廉餘，以盡情誼。余三伯處，可卽割致湘平——卽用長沙市平可耳——伍伯兩，交安人送去爲

要！

致孝寬（十月朔日）

諭孝寬等知悉：得九月十四日寬自蘭州所發稟，並寄到勛同長沙家信，知寬啓行回湘；牟彪回營，知連日爲雨所阻，十七日乃克成行，抵家當在十一月上旬矣。勛同信來，家中一切安吉，甚慰！李國賢住宅，材料均無可就，用，算祇買得地基；本擬從新改造，亦無須就其材料。惟不知是府城隍地基否耳？吾意將來改造正屋，須與住宅同向；其大門可改朝西，——向貢院圍牆也——爾等以爲何如？兩宅既連，中間大路可改；惟須遞呈存案，已與寬說過矣。所有造屋布置結構，須請芝芩指點爲是！孝寬去後，我病亦漸愈；數日內又患腹泄，現又復常。老年衰病侵尋，無足介意。西事尙順，餉摺已奉批回照准，明年夏

秋，尙可敷衍，過此則無以爲計矣。關內外年景均佳，夏禾平平，秋稼則過十分；均言近數十年來未有也。少雲家想均安好，五外孫可望進學；雋孫補廩否耶？孝同補廩，房費不必計較，舉優亦可；惟優貢得否則未可必，亦不必分心於此，吾不以科名望爾曹也。孫輩想均好，爾生母病愈，甚用爲慰。余三表伯處，五百金已送去否？劉蘊齋中丞信，孝寬回家後同禮物送去！

致寬勛同（臘月十九日）

字諭寬勛同知悉：接寬鄂中來信，并寄呈勛同信，知家中大小均吉，甚以爲慰。寬溯江渡湖，到家不過旬日，當已有信來。所欲告爾曹者，條列於左：爾嫂合葬事，屢諭知照行。哥哥葬處，是否相安？劉元圃曾否看過？將來合葬，只要無水蟻，便可下窆；倘有異患，

必當改擇佳壤，乃爲理得心安。豐孫輩幼小無知，此爾等事也。爾等四分，各以五千金爲度；暫時合置產業，將來分爨再議。除爵田留畀承襲之家外，再置墓田，四房均分，以資貼補家用，此一定之局。

人事應酬，隨宜點綴；太險不可，過豐又難爲繼，當共酌之。吾同堂兄弟，無一能自立者，實爲可歎！從堂尙好，再從及總服亦與同堂無異，此外則均族衆耳。族衆貧苦患難殘廢者，無論何人，皆宜隨時酌給錢米寒衣，無俾凍餓；至吾五服之內，必更有加，愈近則宜愈厚也。九十兩伯，老而多病；除常年應得外，每年酒肉寒衣，不可不供也。吾每念及，心滋戚焉！爾曹體之。吾歸計早決，但西事未了，不敢忽然。歸後本以居鄉爲佳，惜無住宅，又乏仁里，故不能定計。司馬橋李氏屋，可通爲本宅前進，方向一式；惟頭門宜改向西，中空一

夾道。由頭門進夾道，由夾道轉進前棟正屋大門；大門以內，中爲大廳，廳左爲夾室，儲書籍廳，右爲吾會客之所，旁爲住屋，前植花木，後爲廚，足供栖止。夏不熱，冬不寒，明窗淨几，起居自適足矣。吾百年後，卽爲吾祠堂，可省修建之費也。親鄰中殊乏佳況，各家子弟，佳者頗難得；會臣，尙是外家之雋耳。陶氏諸孫，應可期其成立；但以帖括限之，則所成尙小。黎氏孫性質聞尙可造，不知肯向學否？爾民捐升道員，自趨窘境，將來恐無收束；吾意宜以千金爲其買屋收租息，爲三姊匱餘私蓄，聊資補貼。如歲入息銀能積存不用，則專款劃存，聽其自作生計可耳。朱氏外甥，不能自立，吾意本以千金畀之；二伯在日，又提百金畀其後母楊氏，非吾意也。仍須加足千金，免其日後失所，能令其子自行經理爲安。爾輩不能久遠照顧，且慮

日後鞶韞。世延負債甚多，前諭勸同，允其代爲清還；曾接同信，世延不肯回鄉，是否仍遂居長沙城中，尙無定見，自後勸同亦無來信，未知畢竟如何？究之，此事亦只能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下次信函，可詳以告我！周蓮丞七袞壽禮，已寄百金；家事難言清楚，所盼瀛樵外放佳缺耳。可嘆！二伯早逝，甘旨之奉，本可無需再致；從前因若農函詢，應否再送，我答以未宜遽行停止。鄂臺挂名一千，并行裁撤；惟廖采章尙留，因若農意未可卻也。西園昭貽仁山輩，明年二月歸應擲試；會臣亦然。丙山一病幾殆，幸醫藥獲效，旋即痊可。近日親族，心豔榮利，在我固難忽然，在彼究有何益？余三伯處五百金，同信擬自帶面交；是否交到，并不稟覆，何耶？其家光景究竟何若？家刻各種，可拓寄閱。孝經可否重摹上石？近日陝士傳刻頗多，檢出寄

回藏之。覆陳一疏，得總署信，極爲許可，餉事當無異議；能於三年內將甘肅新疆事局定妥，不但國勢強固，國計亦紓矣。屆時懸車，於義有合，於心斯安耳。楊石泉臘八日致蘭，爾等所寄三木箱，當可續到。克蕃定於明正起程回籍，序文附閱。

致寬勛同（己卯正月八日）

諭寬勛同悉：前緘由鄂台轉寄，想已遞到；寬到家後，尙無信來，不知何故？克蕃於石泉臘八抵蘭，次日交卸；病狀如常，自十二日起喘嗽益劇，痰涌氣急，汗出不止；十五日已刻，口占遺疏，呼何雨畦代寫寄我轉進，並寄遺囑與其子若弟，酉刻遂歿。我於除日前代遞遺疏，並於摺內詳陳戰績，乞聖上優卹予諡，計奉命旨當在正月抄二月初矣。克翁剛明耐苦，廉公有威，世所罕見；至其親老從戎，出

處遲速之間，一衷諸是，非同時自命賢豪者所可幾也。疏中「志存忠孝，義合經權，」兩語，並無溢美。石翁在長沙時，聞有人議其刻薄寡恩者；度隴細察，實不爲過。來緘亦詳之。今鈔其遺囑寄爾曹閱，至其身後一切費用，及靈輻還里後，由鄂台致賻，及爲太夫人建百歲坊費用，共六千兩，均由我廉項劃給；不動公款，恐累克翁清德。聞耗以來，中懷怛痛；而欲哭無泪，亦見吾衰之甚矣！尊農頃得家信，已丁父憂；作書唁之，致百金爲賻。我從前頗有分贈數百兩之說，尊農過長沙時，孝同可親奉四百兩爲奠。切囑！切囑！豐孫性近疲緩，可傳諭自省，勿加峻督。諸孫中之有痰者，服宋製半夏相宜，日服一粒自效；近更購有戈製半夏，以之施治，亦有驗。如需用，可寄信來。前寄三板箱，楊石翁已轉遞到。諸品均佳，鹽薑尤妙；惟蝦瀟

瓜一種，惜非家製，我不尙也。諸兒婦知我所嗜，製以奉進，亦見孝意；且能留此家風，不忝先姑，尤可嘉也！勛科試文頗好，但少精采；同作尙佳，鄉試榜發，應束裝西行，遲則苦寒難受，徒貽我憂耳。

致寬勛同（正月二十九日）

字諭寬勛同知之：上臘十九日一函，由鄂台轉寄，計尙未到；頃接勛同十一月廿三日來稟，得知家中吉安，寬已到家，我心稍慰。劉克菴病逝，已將身後一切應辦事宜，致與楊石泉籌商定妥；只候代遞遺疏，接奉旨批回，再議散訖受弔護喪回里諸事。屬若農劃廉五千兩，解交其家；并附一千兩交諸弟，爲太夫人百歲建坊之用，記前函已詳之矣。人樹親翁謝世，尊農在蘭，聞訃丁降服憂，已致賻百兩；擬

飭同兒夫婦，再由家致奠敬四百兩，以盡姪婿之誼。又吳子儻在都物故，身後蕭然，已託朱茗孫理卿——智——寄銀三百兩，由何伯源之世兄維樸徑交其夫人收受，應由家中再致銀三百兩，交何伯源寄去，庶可到其夫人之手。緣子儻弟不足恃之故，又蔣之純方伯之喪，我應具弔；因待其世兄奔喪西來散訃開弔，再議委官與祭。不料其世兄久不到寨，而西安僚屬，已派員同其幼孫護喪南歸矣。爾輩可補致奠儀百兩，一達此意！計人樹子儻之純三處奠項，共需銀八百兩，已請若農寄家，在於存廉劃抵，到後可卽分致勿漏！老年朋舊凋零，曷勝悲感！況值邊關蕭寂，尤難爲懷也！世延負債甚多，前諭同兒向其詢問實數，代爲清理；同自稟覆一次後，迄無一字題及，殊不可解。豈竟置之不顧耶？昨見方氏姪女璫功涓來信，言滿姑已於前年病故，其家計

已被次兄蕩盡，無以爲生；因送季老姨回長沙之便，仲雲兄託楊石翁攜之西來，爲餬口計見，尙未來肅。二伯於庶出之女，不甚留心；癸雙母子亦漠視不理，方氏壻於我處向不通候，故其近狀，無得由知，且俟其來見再說。仕宦前但知積金遺子孫，不過供不肖之浪蕩，并其罔氣亦受其累，可勝慨歎！吾曾向爾輩言，季老姨晚景可憐，當以爾生母意時加顧恤，豈竟忘之耶？樸十伯窮愁以死，二十縉辦喪葬，未免太薄；凡我五服之內兄弟貧苦者，生前之酒肉藥餌，身後之衣衾棺木，均應由我分給。否則路人視之，於心何忍？至親親之殺，雖有權衡，卻以從厚爲是！丁叟媳婦之喪，同以百縉應之；十伯之喪，以二十縉應之。可乎？爾輩思之。余三伯處五百金已受，謝信亦到，我心慰甚；但望其子孫之賢，能承老人歡耳。李國賢屋地，直三四丈，

橫可十餘丈，正好照前諭改造，正屋與本宅同向，大門改朝西向，可畫圖來！譚文卿中丞信告，於戲子橋買宅一區，與本宅及少雲新宅均相距不遠，似與文正祠亦甚近。豈即二伯從前所住之屋耶？嶽麓人形山地已安生基，穴中白砂不礙否？源圃細看以爲何如？大嫂與爾兄合葬已定期否？此次信來何不詳之？黎爾民近狀何如？爾輩擬如何安置？并問。

致寬勛同（二月十七日）

寬勛同知之：正月廿九日一書，由鄂台轉寄，想可接到。寬自到家後，尙無稟來，不解因何遲延？身處邊塞，無心念家；然所欲料理者，正宜及時轉理，了一事卽算一事，可免記望也。劉克翁之喪，傷感無已！幸代遞遺疏，候批回，並緩卹予諡，均荷上俞允，實感服九

重體念賢勞至意，足以風示天下！下原疏同計分致，俟應得之卹典各衙門議上奉聖旨及候圈出謚法行知到來，續刻於後可耳。楊石泉信來，十五六七三日受弔，廿一日發引，計四月內可以安抵甯鄉；其故居卑陋，若諭祭下臨，難以成禮。一例由湖南撫部委司道充任天使其家兄弟子姪跪迎孤子手捧跪像議伏道旁謹候天使至門先懸跪像於中堂領祭禮畢乃撤跪像也——吾意於甯鄉縣附近廟宇停喪以儉爲宜。——或靈柩先歸營葬俟奉諭祭有日到縣受弔亦可——已商石翁，令護喪文武，轉告其家預備。屆時爾輩宜往襄事，寬獨去可也。蘭州所刻訃，及此次疏稿，頗不合式，故於此間另刻寄蘭，備同訃分致各省之用。今將刻本先寄十套與爾等看之，以便分致親友。近飭排訂疏稿一百七十餘本，一分年月編成大約不過百卷——擬將來刊本，卽可以此次疏稿爲式

；字小行密，庶卷帙不致繁重耳。李國賢屋址，進身短而橫寬，於前諭改立朝向爲宜，可請芝岑觀察相度，大約正廳宜與住宅同向，留爲祠堂之用，堂之西造四縫三間屋一所，備吾憩息讀書。前爲小院，雜植花木；由向西大門進夾道，轉進正廳，規模應如此，既擬改造，則不必招佃也。餘詳前信中，可速稟復！西園，仁山，丙山，毅堂，於昨日由肅資遺歸湘。會臣歸期，當在三月。復楊性農年伯信一封，閱後交去；應附致銀一百兩，可由家籌措，候函致著農撥廉歸款。

致寬勛同(閏三月二十四日酒泉營次)

寬勛同知悉：三月下旬，接寬來稟，得悉一切，深慰。我本無心念家，惟人生須有結局，不能不早爲之所。覽寬稟，近事尙無不合，足釋身家之念。柳莊近處胡家壩大塘衝田屋山塲塘壩均好，合之現

有田屋莊業，將來可安一家；惟糧餉甚重，須歲有津貼，始免偏枯。

石湖板橋等處田屋塘壩均好，山場亦寬，可安兩家；糧餉較輕，無須津貼。板石坳所置之田，歲租共三十餘石，可作墓田；起茅屋數間於墓之左右以住個人，將來仍須蓋一饗堂，便上塚往來住宿，中嵌墓銘，積數年租息，當可了之。我將來藏蛻之所，如以嶽麓爲定，尙須於近塋處置一小莊爲饗堂；將來住石湖板橋兩房子孫。一卽守塚人也——爾兄葬處，是否無須改卜？爾嫂定須合葬。寬來稟并未說及，殊屬疏漏。如天鵝山合宜，亦須置墓田作饗堂；此外宜添置田屋，以安一家，並購畝田祭產，可陸續謀之，亦無須急急耳！大約山場均須廣栽樹竹，私塘均須蓄養魚苗；擇勤樸佃農，俾其安心耕種，則田產常熟，歲租無減，可爲久遠計，目前所費，亦屬無多也。西園等歸

時，告以合族建祠置義塾，及爲中年未娶世緒將絕者謀娶妻延祀計；需費可與爾等謀之！大約總在數千金以內。如有成議，可寄信來！
延世積欠之債，原諭爾等清理；其居鄉居城，亦聽其自酌。惟寄居岳家莊屋，於義無取耳。昨次置買石湖板橋之田，是否由其經手？寬稟並未言其近狀，殊不可解！朱綉杭州病故，此間已有所聞；寬稟代爲照料一切，已甚周妥，我心稍慰。惟和嫂素不曉事，其子難望成立，終是不了之局；應傳我諭，令其回老師潭新居，自營生業，舅家不堪久累也。朱氏世德已衰，大姑母之澤，恐不能長保其孫；爾等欲留其一孫在家塾課讀，原是厚道，惟須察看其性質向正與否，須防其引壞諸孫。切要！切要！二伯母處，我可不理會。——例送甘旨二伯逝後卽應停止寬過鄉時與若農如何說何無一字述及——其李老姨命苦可憐

爾生母可時兼照料，以慰其意。其滿女塔方功渭昨同楊石泉來肅，已給盤費銀五十兩，並託若農匯廉銀二百兩畀之。功渭向於我處不通聞問，滿姑又故，所以待之者，祇合如此。功渭體弱多病，恐不永年；意欲在此覓差委，我不允也。功渭又言所遺一女，意欲與孝同之子訂姻，且云已與孝同說過；我意方家與我，向非素交，此女幼卽失母，若卽訂爲孫婦，將來卽須代爲撫養，又是一累。如孝同未曾應允，可罷此議；凡諸孫論昏，須先稟知，切勿徑許！吾意總以以寒素勤儉忠厚人家爲相宜，不屑攀附世宦也。舊僕中所亟宜憐恤者，周光照曾昆厚兩人，當極留意；光照近狀何如？須另擇佳處，俾其耕種獲利，曾昆厚未與娶婦，已聞其腰脚受病，步履維艱，當急思所以卹之，俾得飽煖終身爲要！便中可詳以告我！李國賢屋改作前棟，所擬方向，

以門朝西正廳朝南爲是！芝苓廉訪所擬圖式，應早寄闕。三合土改作
磚牆，所費更省；但底用眠磚，實砌五六尺上，始灌斗砌，較堅固也
。蘊齋復信已到，仲雲兄信，想仍由家中轉遞，此間尙未接得。西事
正月初大捷，俄人更馴順踰常；伊犁收回之期，必不遠矣。崇星使，
總署，均有信來。若農信來，我二月十七日所發家信，及附寄一包信
到，而外包未到；內有致楊性農書，想已併付浮沈矣。茲有另繕一通
寄去，可取銀百兩，面送性翁，以慰其意！吾同年存者，祇剩此翁矣
！初年意氣相得，中歲以後，彼此不甚融洽，音問亦疏，蓋志行難以
盡同耳。爾覽見之，循子姪之分，執禮甚恭，固宜；惟不可發議論，
不必請教益爲是！性翁來書，言在少雲處曾見過大姊數次；我意晉見
父執，非女子事，而性翁與我，並非心交，察看大姊平日於母教頗少

體會，母德可師法者甚多，伊不知則傲而專尙其才。不思女範所重者德，世俗所稱詩詞字畫，均無足言；所講者禮法，而丰采言論均非所尙。古云：「無才便是德，有德便有福。」爾等可將此信與之一閱。鈔信兩件，附一包，並發。

致寬勛同（四月二十一日肅州營次）

諭寬勛同知之：接二月二十八日家書，知家中各事均妥順。爾生母年六十又六矣！衰病侵尋，殊深系念；爾等小心侍奉，藥餌扶衰，自不可少，飲饌仍須留意。族中伯叔兄弟，貧苦者多，爾輩既能留意照料，隨時賙給，足慰我心。而近支尤宜從厚也。備荒公穀，提一半買田，餘仍照常收發；陸續爲之，必有所濟。族中如西園仁山，均可共相經理；瀕行時我已面屬之，均無推諉也。大嫂各葬，已定閏月二

十八日開山，四月初六巳時安葬，計此時已經安畢；盼爾等信來，想已由鄂台轉遞，端節後當可到營。無水蟻之患，卽是佳壤；堪輿家言，固不足信耳。黎爾民處，已緘託若農匯寄千金，前次家信，記曾言之；於伊亦無益，在我又不能爲常，只好置之不論。朱甥無足惜，惟爾大姑母不可忘，其三孫恐難望其成立；然爾輩力所能爲者，亦只合如此。和嫂不曉事，我早知之；能撙節過活，不致凍餓，卽是萬幸。但恐並此亦難承受耳！爾輩居心尙厚，總要不受其累爲是！延哥欠債甚多，未知確數；伊既約來城，自可晤詢一切。所欠之債，均係岳家親戚處移借；可遂屬其將總數告知，爾等概與代還，其銀仍交其親手領訖可也。至久住岳家，終非善策；我教之不聽，亦不復置之意中。昨得周蓮丞信云：伊有租三百四十石，分給延哥五十石，屬其移居鄉

間；是延哥之不肯居城，意或在此，爾等可將其積欠之數交銀與伊還清，再寫信告知，我當爲打算。——瀛樵丁母憂擬措足盤費扶柩歸里蓮翁仍居京師一家數十口旅居都中只盼張羅過日我擬致賻百金也——慎盒詩文鈔版片，暫爲收存，後當歸其家。——尊農想早歸家，奠儀卽由同兒交其帶去可也。汪嘯霞摹泐石本，須照平常刻價從重送去，伊家本有年誼也。譚心可尙無過鄂抵陝消息。陶少雲近無信來，不知近狀何如？張榮歸時，曾寄歸各物，可揀甯夏羊皮袍褂桶一套，地毯一鋪送之。楊性農年伯，百金已送去否？其人其文，均非我所重；爾等見面執年家子禮惟恭，不必領其教益。郭仁先已歸，或不復求長沙，亦殊可歎！爾等見面，當恭謹如常；但不可多言，徒取憎惡。

致寬勛同（六月二十二日）

諭寬勛同知之：前發諭緘後，未續寄緘，亦未接爾等稟報，不知家中光景何似？時爲念之。袁彬到營，周文荆一猷四弟三子也——續至，引詢一切，稍悉大概。據云：爾等定於五月二十六日安葬爾嫂，天鵝山塋地是否合用？想爾等已有稟在塗，能免改卜，則幸也。鄂台轉交款項，買田造屋外，有無餘贖？我不得知。惟應用之項，有須家中撥付者，開示於後：賀仲肅居官清潔，身後蕭條，應致賻二百兩，交其世兄；并問慈谿交代清楚否？其世兄如欲來甘，可以我意止之。

方功渭來甘，本出意想之外；前隨楊石泉到肅，見其病骨支離，屬其速歸。過鄂時請王若農於廉項撥給二百兩，由甘回家路費，此間再另給銀五十兩。功渭不聽，仍留蘭州；且捐府經歷指省甘肅，我不理也。竊慮其難久。周文荆來營，詢其在長沙開小確行，先本欠債至

二三百千，而所分家產，僅田一石數斗，子女又多，無以爲生。此子老實可憐，且其先世謹厚有餘，應有以卹之；大約除此間給盤川外，應由家中付銀百兩與之。——或須再候臨時有信——吾同年唐慈陔諱蒼慶，身後兩子俱故，不知有孫否？可詳詢以告！又有同年金季亭諱有成，家貧而持介節，寒餓所迫，遂以早殞，數子亦相繼亡。聞袁克卿說，其家僅贖一寡媳一孤孫，不能存活，竟至流爲乞丐，可傷之至！詢之年姪張蔭庭，所言亦同。吾於蔭庭告歸時，面與之說，由家中取銀百兩，卹其孤寡；蔭庭稱到家卽訪明交去，此時當可抵長沙。如見面，可將此銀交其轉給。切切！華原上年攜其子來甘把式，我扎飭駐陝軍需周蘭州支應處，截令速歸。華原竟到蘭州，時克菴以病未見，囑王尊農代爲善遣；旋接克翁信，給銀百五十兩，作盤費，我意已

嫌其過多。嗣接沈吉田信云：華原過西安時，係由徒步而來；觀其情狀狼狽，又爲雇小轎一乘，送荊子關，心竊鄙之。然不意其尙留一子昭涵在蘭，蕤農輩又將昭涵收入支應處也。前得劉蘭州稟報，昭涵又已病故，醫藥棺殮諸費，又須開銷；並所欠之債，共一百餘兩，我已飭由廉項內記檔矣。至請委人將其遺櫬護送歸湘。我不允也。華原老不戒得，屢次糾纏取厭；渠忍令其子尋死於萬里邊關，我不甘受其擾累，聽其自行搬柩可矣。箴齋外姪，全家須早爲之所，不必代爲受累。楊氏之不曉事，我所素知；此時加意體卹，將來仍須推而遠之，不如早爲安頓。且爾輩亦自顧不遑，安能舍己而芸人乎？李國賢屋買定後，已動工折修，大約於八月前竣工爲是；如實趕造不及，亦只好停工，俟鄉場期畢再說。李國賢亦已在署任病故矣。族間事有必

須趕作者，前與西園仁山輩略說過，可與細商！所買河西之田，聞是胡恕堂舊業，由堯農諸姓說合者，業次尙好。至柳莊附近大塘冲一契，聞是余三伯所買者，旱澇均可無虞；惟嫌有寒浸之冲田，收穫遲而不甚豐盛，將來分析時，宜多撥幾畝，以免偏累。所有田業，除四股勻分外，尙須留爵田墓田祭田，前已諭知，可試擬一單寄我！伊犁已議交回，惟俄人貪狡，於定界通商各事，多所要挾，尙無定說。崇地山一味優容，恐了不了耳！我近爲風溼疹子所苦，爬搔不甯，夜不成臥；服苦寒劑稍可，惟未大效。已經三月有餘，祇盼秋涼，或可全愈耳。

致寬勛同（七月二十六日酒泉）

諭寬勛同：數月不接家信，不解爾等因何故耽延？甚爲懸念！爾

嫂合葬，既已定期，究竟爾兄葬地是否有無別患？日夜盼家信不到，何耶？新買李宅房屋，改造前棟；聞袁彬說正在購料，定於五月內動工，爾等亦無續報。各處田價已否交清？家中大小均平安否？皆我所欲聞者，總未接爾等片紙隻字，實不可解。此間氣象甚好，關隴新疆歲事大稔，與數年前儼如隔世。伊犁交還局面已定，祇因地山星使過於優柔，翻生異議。定界通商各務，漫無限制，我不得不詳陳一切；幸得廷論翕然，或尙可補救幾分。我近來爲風疹所苦，纏延數月，服藥無效；自服生大黃兩次兩錢，始解輕減，眠食復常。然久坐則睡魔纏擾，須扶杖緩步乃已。老年氣血早衰，肝風，脾溼，心火，三患交乘，遂至於此。刻正服清補之劑，積久當可見效耳。爾等今年鄉試獲雋與否，且置度外；榜後總須一人西來，慰我晨夕。寬宜在家料理諸

務，不必同行！少雲久無信來，我亦無暇寫信。聞二外孫赴京兆試，甚好。黃覲虞有信與鄭幼惺，頗贊二外孫之好，我心亦慰。甘肅階州地震成災，壓溺人畜甚多；我報災摺援策免之義，請卽賜罷斥，未獲蒙俞允，然不能不悚息待上命也。少雲處可出此示之。族中與鄉試者幾人？炯孫讀書有進否？貴州岑中丞有信來，道及到我家，見過爾等，似是傾倒之意。此君向無交情也。附泉湖詩刻二十張，可分賜諸孫！

致勛同（十一月廿八日）

我以望七之年，馳驅王事，人臣義分則然；自浙閩移督陝甘，無數月安坐衙齋者。時事紛紜，不遑內顧。爾等已成人授室，應分留照料家務，免我分心；應分遣一人西來，侍我朝夕，此爲人子者之義分

也。孝寬歸後，勛同應一人來甘省視，固不待言。因鄉試在邇，耽延數月，榜後旬日，孝同始由湘起程，尙不足怪；但念謙兄弟，年方稚弱，無父無母，實堪憐惜！何能挾之西行？遠道風霜，赴數千里寒苦邊關，設有疾病，難覓醫藥，徒使我添無數牽掣。爾等如以老父亡兄爲念，豈應忽然置之？爾生母年已六十有六，到此不能伺候我，翻須我照料，爾等當亦知之。前年孝同曾說，下次西來，帶念謙等同行，我卽斥其不可；今得其十月初鄂來之信，聞已換船溯漢而上，尙未得其行抵襄樊之耗。看來此月內尙不知能到西安否？挈眷遠行，又正值數九天氣，令我懸懸。最可怪者，閏三月以後，卽未接得寬勛一字；大約因孝同此行，非父本意，懼父阻截，意將此段瞞過耳。而我屢次所寄諭緘，詢問各事，亦概無一字見復，何耶？

〔孝同（臘五夜）〕

諭孝同知悉：得沈觀督書，知爾等廿一日抵西安，計期臘月十一二可到督署，二堂後有房屋，儘設住家，一再已諭知易溫兩巡捕，妥爲照料。爾等既來，自以蘭州住下爲是！我已奏明，出屯哈密——距肅州十八站且中間須過八百里戈壁也——伊犁事了，乃可回蘭。爾明正來肅見我，——須將家眷老小安頓妥當——可坐加套快車，住肅旬日，仍回蘭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規模，不可濡染官場氣習，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爲主。署中大廚房，只准改兩竈，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兩孫須延師課讀，——已託石翁代覓——爾宜按三、八日作詩文，不准在外應酬。——見楊石翁用姻愚姪臬司蘭州道府以下均用三字片可也——我問各事可先寫一信來；要詳細明

白，至要至要！

致孝同（庚辰四月廿七日書）

字諭孝同：嘉峪啓節，甘雨隨車；八日抵安西州，爲酒食勞軍士。昨夜正四哨拔行，今夜率兩總哨繼發；前途戈壁，汲飲頗艱，故仍須分起行走，比抵哈密，當在端十後矣。得爾廿二日書，知廿日得一女孫，當即以肅孫命之。七月望後，可作歸計。中秋前後，入居蘭署。清風戒塗，寒燠適宜，安行穩便，我懷少紓矣！在蘭讀書，自立課程，謝絕人事，以求精進；切勿悠悠玩愒，負此年光。至要至要！

致孝同（五月十九哈密新營）

孝同知悉：肅生缺乳否？在肅雇乳母同回蘭州，殊多不便；能回蘭再雇爲宜。惟不知能否緩雇耳？此間天氣酷熱，未知肅州何如？大

約爾等回蘭，應在七月中旬；屆時涼風初起，途間安便也。我到哈密，入居新營，人馬均吉；漢回民情，尙覺樸厚，其愛戴之意，較關內無殊，我亦安之。岷洮番匪首要，均就擒斬，此案遂結；所有剿撫次第一切辦法，均不出迭次緘牘之外。亦幸楊石泉一力主持，不許妄行殺掠焚燒，故能迅赴戎機，永弭異患，老懷一紓。爾能細細體會，自可增長識解。湘中有無家信？不知寬勛究竟如何？爾可致信大姊一探問之！

致孝同（六月初一日哈密大營）

字諭孝同：肅孫之名，既屬重出；新得孫女，更名律孫，紀出師之義可也。哈密炎熱異常，旬日已來，左脅左腿，風團復發，不癢而痛；周令診視，謂肝火甚旺，服涼劑不愈，繼以大黃數劑，仍不泄動

，比加服元明粉，乃略下兩遍，所患乃覺輕減。現停元明粉，亦止服過一錢——尙服大黃一二帖，卽停止不服，當可復元耳。宗概從未出過遠門，不知行路之難；可傳我意，請其秋涼速歸！昭煦上年在肅，一病幾殆，容易調治痊愈，始得生還；此次復又來肅，意欲何爲？若云學習公事，試自問可學何事？大營又有何事可學？我年七十矣，從未得子姪之力，亦并不以此望諸子姪；乃子姪必欲累我，一累不已，且至於再，何耶？可以此信給昭煦看，令其速歸，勿許久留爲要！宗概家貧遠出，可給盤川銀五十兩；昭煦此來，准酌幫路費十六兩。七月以後，天氣漸涼，爾可奉生母挈眷回蘭，細心讀書，專意務正，免貽我憂！楷字總少帖意，是臨摹欠工夫，亦由心胸中少書味耳；及時力學，尙不爲遲。來稟內有：「庶覺陰侵稍可避暑」兩語，陰侵兩字

，殊不妥。侵，或是浸字之誤耶？語云：「秀才不中舉，歸家做小題。」蓋謂多做大題則思致庸鈍，詞意膚泛，搖筆滿紙，盡是陳言，何有一語道著？宜其不能動人心目也。要作幾篇好八股，殊不容易；多讀書則義理不隔，肯用心則題蘊畢宣，而又於法脈兩字細細推尋，務求其合，乃可望有長進。若下筆構思，盡歸踴寬一路，將終身無悟入處矣！茲選定四書詩題廿一道付爾，每月六課，自限一日完卷寄閱。

致孝同（六月十四日初伏哈密大營）

字諭孝同：今歲暑熱異常，哈密及吐魯番兩處，向稱極熱地方，今夏更甚。我病兼旬甫愈，現服滋陰養肝之劑，亦殊相安。聞入伏後天氣轉涼，未知何如？酒泉公館，想亦甚熱；屋宇低小，不如節署相

安，趁秋涼宜棉夾時返蘭，免我牽牽！頭白求歸未得，而族人遠來攪擾，實太不諒。昨鄂台遞到宗翰書，據稱將祠事交昭基，伊仍赴甘當差；想被族人擠排，故作抽身之計。而情理難容，我揣或係寬勸妄聽昭輝等語言，遂致有此。前請鄂台續寄之三千金，若農信來，早已匯交孝寬，自是不錯；而孝寬總無一字達肅，或係將此項壓擱，致動人疑，亦未可知。爾可向新前詢其曾否接家信，說及此中委曲，以便早爲料理！孝寬近日舉動，迥異從前，再四思索，恐係被市井奸徒所惑。爾曾說其在家施藥，能治惡疾；並云寬因脚疾，自赴湘潭覓醫，因學得祝由科法水，或卽入魔之根耶？可據實告我！近作得馮林一家傳，尙覺得意，寄爾閱之，可解與豐孫劬孫聽，餘詳前信中。請心可兄速買紅白蘿蔔子，及天鵝蛋種子寄來，以便散給各營哨，愈多愈妙。

。此間地脈甚厚，種蔬最妙。

致孝同（六月廿三日哈密）

廿日得爾初九日稟，知已定七月十一日返蘭州，可免我牽罣，甚好！爾到蘭後，料理家事畢，又須來哈密；三四箇月內，往返數千里，未免太勞。又酒泉迤北，砂磧彌望，車行頗苦；七八月後，風雪正作，戈壁寒氣漸甚，比抵哈密，則朔風凜烈，冰凍凝洳，人馬均困矣。不如俟驚蟄河冰盡解時啓行，暮春抵肅小憩，首夏抵伊吾；節候和暖，最爲相宜。如此則蘭暑過臘，足以慰母心；遠道省親，足以慰我望，實兩得之道。安必觸寒受暑僕僕長途爲也。返蘭後，伏案讀書，謝絕應酬，勤寫家信，庶不失寒素佳子弟規模，至要至要！近爲炎暑所苦，左脅左髀牽引作痛，服生大黃數劑，加以芒硝，始漸痊可。現服

滋陰益氣之劑，漸已復元。哈密之熱，較內地爲甚；交秋後由涼而寒，亦甚於內地也。軍事粗有布置，俄情如常，伊犁阿來均增兵防守；然亦不能多，聞其國內亂殊甚，俄主有四月廿二不祿之說，尙未見確報。大約不祥之兆已見，自無可疑。曾劫剛尙無到俄之耗，總署近日信息頗稀，卽此亦見俄事不喫緊耳。近作馮中允家傳，刻好以十本寄來；可與豐孫輩讀之，亦見乃翁病中思力不減。馮君乃同年生中有學問者，平浙時蹤跡相近，而音問不通；歿後五年，乃爲作佳傳，俾吳越士夫有所觀焉。

致孝同（七月二十日）

孝同知悉：得爾初九日信，知十一日旋蘭州節署，計此時可過涼州矣。處暑前後，涼風漸至，想無不適。節園秋景宜人，蔬味正佳，

料理諸務後，讀書作文，有以自樂，我亦可省牽罣。爾信擬仍出關省視，我亦欣然；惟以節候言之，還是鶯蟄凍解啓行首夏到哈密最爲安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熱，與關內迥異，——現在早晚寒意甚重日午仍熱——不可不慎！與其使我多一番記罣，何如遲緩就道爲宜，思之思之！宗概因不服水土辭歸，我於此間給銀卅兩作盤川；並緘致鄂台，俟其過鄂致廉銀一百廿兩，又許其遇保案照例加保，伊亦欣然。其人實地謹慤，尙有可望，惟酸俗不免耳。祠事未知西園作山如何回信？西園未必決意赴甘，不過藉此爲脫身計；作山不肯捐錢，亦只聽他，且俟祠事落成，另派首事經營。其餘各義舉，將來交爾輩經理可耳。世延處豈可不爲安頓？我意以千金與之，爾等總不以爲意；寬勸始終無一字及之，不解何故也。鄉俗知利忘義，大率如此！我如還家里居，

當自爲布置；瞑目以後，始聽不肖輩再爲所欲爲已耳！爾與勛，學業既無長進，歲科不能望高等，故我擬爲爾捐廩貢，爲勛捐附貢，可應京兆試，免歲科兩度奔馳。爾意既不願就，則捐貢之說，當作罷論；如爾等能作文應試，固我所樂也。由廩附平進，豈非好事？况將來呈遞遺摺，尙可盼望加恩乎。已致吉田，此事無庸議矣。爾輩少小未嘗用心讀書，就天分而論，爾優於勛；然自汝兄亡後，家事分心，又不肯就師肄業，致所學旋荒，詩文不進，且日退矣。付呈課文與詩，均不見思路筆路，且語句亦多疵類；庸庸淺滑，下筆滿紙，蓋由平時於義理少研求，惟揣摩時文腔調，以致於此。我馳驅戎馬，未暇督課，又未能擇延名師與爾講習，於爾輩何尤？茲將詩文評改寄還，爾可細心閱看！入居節署，讀書最樂。勉之！時不可失也。新疆所辦事宜一

疏，現已刊印，付爾及豐孫閱之。俄事如故，知廟堂意在休兵，英使威妥瑪，有從中調處之說，恐不免爲其所誤耳。

致孝同（七月廿五辰刻）

接譚心可信，知爾於十一日奉母挈眷返蘭，天氣寒燥合宜，按站而行，可卜平安也。廿四日忽奉本月初六日六百里之廷旨，來京陛見，以備顧問；並命薦賢員督辦新疆一切事務，比卽馳告毅齋，屬其速來哈密，商酌接替，並擬奏請以欽符畀之。本任陝甘總督缺雖尙未開，然必請卽簡署事，擬奏用石泉，當於日內繕摺拜發後，伏候諭旨遵行。計此間出奏，必三十餘日，始奉旨批回；毅齋到哈密，必須六七十日，比到此間接受欽符，則以在奉諭旨之後，有所遵循。我將此間軍事餉事交代，卽啓行回省；計到蘭後，交卸督篆，北行當在冬臘之

交，新正開印後可抵都矣。西北布置，已有條理；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諸公，不能慰主上憂勤，虛張敵勢，殊爲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既奉有朝命，誼當迅速成行，惟不能不俟毅齋之到，面爲妥商。毅齋得信卽行，亦非兩月餘不可；趁此時將軍事餉事逐加料理，尙非忙迫。而關外一切，均有條理；關內經石翁經畫年餘，諸尙妥協。我之得應詔北行，可免牽掣，猶不幸中之幸矣！爾等應於解凍後南歸，明年可爲豐孫完婚。此後或仍來京侍養，豐孫當預備引見，爾兄弟可就便赴北闡鄉試。局面既改，在爾等自行斟酌耳。惟諭旨鈔寄，暫宜祕之，候奉旨批回再宣白。

致孝同（八月廿二日）

字寄四兒覽：我奉有內召顧問之命，卽日飛告毅齋，速來哈密候

雪旨，我於十月初吉可啓程入關，計冬臘之交，可以交卸督篆。由秦晉赴都中陛見後，當自陳衰病，請開閣缺，以閒散備顧問，終老京師；爾輩應留一房在長沙守祖先墳墓，爾生母卽仍回湘照料家私。豐孫明年完姻後，可挈眷同來京引見，爾輩卽留京延師課讀，應京兆試，似此亦是一辦法。然必須俟我到京後寄信回南，始可定局。廉項所存尙多，然就應用各項合計，亦不能多所存積；到蘭後當一一處分，俾爾等知之。聞勛兒六月十六已由湘起程赴甘，不肯寫稟，爾亦無一字提及；此人間父子僅見之事，我亦不管爾。到蘭署後信已收到。

致延姪（壬午四月十五夜書於常熟舟中）

延姪覽之：得勛兒家信，知史坡神道已定豎碑之地，足慰遠懷。碑石大書深刻，只有如誥贈品級先府君先妣等字，擬自撰文刊置墓廬。

，已與同兒豐孫言之，俟撰成再寄。但同兒等回湘赴秋試，時日已近，只能先寄神道碑，其碑文尙須從緩耳。雋孫到金陵時，詢其用費，則除留存之五十兩外，又借用楊在元銀七十餘兩；何以用至許多？則云：「爲父母買皮衣用去。」卻未查其用賬，不知真假。察看此子性情浮僞，全不曉事；在金陵署不知讀書靜坐，時常出外，殊爲可慮！因飭其回家。姪移居省城，迺不若從前鄉居僻靜，切宜從嚴約束，勿令與市井爲伍，致惹閒事學壞樣，是爲至要！看來此子將成下流，難望其回頭矣！可歎！可歎！兒孫輩鄉試後卽須同來金陵，癸姪全家聞秋間亦可赴浙，獨姪家仍居長沙，又鮮親友足靠，似仍以鄉居爲好。子孫鄉居，尙可讀書，不濡染市井惡派；其姿質鈍者，可以力農謀生，不失爲鄉里善人，家道可復興也，試深思之。叔到任三月有餘，蚤

作夜思，無非民生國計，家事概不關懷。茲於近閱營伍赴蘇之便，偶念舊係不能成立，心中不適，書此寄示，想姪自悉。

致寬同（癸未二月初十日胡家集舟中）

寬同知悉，自前月二十四日出省驗收水利工程，兼定海防大局，均值天日清明，行程無阻，平順之至。到上海時，中外官紳商民，陳設香案，親兵及在防各營，列隊徐行，老穉男婦，觀者如堵，而夷情恭順，升用中國龍旂，聲礮致敬，較上次尤爲有禮。胡雪巖及印委各員，與隨行員弁，皆竊謂從來未有也。所按各礮台，於水陸安設靶位，次第施放，均致遠有準；若洋輪駛入，船身較水靶寬大百倍，尤無虛發可知。沿海內外所有礮台，均已勘驗。李與吾李質堂兩提戎，狼山福山蘇松及淮揚章作堂鎮軍，並同行員弁兵勇，均議於白茅砂設險

扼其入口，總要看此處正泓逼仄，兩邊沙線錯雜，又均須活砂，如囊樊石牌以上河道相似；洋輪誤入，必致不救。前年太古洋行曾在此埋過一輪船，外輪若敢前來，我但以船列礮守定正泓，確有把握；除開礮擊其湯鍋氣管煙筒外，更挑選勇銳水勇，習熟縱跳，遇有機會，即躍上彼船，轟其機器，折其鋒牙，則彼船可奪也。值此時水師將領弁丁之氣可用，懸以重賞，示以嚴罰，一其心志，齊其氣力，所爲必成。我與彭宮保乘坐舳板，督陣誓死，正古所謂「并力一向，千里殺將」之時也。在上海與諸將校定議甫畢，適彭雪琴由湖北查案回船至江陰，李與吾章作堂請先赴江陰與其晤敘；次日，彭宮保與我晤於吳淞口，據稱此事已於數年前定見，因經費無措中止。今鹽票項下既有餘賞，可購齊船礮，尙有何疑畏不能作連命會乎？因將應於中外趕辦

船礮各事，逐一陳敘；彭亦歡愜，並稱如此布置，但慮外人不來耳。諸將校亦云：「我輩忝居一二品武職，各有應盡之分；兩老不臨前敵，我輩亦可拚命報國。」答云：「此在各人自盡其心，義在則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堅礮利詭謀，老命固無足惜！或者四十餘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兇威頓挫，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願也。」宮保亦云：「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語畢，彼此分手。海防議定，彭回退省庵，我亦展輪驗閱淮揚一帶河工，昨已行過泰州泰興矣。沿途百姓，陳列香案跪迎，一謝築堤修壩，上年裏下河得獲豐年之恩；一謝減免釐金實惠。并云此地不見制台按臨者數十年，今得瞻謁威儀，一生之幸。同行各司道，僉云：「實愚民血誠愛戴，並非虛語。」我心雖慰，亦頗自媿也。書此告而曹，俾知好官可做，好官之名亦實。

不易副也。蕤農健齊隨行，同爲欣忭。蕤農同到馬朋濟看工後，可先回；開復之請，須俟事冷再說。彭宮保亦諾與我會銜，並云：「此時則斷不可。」遠蕤意亦以爲然。大約回省後可迎護眷屬歸家，同兒即可帶眷同行矣。三孫姻事已定何月日？金宅須倩媒告知。豐孫喜期，已信致少雲，即接到回信，可即告我！看來看視河工，無需多日，大約此月底我可回署矣！寬兒可作第二次回湘，爾生母可同去！我回省後，探有英夷兵輪駛近海口之耗，即仍赴上海吳淞一帶駐節督勦，篆務奏交藩司護理；事畢仍請開缺回籍，當得蒙愈允也。此信可寄三兒閱看。義塾田價，俟四兒回家帶去亦可。豐孫婚事，準用銀二百兩，當與大姊說明。

左宗棠家書 下

新式
標點
左宗棠家書

全書——二冊

大洋六角

左宗棠的道德文章和曾國藩齊名他講學說
理更親切近人情這部家書是從左公家鄉得
來句句關合人心學術是青年修養的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言文
對照
新選古文讀本

許嘯天譯

全書——十四冊

中紙大洋二元八角

洋紙大洋一元五角

如今是推翻古典主義的時代那深澀的古文
是不行了學生作文先要養氣這部古文由淺
入深專選古人行文暢達說理詳明寫情真摯
的文章來做學生作文的教本請許嘯天先生
選定句句用白話對照可以不用教師講解你
們要學寫實派的文學麼這便是好讀本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說唐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岳傳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六角

意大利有三傑中國有關岳在如今民氣不振的時候這部岳傳是我們青年要緊讀的你看他以平民而擔負國家大事處處尙義盡忠是愛國兒男的好模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白話考註
新式標點 **戰國策**

許嘯天先生整理的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光明發源於戰國數千年的政治罪惡也發源於戰國我們既做了中國人對於這文化政治最熱鬧最複雜的戰國時代的實狀不可不盡心研究盡力探討這部戰國策是當時最忠實的報告書凡是讀書人固然都應該讀凡是中國人何嘗不應該讀不讀戰國策等古書他的學問太沒有根底了他做人太忘本了但是戰國策也不容易讀文字深奧句法古雅還有許多顛倒錯亂的地方須一一考證註解出來如今經許嘯天先生用了一番整理的工夫容易讀得多了這也是史學上文學上的第一部好書諸君不妨來試試看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
點分段 **西游記**

精裝的

二冊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

四冊
大洋一元八角

「西游記的中心故事雖然是玄奘的取經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故事的暗示採取了金元戲劇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話來這部書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這是胡適之先生評西游記的話「我們讀了西游記不覺提起了游歷的興趣辦事的經驗社會的教訓和心理的測驗在他文學自身上又得了結構嚴緊想像真確的好模範」——這是許嘯天先生評西游記的話因這兩先生的話你們也可以知道西游記的真價值了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列國志

許肅天白讀序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他是依據正史作材料的讀了可以明白軍
閩禍國帝皇誤國的實狀爲後世的好教訓
又可以明瞭周秦學術的派別

卷頭有許肅天先生的序文：

洋裝的——二册

大洋三元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提倡女子尙武精神又是在
舊式婚姻中得戀神精的
社會小說

卷頭有許肅天先生的序文：

洋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三國志，簡直是案效分贖不勻打殺殺人的罪案；也是自有歷史以來的強盜擄掠史百姓痛苦史罷了！……祇因主人懦弱，弄得小醜跳梁……」

這幾句，是許嘯天先生三國志長序裏的話。你們要知道三國時候強盜劫奪財產搶坐交椅欺殺主人的實況，不可不讀三國志；你們要知道過去和現在一般強盜的……實況，越法不可不讀三國志。

新式標點三國志

許嘯天向讀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津裝的——兩冊——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冊——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儒林外史

許嘯天向讀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小說的效用第一在寫實儒林外史爲中國社會小說中寫實派的第一枝筆讀了可得文學的利益情感的效力是國語教科書的第一善本

全書六百餘頁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王陽明集**

——許贖天先生整理

全書分王陽明從歷史年譜傳習錄語錄討論
集文章集六卷

王陽明先生一生的學問思想全在於此他的
思想能養成國民剛毅的氣節在如今民氣衰
弱的中國讀了他的書真好似服了一劑補藥
梁啟超先生說「我自己很得力於王學所以
極推崇他」這句話很可以表明這部集子的
價值如今我們拿他刪繁就要用新式標點整
理出來很可以幫助讀者省去一半腦力省去
一半工夫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冊——大洋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黃梨洲集**

——許贖天先生整理

黃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和明儒學案兩書
想來諸君早已聞名了嗎這部集子便是把這
兩種書加過整理以後合印起來的待訪錄是
中國主張民權的第一部政書學案是以極忠
實的態度介紹先代學說中國學術史之開創
者不讀過學案的連一個起碼讀書人也算不
得但這部書卷數太多了怕不能夠普及如今
我們也拿他刪繁就要的整理出來拿他去讀
在時間上腦力上金融上多少總比較的經濟
些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
平裝的——二冊——大洋七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顧亭林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亭林先生做學問的工夫重考證求實際很可以給我們後進做一個模範他的日知錄是他畢生精力寄託所在梁啓超先生說「欲知亭林學術日知錄非看不可」這部卷子便是從先生的日知錄裏整理出來的是我們做學問刻刻不可離開的書

精裝的——一冊

大洋九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六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王船山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別具隻眼他的史學也有獨到之處便是文學方面被他翻案的也很多船山遺書共有二百多冊人人慕名而不能人人得讀如今我們把他裏面最於思想學術有關的思問錄俟解噩夢黃書四種整理出來讀了便可以知道先生學問的大概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七角

平裝的——一冊

大洋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朱舜水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這部集子一向在日本印行流傳到中國來還不多幾年中國學問傳到日本舜水是第一人日本有如今的一日實在是舜水教化成功的日本的智識階級受先生的感化最深這原是我們自己的國寶如今把他收回來自己享用讀了他的書人人能學着他忍苦力行這纔可以稱得是真正有力量的讀書人他是新回國來的人格修養書你們要和他見面嗎

精裝的——一冊——大洋八角

平裝的——一冊——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顏習齋集

——許嘯天先生整理

這個集子是從顏李叢書裏整理出來的裏面有最精要的年譜言行錄四存編三種他是一個最重實驗學問的人是現在學界高談主義的一服對症藥他的教育方法極合於現代教育原理無論新舊學界的人讀了他的書可以振起精神不少梁啓超先生說「顏李學派和杜威所倡的實驗主義有許多相同之點」你們若不信請先看看他這一部集子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

平裝的——二冊——大洋七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一百回的紅樓夢

許嘯天刪改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分段的；

刪節改正一百回的。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

「……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刪改結構補正事實的必要；使他在文學上，佔定完善的席位，發育上顯出感化的效能。……」

精裝的

三冊——大洋三元八角

平裝的

六冊——大洋二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代的文字，

便不能夠不研究過去的文字；

過去的文字，都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

在小說中越法顯明——：

新式標點 今古奇觀

許嘯天句讀并序

這一部書，代表時代精神的地方很多，

是四五百年前創造的白話短篇小說。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兩冊——大洋九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統篇用新式標點，分段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分類精選 **曾國藩書札類鈔**

分學問專理家政軍事四類

人無論新舊以修養人格爲第一要義

曾國藩的言論是最注重修養人格的

許嘯天先生序文裏說「我們現在中了思想的毒獸得利害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的方法做些修養人格的實驗工夫罷」這部書札類鈔是從曾國藩全集裏精心揀選出來上面的言論句句可以實驗的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隋唐**

這部書一方面能寫出隋煬唐明兩個皇帝的荒淫能給人民以反對帝制的暗示一方面也能寫出帝王的不自由連戀愛也不自由能覺悟多少帝王的迷夢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全唐演義

加新式標點符號的

分段的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
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全書五百餘頁

洋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官場現形記

精裝的——兩冊大洋三元

平裝的——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官原是人民的公僕清朝捐例一開便聚

集了許多市儈無賴奸盜邪淫無奇不有

這書用筆深刻人人活現紙上讀了再和

民國的官場比較一比較是怎麼樣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小倉山房尺牘**

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價值

我們從前請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了一部秋水軒雪鴻軒尺牘合璧出版不多幾天便已由再版而三版一般讀者的歡迎可想而知了如今又請許先生註解這部小倉山房尺牘比較的有價值因為他用古典又多又深奧又有思想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給讀者的利益不能拿他專當尺牘書看也可以當文學書思想看至於許君白話註解深入淺出的技能你們倘然看過本社出版的聊齋誌異和秋水軒雪鴻軒尺牘的人總可以知道倘然沒有看過這兩種書的越法應該買一部看看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精裝的——一册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二册大洋九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
點分段 **鏡花緣**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鏡花緣這部書是反男權的宣言書他把女子所受精神上身體上的痛苦一一加之男子身上都要叫男子去一一領受這雖是他的寓言雖也有過火的地方但他是忠實的報告我們須虛心靜氣的去讀他從這裏面看出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政權的見解為我們討論婦女問題的一助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言文對照
新式標點
刪改正

聊齋誌異

許嘯天先生作品

精裝 二冊 三元二角
平裝 六冊 二元六角

言文對照的 原文上有一句白話文上也有一句好似有一位先生在傍邊講解一篇一篇看下去這書裏的好處統統得到了 分類精選的 專選情節曲折篇幅長的分狐鬼人神物五類 清爽又整齊歡喜看說狐鬼狸的可以單看狐異類多少自由便利

註釋古典的 聊齋誌異的獨長便是多用古典蓋文學的精神便是善用古典如今把這書上的古典另外提出用白話解說明白也可以從白話文裏得到蓋文學的好處 加新式標點的 既譯白話不可不用新式標點來表現他的效能況且聊齋誌異表情寫狀十分細膩更加要用新式標點來幫助他叫人一看便懂當新文學校本書也可以當舊文學校本書也可以當消閒書看也可以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名言大辭典

許嘯天譯註并電編

從來說的一語值千金名人的名言真是一語千金我們一世的經驗一生的學問往往不敵名人的一言許嘯天先生盡數年的心力搜集中外古今名人的言論短簡有味外國名言并附原文共得數萬句實學生修養的好書行文引證的寶庫全用新式標點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大類每類又分十餘目檢查極便現已付印出版在即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再版

左宗棠家書

定價(大洋六角) (平裝的一册)



句讀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胡

翼

雲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羣

學

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
泰山堂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